Vol. 12
2023 DEC

如水
flow HK

海外港人政治影響力



評論

從藝術策展角度，
思考流散港人在文化層面把運動能量轉化的策略

專題

港人影響力須「在地化」？
英、加政治幕僚第一手觀察

評論

冷暖自知：在大選年給海外翼朋友倒的六杯水
── 細讀《海外阿拉伯之春》思考海外港人社群

評論

港人移臺困境與政治現實：
「他們的家」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採訪・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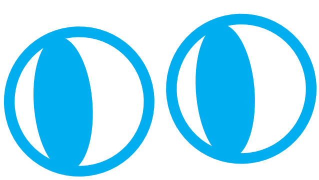
編者話	海外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文 / 編輯部	004
專題	以生命影響生命— 記環球流散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文 / M.Y.	006
	港人影響力須「在地化」？ 英、加政治幕僚第一手觀察	文 / 謝達文	022
專訪	民主黨區選零入閘— 記前區議員鏖戰政壇三十載 唏噓背後的視角	文 / 筆答	028
Infographic	在港、海外港人　如何運用手上一票？	文 / M.Y.	036
化零為整	8 – 10 月　香港・世界大事回顧	文 / 編輯部	040
	8 – 10 月　外媒觀點整理	文 / 編輯部	046
	8 – 10 月　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紀錄	文 / 編輯部	050

創作・評論

學術	流散政治學： 流亡議會是否出路？ 跨國網絡、資本累積及權力差異之思考	文 / 周永康、式	058
評論	冷暖自知： 在大選年給海外翼朋友倒的六杯水— 細讀《海外阿拉伯之春》 思考海外港人社群	文 / Kennedy Wong	072
	如何發揮離散港人政治影響力 智庫模式會是出路嗎？	文 / 利世民	080
	建連結的橋— 反思破失的國際人權體系	文 / 劉珈汶	084

	由「BNO 簽證兩週年調查」 看離散在英港人的政治價值觀及信仰	文 / 黃偉國	**090**
	港人移臺困境與政治現實： 「他們的家」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文 / Jeanette KY YUEN	**100**
	從藝術策展角度，思考流散港人 在文化層面把運動能量轉化的策略	文 / 張嘉莉	**108**
	如何在體制以外用藝術進行倡議 及抗爭工作	文 / Alric Lee	**118**
創作	海外港人可以做咩？	文、畫、策展 / Ricker Choi 攝 / 香港遍地開花連儂牆	**120**
	四手聯彈	畫 / 日巷、瑪珂、Justin Wong、vawongsir	**122**
編委答		文 / 式	**124**
		文 / 鄺頌晴	**126**
讀者投稿	倡議之外—— 讀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文 / 莫離	**128**
	「到底點解你會咁諗？」—— 淺談海外港人社群	文 / S	**130**





評論文章不代表《如水》立場

編者話：

文 / 編輯部

你能想像有一天，英國首相有香港背景嗎？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相信未來或會成真[1]。

放眼當下環球政治環境，英國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是印度移民二代，也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亞裔首相；美國則在不同的政府層級，有許多亞裔臉孔的政治人物；而許多港人選擇移居的加拿大，也有港人（及後裔）的市長、議員等。香港移民若期望在居住國進入政治體制內，似乎早有先例。

而談及「政治」這一詞，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像，若從廣義解釋出發，「政治」是指群體決策的過程，至於為治理國家形成的政府及民選之政治人物，則為其狹義的體現，亦為今期《如水》聚焦的重點；影響力則是一個人或群體，透過倡議、遊說等方式，傳播其價值觀、理念、目標等，並且逐步形成一股難以忽視的力量，進而影響政府或政治人物的最終決策。

然而從著手傳播特定群體或個人的價值觀、理念、目標等，到實質影響政府或政治人物最終決策的過程，短則數天、數星期，長則數年、數十年，不僅要看該群體或個人對目標影響政府或政治人物的重要程度，還要看是否與該政府或政治人物的短、中、長期利益相符，重要程度可從群體人數、資源多寡等衡量，利益契合或衝突則直接影響該政府或政治人物的接受度。

的確，政治就是這麼現實，畢竟群體決策的過程中，會衍生出許多利益不盡相同的小群體，彼此之間可能存在合作或競爭關係，而今期《如水》要討論的是全球數十萬海外香港人群體，不論是國安法後移民，還是早期移民，他們如何在各自的居住地發揮政治影響力，進而讓當地政府或政治人物做出不僅符合當地利益及海外港人社群、或香港利益的決策。

如前所述，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時間過程可能極短，也可能極為漫長，因此我們不僅僅討論直接做倡議、遊說工作的團體或個人，也將在海外推廣及保存香港文化、發起集會及抗爭的團體或個人納入，對象從成人到小朋友都有，亦廣納不同的見解，如何推進香港前途發展，路線仍在繼續討論，而海外港人從每日生活中微小的事，一步一步讓居住國人民及政府更加理解香港群體 / 議題的重要性，何嘗不是一種影響力的深耕。

海外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每位散居在世界各國的港人都很重要，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方法，一步一步慢慢地影響居住國居民及當地香港移民，其中《以生命影響生命——記環球流散港人的政治影響力》訪談居住在英國、加拿大、澳洲、臺灣及美國的六位港人，通過他們的視角，來看港人落腳他國，如何能持續保持或增加香港議題的能見度、討論度。

而要續談政治影響力，就不能不從進入體制的港人角度切入，《港人影響力須「在地化」？ 英、加政治幕僚第一手觀察》中，兩位擔任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的港人，就以自身為議員們工作的經驗，分享港人如何以幕僚角色，讓香港議題持續在國會中佔有一席之地；另一位加拿大前國會議員助理，則是在與選區內不同族裔選民互動過程中，體現到香港人要被關注，就要大聲說出自己的訴求。

而在居住國現有政治體制外，流亡議會亦引起不少港人討論，《流散政治學：流亡議會是否出路？跨國網絡、資本累積及權力差異之思考》則通過整理猶太、巴勒斯坦以及亞美尼亞流散社群的研究，探討流散社群可以如何處理其路線之爭，和其引申的權力問題，藉此回應當前香港流散群體意欲建立的槓桿權力、凝聚力及社群資本，繼而影響宗主國國策、反制中共，為長遠在海內外構建香港族群出謀獻策。

今期我們邀請到前區議員劉珈汶，向讀者分享為何仍要在「過時」的聯合國制度，投入資源做倡議；而作者利世民，則提到在做倡議之外，可組織流散港人的智庫，將代表香港人價值觀的意見領袖和他們論述，宣揚到世界各地。

固然，政治與文化無法被輕易切割，今期我們分別邀請到另一位前區議員、現居英國的香港藝術工作者張嘉莉，以及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Alric Lee，談及以藝術去轉化運動能量，或者進行倡議工作。

最後，我們可以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海外港人社群的差異，《「到底點解你會咁諗？」——淺談海外港人社群》一文描寫了作者離港兩年來，觀察英、美、加港人群體的差異，盼海外港人能從同理他人處境、理解立場差異原因，創造真誠溝通的空間，為香港前程共謀出路。 ■

1. 《末代港督彭定康再為港發聲：中共視香港的自由為威脅》自由亞洲電台（2023 年 9 月 27 日）

記環球流散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感覺喺呢一年，大家團火好似冷卻咗 . . . 」，Kendy 所在的組織 Birmingham Hongkongers 近年持續舉辦不少抗爭活動，但從 2021、2022 年的 400、500 人參與，銳減到近期的 2、300 人左右，Kendy 指，「其實係睇得到少咗一半，但同時係有愈來愈多香港人嚟咗 Birmingham . . . 作為一個搞手，好老實講真係有啲失望，但我覺得並唔係因為愈來愈少人（參與）而我哋做到啲咩，嘢我哋會照做，咁唔通我哋（在海外）唔做，喺香港嘅人做搏拉咩，無可能㗎嘛，點解我哋喺英國有得做唔做呢，呢個講唔通，所以都無多理會多唔多人出席」。

2020 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引爆移民潮，累計三年來，淨離港人次高達 53 萬[1]。不少港人同 Kendy 一樣，雖告別香港卻仍持續在新家園關注香港事務，從不同面向「想為香港做返啲嘢」——有的專攻倡議、遊說工作[2]，有的定時定候舉辦遊行、集會、示威拒絕遺忘，有的舉辦活動協助融入當地、關注社區、宣傳香港文化、凝聚港人，甚至嘗試維繫小朋友對香港的記憶，也有藝術家繼續在異地以抗爭為題搞展覽，以生命影響生命。

環球流散港人正以多元的方式，傳播他們的價值觀、理念、目標等，並期待以此方式，增加香港在居住國不同領域的能見度、討論度，今期《如水》訪問了六位港人，從居住國現況切入，瞭解港人在五大熱門移民國家——英國、加拿大、澳洲、臺灣及美國如何發揮政治影響力，然而，本文僅反映各地組織、個人所做不同類型的工作，並不代表環球流散港人社群的全貌，但盼可見微知著。

以生命影響生命——

文 / M.Y



Kendy 向小朋友講《羊村》故事｜圖片來源：Birmingham Hongkongers 提供

英國

講《羊村》故事　冀小朋友瞭解香港狀況

「跟當地人講香港的情況攸關重要，因為要讓他們知道港人不是來攞福利，而是為了追求自由」，Kendy 移居的英國，是這波移民潮中，最多港人選擇的國家。英國內政部指出，自 BNO Visa 推出後，截至 2023 年 9 月底，已有超過 16.6 萬名港人循此方式來到英國。亦因此，近年英國各城鎮有愈來愈多香港人辦不同的組織或 CIC（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社會企業）。不過，Kendy 特別提醒記者，其組織無註冊為 CIC，「因為 CIC 講明唔可以牽涉政治」。

Kendy 談到她們組織有三個理念：與當地人講述香港發生的事、連繫在當地的香港人，以及承傳。前兩者，與很多國家的港人組織相似：搞遊行、示威、集會，亦會擺攤位呼籲民眾做「寫信師（寫信予在囚人士）」、搞座談會，還有參與一些政治議題，例如早前搞過聲援「47 人案」的活動，亦呼籲寫信給國會議員表達對案件的關注；未來將會幫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團隊在 Birmingham 辦全國活動等。

承傳則是為 5 至 10 歲小朋友講《羊村》故事——被港府列為「禁書」的一套兒童繪本，「無『禁書』呢樣嘢，在我 concept 入面，《羊村》唔係禁書，其實香港一路過往都係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咁點解佢會係一本禁書？」Kendy 正色道。據記者觀察，在英國，只有為數不多的組織會對小朋友講解《羊村》系列繪本[3]。

1. 根據香港入境處的「出入境旅客流量統計數字」，2020 年 7 月 至 2023 年 6 月，經機場離港的香港居民累計 633 萬人次，而返港僅有 580 萬人次，淨離港人次約 53 萬。（《光傳媒》，2023 年 7 月 3 日）

2. 簡單而言，倡議（advocacy）是指向政府提出政策制定，而遊說（lobbying）是其中一種倡議手法，目的是說服政府及其領導人，對某件法案採取特定立場。詳情請見 https://resources.peopleinneed.net/documents/24-advocacy-vs-lobbying-and-campaigning.pdf

3. 原版《羊村》系列繪本——《羊村守衛者》、《羊村十二勇士》及《羊村清道夫》由已被撤銷登記的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於 2020 至 2021 年間出版。至於《羊村投票日》、《羊村建築師》及《羊村日報》則由「羊村 2.0」——一群已身處海外的教育工作者完成。



今年 11 月，伯明翰聲援「47 人案」默站｜圖片來源：Birmingham Hongkongers 提供

「其實成件事都好溫和㗎嘛，話畀小朋友聽我哋要 keep 住要爭取返自己嘅自由，但亦都有好多人為自由犧牲咗好多，咁我透過好簡單嘅故事畀小朋友一個最基本嘅 concept，而且《羊村》係最貼近我哋現實香港嘅一套故事書」，移英前就在香港做故事姨姨的 Kendy 說，《羊村》系列繪本，當中的羊咩咩與大灰狼，黑白分明很清楚，小朋友很容易理解。

Kendy 除了向小朋友講故事外，也會設計與故事書情節有關的互動遊戲，比如《羊村建築師》中有提及自由收窄的概念，「我就請小朋友圍圈圈，一開頭有個好大嘅圈圈，但圈圈之後會愈收愈細，到最後睇吓個圈圈收到幾細，佢哋仲可以一班人喺入面企喺嗰唔跌嘅……其實係等佢哋感受嗰個自由慢慢收窄嘅時候嘅感覺會係點」。

而在互動遊戲後，小朋友都會表達在圈圈內的感受，「小朋友話『佢踩住我隻腳，好痛！』某程度我哋收窄咗空間，佢哋都會覺得唔舒服，覺得好辛苦，有啲咁嘅 association」。

雖然 Kendy 並不會在故事會中，向小朋友點明羊正是香港人，她認為辦故事會只是多一個媒介讓小朋友瞭解香港的情況，對小朋友的影響力有限，最主要都是看家長的教育，有些家長也會向她們反饋，指會跟小朋友講故事背後帶出的意思。

當然，將香港整個大環境的轉變，濃縮在一本小小的繪本，對於 5 至 10 歲小朋友如何以此理解香港，是有一定的難度，「一次（講）故事（活動），小朋友可能會有一個印象，但唔會話好深刻，只係畀到佢哋一個 concept；其實小朋友理解到的，只有好人、壞人，黑同白嘅分別 .



. . 小朋友由香港過嚟，其實佢哋都會覺得有啲轉變㗎嘛，總之佢哋理解到從以前嘅屋企（香港）嚟到英國，我哋會有一班朋友會 say goodbye，其實小朋友移民都會 suffer 到一啲問題，雖然係無大人咁多，其實佢哋都會反思點解山長水遠嚟到英國，點解我哋唔留喺香港，原來香港發生過咁嘅事」。

她亦談到，若果想小朋友較有清晰概念香港發生甚麼事，「長遠地需要等他們去到 more than teenage......開始有獨立思考才可以再進一步」。

這一步其實很漫長且艱難，正如 Kendy 所指，其正值青春期嘅女兒，雖然仍會跟著她去參加集會，但明顯見到對香港的事關注度減少，甚至不再關注香港的政治新聞，會轉向做自己有興趣的事；莫說小朋友，連大人都可能感到有些疲倦、無力感。在這個大環境下，「預咗佢哋（下一代）愈來愈唔關心香港，呢個係肯定嘅，始終佢哋依家生活喺英國、喺一個安定嘅環境，咁同香港嘅距離會係愈來愈遠」。

儘管如此，不論是故事分享會，不論是舉辦抗爭紀念活動，Kendy 認為該做的事仍須要做，即使現在參與的人數，可能只有高峰時期的一半，但對於下一代會否繼續關注香港，她並不覺得是一種奢望。「正如『六四』，當年自己係一個青少年，唔太關心政治；雖然嗰刻我唔關心，始終年年都喺嗰（維園）搞集會，但直到有一刻醒覺，咁我都會自己走去六四晚會 . . . 你唔知道佢哋幾時之間突然『叮』一聲：啊，我要關心返香港啦，你唔知㗎嘛」。



溫哥華街坊會亦會舉辦有關 MPF 的講座｜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加拿大

成立街坊會不談香港政治　闢渠道促新移民融入社會

英國以外，加拿大亦是許多港人選擇移民的國家，當地政府在 2021 年特別為港人開設的「救生艇計畫（Hong Kong Pathway）」，再加上「97 前」的移民潮，讓加拿大成為一個充滿新、舊港人移民的國度。根據加拿大 2021 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有約 21.4 萬移民稱他們在香港出生[4]。而在眾多港人聚居且被稱為「Hongcouver（即 Hong Kong 與 Vancouver 的合體字）」的溫哥華，就有所謂「老移民」夥拍一些新來的港人組成了「溫哥華街坊會」，希望幫「新街坊」融入當地的生活。

加拿大有很多支持港人或民主的港人 / 華人組織不時舉辦抗爭集會，然而，「溫哥華街坊會」可謂是香港政治話題的「絕緣體」。該組織的其一董事（Director）兼司庫、已移民加拿大超過 20 年的 Jacky 告訴記者，其組織確實刻意避談有關香港政治，一來他們是一個非牟利機構，另一原因，是他們當中有義工為新移民者，尚未有一個很穩定、確實的身分，他們會擔心「太政治」、身分曝光會影響以後取得永久居留身分，或者有其他成員擔心行動太過高調，會禍及仍然在港的親友。

該組織在 2020 年底成立，從一個通訊軟件 Discord 起家，至今群組內有 2,800 人。Jacky 指，雖然組織成立之初尚未有救生艇計畫，但街坊會的創始成員預視香港當時的形勢，將會有很多人移民，甚或回流加拿大，「我們移民了很久的香港人在這邊有 connection 及資源，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然而，這種「老移民」幫助新移民的做法，在流散社群中頗為新鮮，尤其溫哥華有那麼多香港移民，即使新來乍到，應該也不難融入當地社區及安頓生活。Jacky 承認雖然如此，比起十幾年前現今科技發達，「但始終你好多嘢未做過都係唔知點做」。他續道，「同埋有好多香港人都覺得香港係自己嘅家 . . . 不是說當加拿大是借來的地方，而是畢竟原居地是在香港，所以（「老移民」們）都覺得自己有種責任幫助來到加拿大嘅香港人」。

他又形容，溫哥華在北美是一個很獨特的城市，因為「夠細」，不像其他城市般較為分散，因



溫哥華街坊會曾舉辦有關原住民的導賞團｜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此在市內去不同地方，車程基本上都在一個小時內，「大家可以出嚟見面嘅機會，或者幫助大家嘅機會都多好多」。

現在，「溫哥華街坊會」已轉型成一個 NGO 組織，並在今年推出了會員計畫，同時舉辦不同的實體社區活動，例如英文會話班、行山聚會、舉辦工作坊讓街坊瞭解當地歷史，以及求職建議講座等；另外，他們亦會與當地一些以香港人為主的商店合作，希望能藉此壯大香港人社群。Jacky 指，「雖然有很多香港人來到加拿大好耐，但係去鞏固、或者去講一個香港嘅身分，（在當地）是一個全新嘅概念，我哋以前可能都係以『加拿大華人（Chinese Canadian）』自居，很少人會講自己係 Hong Kong Canadian，這都是近來從香港帶過來嘅 idea，都係新來香港人嘅一個關注點」。

對於兩代移民潮的看法，他認為是有一個明顯的世代分別，雖然兩代移民潮的成因非常相似，都是港人見到香港的前景不穩定、「驚回歸」，遂考慮移民到其他地方，但是新的一輪移民潮，顯然是以往更有迫切性——自 2019 年反修例運動後，大家親身經歷到，或者有身邊的朋友被捕，逐漸意識到香港的轉變。他又言，溫哥華港人移民的政治光譜，其實與在香港的差不多，「咩人都有 . . . 好難以偏概全『呢啲人就係咩顏色嘅』，就當新來的，都是『乜嘢顏色都有』」。

談到組織的「不政治」，Jacky 認為，「唔同機構有自己唔同嘅 function，有各自嘅崗位，街坊們亦可以透過參與不同機構或組織嘅活動，去做唔同嘅嘢；我哋專注在幫助新來香港人」。當然，他也承認，組織保持「政治中立」能更容易申請到政府撥款，為街坊們做更多的事。

既然要保持「政治中立」，當被問到是否不會與其他港人或華人社群合作，Jacky 則指「咁都未必嘅，其實我哋都想新來嘅香港人瞭解和參與本地政治方面嘅事務」，但他強調，組織並無一個政治立場，但會提供渠道讓新街坊們認識不同政黨，或者會請人在講座講解當地的政治體制，希望他們在溫哥華的生活上站穩陣腳，繼而進一步去關心在溫哥華、在加拿大發生的事，包括原住民等議題。

Jacky 特別提到原住民議題，他們之前辦過幾次導賞團，而主要參與的對象為新移民。他留意到一個有趣現象，就是香港人會對「殖民主義」的認識，與本地人不一樣，「殖民對我哋嚟講，可能對我哋嚟講係一件好嘅嘢嚟㗎，因為始終香港以前係英國嘅殖民地，才會有今日嘅發展情

4. 在加港人數量參考自加拿大 2021 年人口普查，
詳情請見 https://www12.statcan.gc.ca/census-recensement/2021/dp-pd/prof/details/page.cfm

況」，但是在加拿大，就會對殖民主義有很多反思，包括當中帶來的很多禍害，「可能大家嚟到之後會覺得價值觀方面有少少衝擊，所以我哋都會搞一些活動，等大家可以多瞭解本地人如何睇同一件事」。

當談到在加拿大的政治參與，Jacky 認為，不論是新、舊移民，都未必知道可以如何參與本地事務，所以希望藉著「街坊會」舉辦活動擴闊他們的視野，從而得知可以有有甚麼形式的參與，例如除了參與選舉投票之外，還可以如何影響身邊的社區，去做一些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我哋會希望會有（成效）囉，但其實好難去衡量有無（達到）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畢竟是一個「移民國家」，因此相對其他國家，不同種族的新移民及其後代較容易走入體制內。而溫哥華現任市長沈觀健（Ken Sim），即行會前召集人陳智思的表弟，就是香港移民後代，但沈會否更加關注港人移民的情況，Jacky 直言「應該就無乜，可能在市政府的權限（mandate）下，所做的事並不顯眼」，換言之政府會更關心民生、治安及房屋等問題，「所以香港人本身的關注嘅事，未去到佢嘅層面」。

Jacky 也提到，雖然在加拿大，支持香港移民基本上是一個跨黨派的共識，但有幾關注香港事務，某程度也成為一種政治籌碼，「所以點解鼓勵香港人多參與本地事務，其實好多時你唔出聲，人哋唔知你需要被關心」。

*　　*　　*

走入議會建立人脈　在國會倡議更易做到嘢

同在加拿大的 Hong Kong Watch（香港監察），則是直接走入國會做倡議。Hong Kong Watch[5] 早於 2017 年在英國成立，為國際非政府組織，並獲一班外國政治人物支持及贊助（patron）；2023 年 5 月於加拿大正式成立分部，並有渠道直接與跨黨派國會議員進行討論、倡議，與其他倡議團體略有不同。他們的加拿大政策顧問 Katherine Leung 告訴記者，她之所以會加入 Hong Kong Watch 團隊，都是因為在 2021 年在國會實習，擔任國會議員的助理，由此得到國會的經驗，並想在海外為香港「做返啲嘢」。

她說，在實習的過程中，熟知了國會的流程（procedure）、知道能在國會實現（achieve）甚麼，甚或國會議員能在國會以外能做甚麼，例如他們可以出 statement、拍短片放在社交平台，以及能在社交平台對外透露甚麼訊息等。此外，Katherine 說也因為在國會認識了不少的議員及其助理，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於是更容易「搭到橋、做到嘢」。

Hong Kong Watch 不但能直接在國會內的委員會上，提出一些有關香港議題的會議，亦可以直接在委員會上作證（testify），或者可以草擬一些法案等，「我哋做出來嘅研究報告，亦都會有議員採用」，Katherine 指，她們與其他組織也是合作無間，就如寫請願信（petition）交給國會議員、當國會議員就某一議題匯報時，他們就聯絡一些草根組織協助收集簽名，或者可以藉由這些組織收集一些民間的觀點，來輔助他們的倡議工作。最近她們在加拿大，主力跟進為流散港人爭取提取強積金（MPF）的事宜，因為其中兩間有在香港管理強積金的集團，總部正是在加拿大。



2023 年 11 月，香港監察在加拿大國會舉辦 MPF 圓桌研討會｜圖片來源：Hong Kong Watch 提供

Katherine 說道，目前的遊說工作，「我覺得成效好好」，因為跨黨派議員都知道香港的情況，亦非常支持香港人，「講到底，其實係同加拿大嘅價值觀一致，自由民主呢啲嘢」，當然，每個黨派對一件事的立場、角度也會有些不同，「大家都係撐香港嘅，只係講到有幾明，同埋肯唔肯同你出面合作」。她又指，很多國會議員都願意與她們合作，只是有些人的選區有比較多大陸人，「（佢哋）係有少少 hesitate（遲疑），即使 hesitate 做有關政治嘅嘢，但都肯出席相關社區活動」，即偏向較民生、移民議題。

Hong Kong Watch 正在加拿大倡議 Free Prisoner——以個案處理香港政治犯或被政治迫害者的移民申請，「須知道移民加拿大，是要提交良民證，我哋已家倡議緊要 waive（免除）這個要求」，Katherine 說。現時她們的做法，是跟移民部及外交部溝通，以個別個案去處理香港政治犯或被政治迫害者的移民申請，「通常佢哋會批呢個人嚟嘅」，她目前已經手處理近 10 個個案，但若要在短期內說服政府修訂這項法例很難，畢竟所有移民都要做良民證。

不過，做政治倡議工作總不可能一帆風順，最大的阻力來自中國，她不但曾經受過言語恐嚇，還曾遭中共「使橫手」阻止她們倡議的《外國代理人法案（Foreign Agent Registry）》——一個對抗中共滲透的工具，有親中的參議員則發起聯署，指有關法案可能可能使得 100 年前的加拿大《排華法案》再次重演，並策動華人到場示威[6]。她不禁表示「其實中共滲透加拿大都幾勁」。

*　　*　　*

5. Hong Kong Watch 宗旨是為監察香港人權、自由和法治狀態、促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推動英國政府履行監察香港的義務責任，以及協助推動 BNO 平權等。

6. 《自由亞洲電台》2023 年 6 月 27 日新聞：《加國親共團體組織有償示威者　阻《外國代理人法案》通過》



Katherine（右二）與香港監察共同創辦人 Benedict Rogers，和新民主黨副黨鞭暨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副主席 Heather McPherson MP 討論香港人權狀況｜圖片來源：Hong Kong Watch 提供

澳洲

無懼「小粉紅」踩場　抗爭轉型盼本地人關注香港

在南半球的澳洲，也是港人移民熱門國家，至少有 10 萬港人在當地生活。澳洲宜人舒適的環境亦吸引不同國家的移民前往，當中包括中國人。今期《如水》訪問到當地一個在 2020 年成立的學生營運組織（Student-run Organisatio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lliance Brisbane（簡稱為：HKIA Brisbane），他們與其他抗爭組織一樣，會舉辦示威、集會活動，聚集港人一起發聲，並希望喚起當地社會的關注，但他們近年的集會中，不時遇到「小粉紅」在現場鬧事。

HKIA Brisbane 召集人 Jordan（化名）表示，在澳洲不論是生活還是搞集會，都感受到來自中共的掣肘，「我哋喺市中心集會、搞街站，（中國）領事館就喺對面街」，面對「小粉紅」滋擾集會，「佢哋真係隊部電話嚟影我哋大頭照，又或者係槍咪」，而有關行為，他說在 2021 年頗為常見，因為當時全城都關注香港，當做香港議題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又指，儘管「小粉紅」的行為確實是有嚇怕一些港人不敢再出席示威，但明言，這並不會阻止到他們繼續發聲，「始終我哋喺澳洲，唔似喺香港受到壓迫、無自由嘅空間，所以更加要把握呢個機會，如果唔係，無人知香港發生咩事」。

雖然 HKIA Brisbane 說是 Student-run，Jordan 則告訴記者，起初確是主要由學生們去經營，但隨著他們畢業、搬往其他城市，現在成員的比例是「一半半」，不單只有學生，還有退休人士，亦都有新來澳洲的香港人。



HKIA Brisbane 在 2022 年舉辦「6.12」集會｜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2022 年，澳洲也專門為港人推出「避風港」政策，提供新渠道申請永久居留（new pathways to permanent residency），只要港人持有畢業生簽證，或工作簽證等特定簽證滿一定年期，並符合「通用條件」（Common Criteria），便可申請永久居留；而在這波移民潮中，會申請移民澳洲的港人，大多會選擇讀書[7]。

HKIA Brisbane 之前還有響應一個國際活動「Friday For Freedom」——「就係每個星期五出嚟，在市中心擺街站，為香港嘅人權、民主發聲，去喚起呢嗖澳洲人嘅關注」。Jordan 提到，雖然會在遊行、示威、機會中見到有一些新移民的臉孔，但有感最近參與抗爭活動的熱潮已過，出席人數比起早幾年下滑不少。會有這個情況，Jordan 認為澳洲地大物博是其一原因，有些港人每次都要花費三、四小時車程，從昆士蘭州其他城市遠道而來，這也影響到港人參與的意慾。

另一原因，他說很多港人，尤其仍在安頓的是新移民者，會憂慮日後有需要返香港，或者仍有很多親朋戚友在香港，所以有部分港人會避免出席較政治化的活動，「佢哋都會擔心，就算喺澳洲、一個九個鐘頭飛機以外嘅地方，咁都係擔心有中國嘅滲透、被監視等等嘅情況出現」。

「好坦白講，我覺得好多人唔係選擇淡忘，而係……選擇咗生活」，Jordan 苦笑道。

面對集會人數近年在種種因素下驟減，HKIA Brisbane 不得不思索「轉型」方向，比如將遊行集會改為搞街站，以及持續在假日市集擺攤檔等，希望把受眾從「香港人抗爭」，變成讓澳洲本地人關注香港的情況，「我哋用比較輕鬆嘅形式，在 weekend market 擺攤 . . . 這些（市集）可以聚集到好多本地人及遊客，我哋一邊賣物，一邊講香港人權、最近香港自由民主情況、黎智英嘅情況，以及 47 人案等」。他直言，「好多澳洲人完全不知香港嘅情況，甚至不太關心國

7. 根據澳洲內政部資料，從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總共在澳洲本地及海外批出 4,439 名港人的高等教育簽證申請（註：包括應屆畢業生申請留學）、2,028 個畢業生簽證；另據報道指，自澳洲推出「避風港」計畫一年後，已有 370 港人取得澳洲的永久居留。



HKIA Brisbane 在假日市集擺攤檔，希望讓澳洲本地人關注香港的情況｜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際新聞」，如此互動的形式，可讓更多本地人願意去瞭解。

不過，Jordan 也說，在澳港人的居住地分散，很難在進行倡議工作時團結港人的聲音，再加上香港、澳洲的關係，不如與英國一樣緊密，加上澳洲政府在當地也是更傾向一視同仁的關注、支援每一個族群；而部分議員取態相對支持港人、也會為香港情況發聲，但畢竟議員會關心的事項、範疇很多，「係需要時間去將香港人嘅聲音帶入議會」，以及要想辦法去找到一個切入點，去讓對方認為香港議題與自己有關。

他又談到，不論是組織還是個人，大家都可以多跟身邊朋友、當地議員講解香港發生的事，希望可以提升他們對香港的認識，從而得知為何那麼多香港人會來到澳洲（或流散至其他國家）、為何會受到壓迫等，「呢啲都係好 basic 嘅人權民主自由權利……香港人係無，係畀人剝奪」，並希望藉此影響他們的對中國的立場。

「長遠而言，可能會係有一個土生土長香港人可以入到澳洲嘅議會，去為香港人發聲，但係嗰個工作係好漫長，因為喺嗄參政，你要由政黨做起，當中亦會牽涉到好多其他澳洲人嘅議題，咁你唔可以話入咗去淨係為咗香港人；咁香港人喺嗄有投票權、選得到入議會嘅唔會係大多數，所以你都係要對其他議題或多或少要有認識，所以真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

*　　*　　*

臺灣

抗爭藝術展重現反送中　「在地化」新作警示中國威脅



黃國才將 2019 年的抗爭畫面帶到臺灣｜圖片來源：黃國才提供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或者「今日臺灣，明日香港」，是憂心中共的威脅，也是期待光復的香港。雖然近年臺灣對香港移民政策愈趨嚴苛，「搬龍門」、「加監」每每發生。根據移民署 2023 年 10 月的最新數字顯示，過去 5 年有逾 4 萬名港人獲批居留臺灣（註：當中包括赴臺升學的學生），當中以 2020、2021 年為高峰，連續兩年破萬人，惟成功申請定居的人數，每年則只有一千多人，未見因為多了港人選擇移居臺灣，獲批個案跟著上升。但藝術家黃國才（Kacey Wong）仍選擇留在臺灣，持續用藝術來抗爭。

他 2023 年 10 月在臺中舉辦抗爭藝術展「亂流備忘：戰地啟示錄 II」，一部分記錄香港創傷，將 2019 年香港抗爭現場的錄像帶來臺灣，讓公眾可以恍如置身現場，重現抗爭者傳遞物資、撲熄警方擲來的催淚彈等；另一方面推出新作，將作品「在地化」，回應臺灣幾乎每日受到中國的軍事脅迫所產生的反應、行動、狂想。

黃國才希望以這些帶有政治訊息的作品，告訴臺灣民眾更瞭解香港發生的事，「臺灣媒體嘅報道大多只係集中在汽油彈爆炸，或者警察打人嘅畫面，但入面牽涉到普通人點樣去參與搞『連儂牆』、記者點樣冒住被警察打嘅風險繼續報道，或者普通人點樣去幫後生仔之類，每個人發揮到嘅光輝『又驚、又怕、又要幫手』，呢啲細緻情感，佢哋唔知道，或者只係睇到好轟烈嘅一面」，因此，他想將香港人的這種精神，帶到臺灣將來可能面臨的抗爭。

展場中，還有一份作品寫著「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明日臺灣，今日香港」（視乎觀眾看作品正反兩面的次序）。他解釋這個作品中，「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是代表了一個警號，「香港咪無自由囉，中共佔領咗呢度．．．如果你大選唔小心求 X 其選咗個放棄臺灣主權嘅未來總統，咁即刻臺灣變香港」；但如果調轉來看，「明日臺灣可能仲有自由民主，而未來嘅香港都可能會有」，黃國才淡淡道出。至於將臺灣這個「島」的形狀呈 90 度橫放在展場，有別於人們對



黃國才新作「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圖片來源：黃國才提供

臺灣地形的理解，他表示希望打破固有想法，「擺脫中華民國的舊標籤，成為新的中華民國的符號」。

至於為何走上政治藝術創作這條路，黃國才指是因受艾未未 2011 年被中國國安「綁架」的事件[8]而醒覺，「其實嗰時嘅香港仲係相對自由，（遊行示威）警察都會開路，唔會（如 2019 年那樣）無法無天，但我自己見到，一個文化藝術人做咁多好事，（四川）汶川地震調查豆腐渣工程嗰啲，咁都會被中共咁樣去綁架、虐待．．．我預估到呢啲嘢（未來）會嚟香港，只不過係遲早嘅問題，我感受到我哋嘅自由係急速地被壓制，所以嗰時開始主動地牽涉政治」。

此後他的作品開始涉獵社會性議題，例如反映露宿者、香港蝸居等問題；2012 年的七一遊行，他站在一輛用紙板製作的粉紅色坦克「文化号」，扮成共產黨員周街派錢，諷刺港府擬成立文化局[9]只管審批資金，有如花錢收買人心，企圖染紅香港藝文界，影響創作自由，「佢哋（市民）畀我掟錢掟得好開心．．．（整個行為藝術是要表達）『以紅打紅』咁樣」；再到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他甚至直接去抗爭現場做藝術，錄下影像並在是次展覽中放映。

「由 2011 至 2019 呢近 10 年，這個時期可謂一個藝術創作嘅高峰，直接回應返社會，跟住個社會同步；其時本土主義抬頭，香港人終於就覺得自己嘅家就喺香港，我哋雙腳站喺個土地，反思好多我哋嘅身分，『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隨著社會嘅成長，呢啲文化上嘅唔同、論述嘅嘢就爆咗出嚟。」

他又謂，不是所有創作家如他那樣將藝術與政治結合，會嘗試分開，雖然他們有些都會參與抗

8. 艾未未 2011 年 4 月 3 日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被帶走，遭秘密關押 81 日。警方指他涉嫌經濟犯罪被調查。

9. 文化局為港府 2012 年擬新增及重組的 14 個決策局之一，專責香港的文化政策，惟不獲立法會撥款而擱置。林鄭月娥 2017 年上任特首後，表示會重新成立文化局，而在 2022 年 7 月，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取代。



美國國會｜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議，「但唔會整件藝術作品出嚟」。而他會堅持走其他人不走的路，「因為好心急，好想救香港，我見到香港咁樣沉淪，嗰陣時已經見到講緊『Hong Kong is dying』，所以想做啲嘢去改變，好想用藝術改變世界，而我相信係改變到」。

從香港來到臺灣兩年多，他向記者強調是「走難」，而非「移民」，這段時間在臺灣舉辦過 3 次個人展覽，又在大學演講。當談到作為藝術家，如何在臺灣發揮其政治影響力，黃國才說，其聲音比起一些當地倡議團體實在有限，故他能做的，就是以藝術為武器，「我哋並需要反抗，繼續喺自己嘅崗位度做得幾多幾多就幾多」，並形容自己每件藝術品都是「汽油彈」——即抗爭者手中的武器，「因為汽油彈殺傷力比較低，而且好多時都掟唔中，但佢會產生好大嘅火球，會讓人感到害怕，同時好搶眼球，但唔似『黑警』啲槍、子彈咁恐怖」。

黃國才又認為，他做的都是行為藝術，「其實創作同個藝術家嘅身分不能夠切割」。他的身分，除了是臺灣的新住民，他亦以「流亡者」、「政治難民」自居。「所以當觀眾去睇我嘅作品時，佢必然要去理解個藝術家係一個流亡嘅藝術家，仲要係由香港流亡過嚟．．．所以基本上我做乜嘢，都逃避唔到同香港嘅連結，無論我整乜嘢作品，就當我整條彩虹橋，佢哋都會有咁嘅理解，我做出嚟嘅作品，係唔會完全無香港味或者非香港議題」。

*　　*　　*

美國

「國際線」打入各層級政府　新做法擴大倡議空間

而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有許多所謂的港人「老移民」，過去因為在當地讀書、工作，逐漸

落地生根，美國最終沒有制定港人「救生艇」措施，但有些港人受惠於「延遲強制離境計畫（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DED）」繼續居留美國[10]。《如水》訪問到居住美國逾 20 年的 Penn State Erie, the Behrend College 政治學助理教授 Maggie Shum，從學者角度及過往自身經驗，去講解在美港人的遊說、倡議工作。

除教授工作之外，Maggie 還是專門學術研究香港的組織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GRAPH）的成員，而且有為美國一個維護民主、保護人權的非營利機構 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撰寫政策報告 Freedom in the World: Hong Kong Report，此前亦曾在美國國會撥款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實習。

Maggie 談到，在美國做倡議工作尤為重要，因為美國始終是一個大國，其份量及效用，相較其他國家為高，而港人在海外的倡議工作在 2019 年後，很明顯見到發展成一個新的結構、有新的方針（approach），從學術界來說是有一個突變，當年出現的「國際線」——如何做國際倡議、遊說，期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你睇返之前，例如 Martin Lee（李柱銘）、單仲偕佢哋，去遊說國會，好多時喺香港無乜香港人會留意、知道，或者舉腳贊成，所做嘅事比較與公眾有隔絕（isolate）」，Maggie 指，但 2019 年除了黃之鋒等人延續在國際遊說的工作外，最主要是海外港人也在不同的層面（format）參與了 advocacy（倡議）及 transnational mobilisation（跨國動員），他們不單是在聯邦體系（Federal system）層面，還會對當地（州 / 市）政府及代表（Representative）進行遊說，令一些無知名度的有心人都可以盡己之力做事，並讓香港議題可以持續保留在州政府或國會層面，「喺唔同 level 去推動倡議，都有可能會有作用」。她說，這有別以往民間與倡議者之間的平行時空，「所以從學者角度來睇，係非常之新鮮」。

她又提到近年見到的一些轉變，就是開始有港人會走入 Freedom House、NED 及美國國際民主協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NDI）等專門為其他國家做人權倡議的機構工作，或者與這些機構建立聯繫，如此真正有香港人的聲音（authentic voice of Hong Kong），在這些機構去關注香港的議題。

就倡議工作而言，Maggie 表示，現時用新的方法，固然會有新的困難，以最常見的 lobbying（遊說）為例，「係一件好難（重複 5 次）做到嘅事」，她續道，「喺美國政治層面上，如果你要成功去 lobby，或者成功 pass 一個 legislation（通過法案），就算係美國自己嘅 legislation 都好難通過．．．每年平均只有 2 – 3% 的法案獲得通過，並頒布為法律。由於黨派關係，基本上好多法案尚未正式提出，就已經死咗、無人去支持；又或者要等到某一個時機，國會議員一致支持通過（某個法案）．．．這些都要好長期才會見到成效，我會形容係 high risk，但可能有一日會 high reward」。

記者落筆之時，剛好是《香港人權和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生效四週年，這正是由 HKDC 成員在組織成立之前，就已經進行的倡議工作。該法案早於 2017 年提交眾議院，過去多次在國會提出，但都未有進入決議，直至 2019 年才以決定性優勢（decisive margins）在參、眾兩院通過，再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改變了美國對香港的「默認政策假設（default policy assumption）」，由假設香港仍具備自治性，改成認為香港缺乏自治權，除非國務卿另有證明。

除了講及在美國的政治倡議外，訪問中亦談到在美港人社群的發展。Maggie 今年初發布了一篇論文[11]，講述在美港人為何突然會在 2019 年挺身而出，為香港議題發聲，「即係唔係因為你係香港人，所以喺香港有麻煩嘅時候，你每次都會衝出嚟，所以研究今次點解啲人會咁熱衷」。她發現，這是與當地港人的跨國連繫（transnational linkage）有關，當中最重要的，並不是仍然有親友在香港，或者因為識講廣東話，而是他們之前在香港的政治參與，以及其身分認同，「意思即是當你愈覺得自己係香港人，或者你價值觀偏向本土派，就算係離開咗香港，都係最踴躍行出嚟幫香港，或者參與遊說、倡議工作」。

Maggie 又提到這個研究的延伸，是發現到一些在 2019 年前後來美國的港人，在想進行倡議工作遇到的困難，「佢哋滿腔熱誠，但因為唔熟悉美國的政治文化及體制，根本唔知可以做到咩，或者好多時佢哋嘅睇法，會同熟悉美國地方政治嘅港人不一」，她坦言，「呢樣嘢就係篇論文無提到，但係再睇返 . . . 呢個係一個 learning process，大家唔同 generation（意指不同時期的移民）亦都可以去互相合作、協調」。

講到在海外做政治工作的困難，Maggie 說，「真係好講求時機，在 2019 年，香港能夠捕捉到國際的關注，因此我哋可以蓄勢待發（build up momentum），推動好多嘢，但你諗吓，依家打開報紙，唔會特別見到香港新聞，你睇到嘅可能係加沙、烏克蘭，所以係比較困難讓國際持續關注香港的事 . . . 而我哋可以做到嘅，只有裝備好自己，如果我哋有一個 community 建立一個 hub，時機一到時我哋可以 mobilise」。

至於身為學者可為香港做甚麼，Maggie 作為 GRAPH 的成員，她指，組織成立初衷，是因為學術界認為研究香港沒有出路，「尤其喺西方國家」，然而，她認為香港在 2014、2019 年發生了兩次大型的抗爭運動後，有很多事值得作討論，GRAPH 一年前因此由兩位香港學者成立，專門做香港政治研究，讓想做有關研究的香港人，或其他有志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能有一個席位，並藉此培養新一代的香港學者（next generation of Hong Kong Scholar）繼續研究香港。現時，她們幾乎每個月都會進行發布會（presentation），讓學者進行簡報。她指，做香港研究是非常重要，「如果無人做香港研究，香港研究就會冧，所以希望成立組織，令香港研究係可以持續做下去」。

她因此表示，不論是政界，還是學術界，若要國際長期關注香港，「話香港好重要呀、唔好忘記香港呀……其實真係比較困難」。她期望，海外港人能在中、長期可以參考臺灣、維吾爾的世代抗爭，如何建立流散港人的身分認同，以及以「兄弟爬山」的方式，去建立港人的社區（community），從而產生一種文化凝聚力。另一點，她說在香港變成「新香港」之時，海外港人該思索如何保存（preserve）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及文化與記憶，當中包括書籍、報道。

最後談到民間香港流散社群的發展，現時不同組織會在各地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但她亦提到，各社群都應思考其方向為何，「雖然之前不斷去支持有關香港嘅抗爭活動，而香港嘅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空間大減，咁海外嘅香港人應該用乜途徑或 direction，係可以繼續呢個抗爭運動，或者呢個運動嘅目標（goal）依家係乜嘢，我覺得呢個係整個香港流散社群需要慢慢摸索得出結果」。■

10. 拜登政府於 2021 年 8 月推出針對在美香港人的「延遲強制離境計畫（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DED）」，為期 18 個月，並在今年初延期 2 年，暫保障至 2025 年 1 月，同時條例有所放寬。

11. Shum, M. (2023). Transnational Activism during Movement Abeyance: Examining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of Hong Kong's 2019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8(1), pp.143-166.



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會議。｜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港人影響力須「在地化」？

英、加政治幕僚第一手觀察

文 / 謝達文

「如果把工作想成讓議員更瞭解香港，是註定會失敗的」，前加拿大國會議員助理 Max Wu 一針見血地說。但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Hong Kong，以下簡稱香港 APPG[1]）秘書 Venita 和 Enoch 卻一致認為，「他們（國會議員）雖然是老闆，但也像是盟友」，在香港議題上有很多直接著力點。

Venita 和 Enoch 的角色可以說是英國國會議員們的香港「腦袋」，以港人的角度在英國政治體制內為香港做事。而 Max 過去協助議員與選區內不同族裔選民互動，工作並非直接連結香港，但他仍支持流散港人投入政治幕僚工作，相信體制內路線還是大有可為。

1. APPG on Hong Kong ：https://www.parallelparliament.co.uk/APPG/hong-kong

2. 編按：西敏宮為英國國會（上議院及下議院）所在地。

英國

反修例促香港 APPG 成立

談起投入幕僚工作的契機，Enoch 笑說，「我想說可以幫忙，以為只會幫兩、三個月，結果一做就是四年」。他比喻，2019 年發生的那些事像一道魔咒，召喚他、綁住他，讓他開始專職投入推動香港議題，「簡直就像 *Hotel California* 的歌詞——*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離不開的。」

即使沒有 2019 年的運動，Enoch 現在的辦公室應當仍會在英國政治中樞西敏宮 [2]，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經到英國攻讀國際關係，畢業後長期在英國政治圈工作，曾參與全國性選戰，也待過政策研究的智庫。

但若沒有反修例運動，Enoch 的工作重心可能仍是英國本國政治，而他目前所任職的組織甚至可能不會存在。香港 APPG 成立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是英國政壇對香港高度關注下的產物。

英國國會跨黨派小組有數百個，關注議題包羅萬象，有空氣污染、社區發展、人工智能、戰爭等，雖為非正式組織且在議會中沒有正式地位，但不同黨派、上、下議院的議員，得以藉此平台交流討論、共享研究資源，或與民間團體合作。

Enoch 憶述，不少英國議員相當關注 2019 年的運動與鎮壓，甚至有議員直接飛到香港，還不幸在金鐘吃了催淚彈。但當時英國會只有一個以中國為關注焦點的 APPG，主要聚焦在對中貿易，鮮少討論香港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價值。

因此，英國重光團隊（Stand With Hong Kong）主動聯繫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議員們，協助籌組香港 APPG，並派出人力建立秘書處，擔任議員們的共同幕僚。

幕僚協助議員　而非影響議員

「議員辦公室其實沒有那麼多資源做香港研究，所以會外派給我們」，Venita 解釋。雖然香港 APPG 由重光團隊派出秘書處，但小組議員們就是 Venita 及 Enoch 的直屬上級，「我們不是影響議員，而是協助，不是推我們想推的東西，而是要跟老闆們討論，並且執行他們要做的事情」，Enoch 說。

採訪當天，他們才剛結束關注中共跨境打壓的會議，讓小組議員與英國港人社群代表面對面直接溝通，過去也曾以此模式，讓小組議員理解 BNO 持有者抵英後困境。Enoch 說明，此類會議對上議院議員尤其重要，因他們並非經選舉產生，不會直接接觸選民，個案接觸、研究等都須要透過秘書處，才有機會更全面理解港人社群。

此外，若小組議員有意在國會質詢香港議題、發起辯論時，秘書處也須提供資料、質詢問題草擬等。他們曾經手全球政治犯議題辯論，統整香港政治犯資料給小組議員；有時小組議員臨時發現國會辯論有機會發言，則會須要他們緊急在數小時內提供參考資料。

所有幕僚工作中，Venita 對一項早期任務印象尤其深刻，「我們做了一份報告，內容是把警暴問題放到英國人的法律框架裡，大綱是議員擬定的，但實際研究工作、組織會議執行，都是我們秘書處要負責。」除了各種行政工作，他們還要聯繫可提供證言的個人或組織，並找到適合的法律專家執筆報告。

該報告名為《香港人道救援人員安全空間的縮小》[3]，是一份長達 80 頁的調查報告，聚焦於反修例運動中的警察暴力，特別是對醫護的暴力，並具體指出警方多項行為違反國際人道法及原則、國際人權法，抵觸《中英聯合聲明》中保障港人權利和自由的標準及要求。從案件事實到法律評估全面到位，成為小組議員重要質詢資料，並多次援用在國會辯論與詢答中，是引發英政府關注、說服其他議員的關鍵，讓香港人權議題在英國政治議程中持續佔有一席之位。



前加拿大國會議員選區辦公室助理 Max Wu。｜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加拿大

加港人組織弱、能見度低

相較在加拿大的 Max，過去議員選區辦公室助理的日常工作並未直接連結香港，他每天都會接觸各類移民群體，而香港人僅是其中之一，而且還是能見度相對較低的一群。

加拿大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社會文化多元，「我老闆的選區有很多華人、斯里蘭卡人、印度人，

3. *The Shrinking Safe Space for Humanitarian Aid Workers in Hong Kong (August 2020)*

當時我老闆會聘我，也是看中我是香港人，懂廣東話、國語、英語，會希望我跟華人組織接觸，當議員跟他們之間的橋樑」。

移民組織對議員最大的要求，是希望議員能參加他們舉辦的活動，Max 舉例，「比如他們想要成立新的 NGO，來服務當地的新移民，想跟議員談有沒有甚麼要注意的，我們就會負責聯絡，來辦一場 coffee meeting，或者他們也會辦很多活動，都希望議員來聆聽他們的聲音」。

這些活動不僅具實質意義，也有象徵層面的價值，「加拿大人有時也挺單純的」，說到這句話，Max 忍不住笑出聲來，「他們都是 minority（少數），所以如果有議員來跟他們接觸，他們就會覺得很受到重視」。

不過，Max 與香港社群的直接接觸相對較少，不僅因為尋求議員協助的香港移民本身就少，香港議題也並非當初議員指派的工作重點，且選區內還有許多中國移民，「議員還是會怕被拉進這樣的衝突裡，因為華人團體勢力很大，而政治人物不瞭解這些團體的政治立場，過去也沒有像香港這樣的事件；議員參加選舉，總是希望安全係數大一點，他們不知道表態關注香港的事情，會有怎樣的後果」。

但 Max 認為，要推動香港議題，其實並不須要把議員拉進社群間的衝突，香港之所以較少受到關注，歸根結柢還是港人在加拿大的組織較弱。

「在多倫多這邊香港人也挺多，但沒有太多人會跟議員有多聯絡」，他說，這與其他群體有明顯的差別，「反而法輪功很多，會很積極、會約很多議員參加」，雖然議員們最後不一定會出席，「他們和助理都會去瞭解這個議題」。

相比於法輪功，Max 認為臺灣的例子更值得香港人參照，「他們在多倫多就很厲害，不只有臺商會，每年還都有 Taiwan Festival，會有很多政治人物去參與，也有很多國會議員當 sponsor，大家都知道臺灣人在選區勢力很大，在國會就不會那麼容易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世代落差、資源有限　削弱港人影響力

香港人在加拿大的組織並不強大，背後有其歷史因素，Max 同樣以臺灣的組織作為對照：臺灣人在加拿大的組織多成立於臺灣戒嚴時期，創立者普遍極具臺灣認同，有意識地希望從海外支持臺灣民主化；近年來組織轉型，目標則放在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背後更有臺灣政府的資金支持。

相比早期來到加拿大的港人，卻對香港沒有那麼強的認同和使命感，Max 指出，「過去有一些華人組織其實是香港人成立的，但不同時期來到加拿大的港人，很多都不強調自己的香港人身分，會比較強調自己是華人，尤其因為自己是 minority（少數），就會覺得華人是個合適的標籤，並把自己定位成服務華人的團體，九七年之後，有更多大陸人來加拿大留學、投資，更是把這些組織變成服務華人」。

港人身分認同本就因世代而有區別，在加拿大移民組織中就更加明顯，Max 解釋，因此 2019 年後移加港人難與早期移民合作，「四零、六零年代及八九後來加拿大的香港人，他們年紀都大了，

而且離開香港太久，對香港有些不瞭解，就算瞭解，想法可能跟年輕世代也有距離，所以更沒有辦法能讓他們組合起來」。

Max 以英國相比，「2019 年後，最黃金年華、最有經濟實力的香港人都去了英國，很快就組成了一個香港人的社群，但來加拿大的都剛畢業沒甚麼錢，剛來這邊還要生活」。加拿大港人正面臨世代無法結盟、新移民資源不足的困境，這成為加拿大港人社群缺乏政治影響力因素。

正是由於選區內的港人缺乏組織，身為選區助理的 Max 難以進一步發揮其影響力，畢竟身為助理，他的工作本就不是主動倡議，「當然我也知道這是很多香港人、甚至海外香港人的期望，這也是我自己的期望，但現實的情況真的不是這樣」。畢竟，議員不太會主動詢問有關香港的議題，「現在很殘酷的事情，香港不是國際新聞、國際關注的中心」，如果沒有選民主動反映，香港和港人社群的需求就更難進入議員的視線範圍。

但機會一直都在，Max 說，「在這裡，臺灣人、猶太人、印度人都有自己的社群，政治上也發揮很多重要影響力，加拿大很重視多元文化，對不同種族參政很多都是持正面態度」。

同時，為議員工作的經驗也讓他知道，只要體制外的社群開始發聲，體制內的幕僚就可以有影響力，「如果國會議員收到很多 email，而辦公室只有你瞭解這個社群，那麼議員就會仰賴你這個幕僚向他報告，就會成為議員很重要的資產」。

「你要讓自己選區的國會議員知道你這個選區有這樣的訴求，在體制內的香港人才能發揮作用」，Max 總結。



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 Enoch（左）和 Venita（右）。｜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英國重光團隊以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秘書處角色，組織關注中共跨境打壓會議。｜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港人如何發揮影響力？

關注居住國議題　只談香港不切實際

Max 為議員工作時，沒有機會直接為香港議題發聲，但他仍相信，港人進入政治體制內擔任幕僚，還是有其重要意義，他認為，透過幕僚每日工作的細節，可以展現香港人對民主與法治價值的堅持，提升香港人在加拿大人心中的印象與地位，「這是一個很長的歷程，不是今天跟當地人講香港的情況，明天就會有改變」，即使短期未必能夠見效，但長期而言仍能有所幫助。

在倫敦的 Venita 有類似的觀察：「我們不能只是關心香港，很多事情不是直接跟香港人有關，但如果在這個主題上可以成為本地社群代表，在不同的場合裡，就能擴大香港人的 presence」。Enoch 也說，在幕僚的崗位上，把公共事務做好，其實就是香港人「軟實力」的累積。

累積政治知識是擔任幕僚的基本功，Max 強調，幕僚必須全盤理解政策涉及的不同面向，「像是移民政策就不只要知道香港，也要知道烏克蘭，還要瞭解接收難民對本地社會會帶來怎樣的問題，以瞭解當地的聲音，如果只是要講香港的事情，這是不切實際的」。

Enoch 則更是借助他十年來關注英國政治所累積的經驗，知道議員在關心香港的同時，也可能有不同的需求，「我們要知道不同議員的政治取向、政治信仰，這反而跟黨派沒有直接關係」。

他以政府開放港人以 BNO 簽證移英為例，這件事獲得英國政壇普遍支持，「連平常反移民的政治人物也支持」，但港人移民是否適用當地人較便宜的學費、學生貸款制度又是另一層面的議題，「在伯明翰，已經有很多香港人會被認為『搶』了本地人學位，我們不能被當作好像來搶福利的」，Enoch 說。

「香港人在英國不是主流，我們也是『少數民族』」，Enoch 認為，如今海外港人散居各國，「不單只要關心自己社群的事情，而要把在香港關心社會的心放到現在住的國家，這是理所當然的，也是香港人擴大影響力的方式」。■



民主黨區選零入閘——

記前區議員鏖戰政壇三十載唏噓背後的視角

文 / 筆答

「即使我年輕 20 年，你讓我參與這場選舉，我相信我都好大困難」，1985 年第二次區議會選舉勝選後從政的單仲偕緩緩地說。曾任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主席，他現淡出政壇遠赴美國生活，但亦感慨區議會功能盡失，現況經已超出他的最壞想像，「我都想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要去參選」。

香港 12 月初舉行區議會選舉，落筆之際，結果猶未可知，但幾可肯定的是，區議會在四年間經已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9 年反修例運動浪潮，非建制派乘破紀錄投票率，在區議會選舉合計取得 389 個席位，歷史性控制 17 區區議會，輕取僅得 59 席的建制派，民主黨則憑 91 席成為最大政黨。國安法通過後，政府於 2021 年修例強制區議員宣誓，並放風稱區議員若過往有特定行為，如借出辦事處作初選，將被剝奪區議員資格並追討全數薪金。逾 200 名區議員因而離職，民主黨現時僅餘 7 位區議員，而至於曾經的第二大黨公民黨，已於截稿前半年宣告解散。

中央官員常將「愛國者治港」掛在嘴邊，及至 2023 年 7 月，立法會全票通過政府「完善」區議會的方案，直選席位大降八成，重設委任議席之餘，新增同樣由政府委任的三個地區委員會（俗稱「三會」）成員互相選出的議席。候選人須同時從「三會」各取得三個提名，方可報名，交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核。

選舉有否「完善」自有公論，若以「清一色」為標準，則可謂非常成功。風聲鶴唳之下，民主黨派出 6 人參選，均未獲足夠「三會」提名，是該黨以至民主陣營首次缺席區議會選舉。選舉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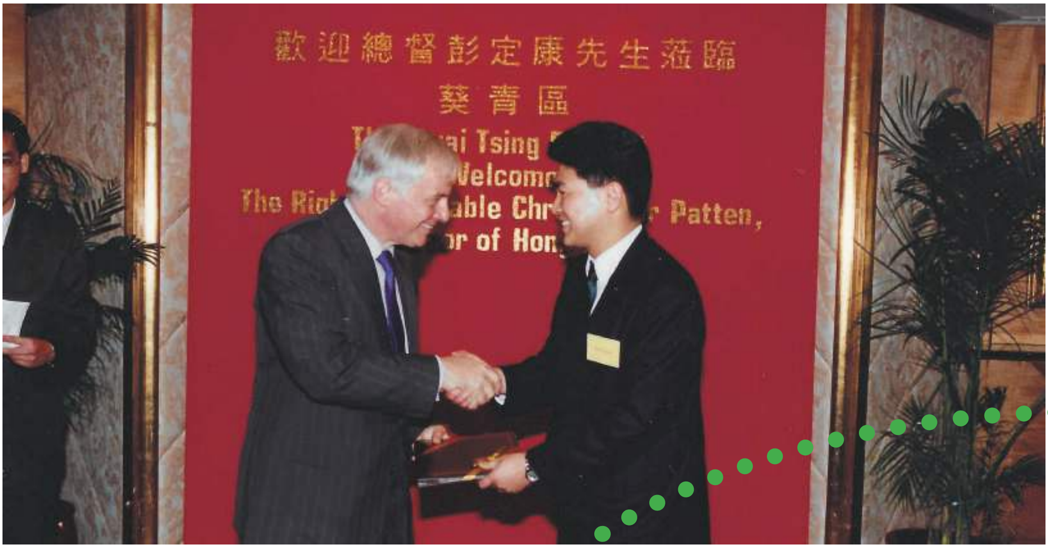


單仲偕於 1994 至 1999 年擔任葵青區議會主席。其時，區議會的英文稱謂仍是「District Board」，直至主權移交後，政府認為彰顯區議會在地方行政所擔當的角色，遂在向立法會提交的《區議會條例草案》改稱為「District Council」，並於 1999 年 3 月獲立法會通過。｜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所折射的，卻不止香港政治格局的風雲變幻，在應否參選的猶疑裡，整個過程也捕捉了民主陣營的內部張力，以及對未來不確定的摸索。

現年 63 歲的單仲偕頭髮斑白，打滾政壇三十多載，曾透過香港島選區和資訊科技界晉身立法會，並擔任民主黨副主席和司庫。他亦是前葵青區議會議員，於 1985 年當選並四度連任至 2003 年卸任，期間曾任五年區議會主席，此後便淡出區議會事務。直至 2019 年年底，本居於葵青華景山莊的他，為避免所屬華麗選區出現建制派自動當選，故再度披甲上陣，成功當選並擔任新一屆葵青區議會主席，時隔 26 年再度出任主席一職。他提高語調，頗自豪道：「香港很多政治人物，有直選便沒有功能組別，有功能組別便沒有立法會，有立法會便沒有區議會，而我各類的選舉都曾參與。」

單仲偕與政治結緣，全因在香港大學求學時參加一個中國交流團，結識當時擔任副團長的民主黨前元老李永達，以至投身學生會。那年聖誕，交流團籍籍無名的 30 多名大學生，另一位副團長是前特首林鄭月娥，團員有《香港 01》創辦人于品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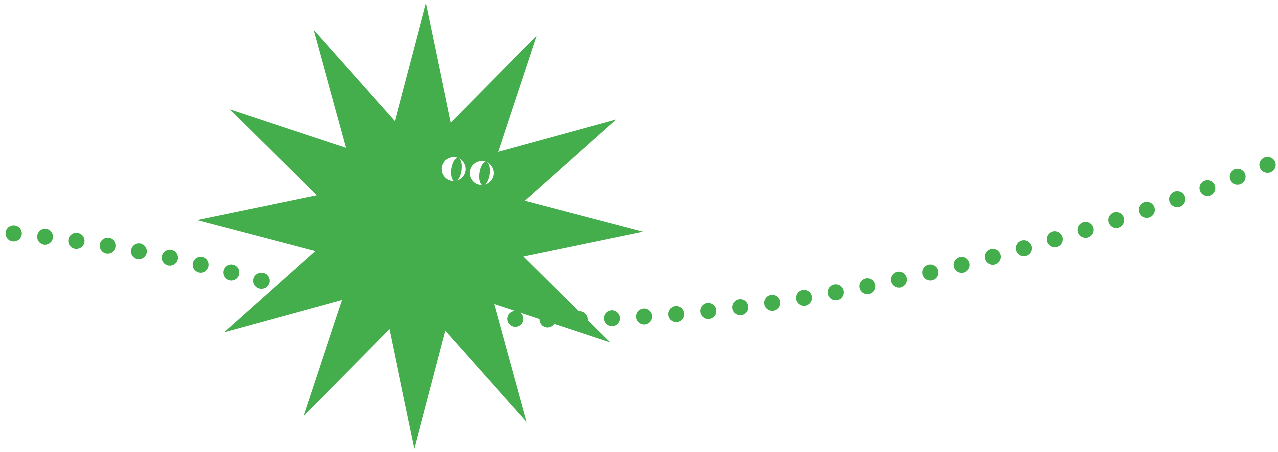
1997 年 3 月，時任港督彭定康到訪葵青區，由當時任區議會主席的單仲偕致歡迎辭｜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區議會的前世今生 「香港民主開放第一步」

單仲偕成長於葵涌邨徙置區，大學主修植物系，副修計算機學系，1982 年畢業後進入匯豐銀行電腦部負責處理電子數據，直至 2011 年方離職。大半生驟看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參與公共事務是如何逐步成為他的「志業（passion）」呢？他說，港大的迎新活動是個「很大的刺激和啓發」。

時為 1979 年，香港學運分為國粹派、社運派和自由派，「四人幫」倒台後，主張重新認識中國之風甚盛。他是大一新生，自言當時也因六七暴動後香港的恐共氛圍，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態瞭解中國，故參與交流團乘火車赴北京，到訪《人民日報》報社，以至與作家冰心和中國學生領袖見面，亦與李永達結為好友。此時他對時政的興趣漸趨濃厚，翌年參與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鑽研剛成立、全部由政府委任的各個地區諮詢委員會（諮委會）運作，即區議會前身，又訪問過諮委會主席，曾出版兩本書探討它們的組成和沿革。當第二次區議會選舉定於 1985 年舉行，他獲李永達邀請參選，並在大學同窗們義務協助下，成功以 3,800 多票當選葵青區議員。白駒過隙，一做便是 18 年，卻也為這個政壇初哥，打下殷實的經驗和從政根基：「我邊做邊學，不是一個理論型的從政者。區議員做事非常實在，是由很基層的工作做起，親自拍門，親自上樓，我們又每周一次會見市民，要逐個個案審視，處理居民以至地區上非常細緻的問題，例如分戶、巴士路線、環境衞生等。有些時候，阿嬸、阿婆來到辦事處，一說便是 30 多年前講起……」

回望港英時期至 2019 年前，單仲偕認為區議會雖然是諮詢架構，並無管治能力，但有助政府接近市民，瞭解地區政策落實後的民意，減低和調節矛盾，是很好的「反饋機制（feedback system）」，即便主權移交後，在地區發展和香港政制的角色仍日益重要。他舉例，政府曾提出在葵青石蔭邨內加建「插針樓」作公屋，引起居民強烈反對，他遂建議政府改建屋邨外圍、離居民較遠的石蔭社區會堂，並在會堂上加建樓宇，最後其折衷方案獲居民和當局接納，爭議平息，亦是如今邨內禮石樓的由來。這個機制的成效，取決於政府行政時有多重視區議員，以至考慮他



們所反映的居民意見。前港督彭定康上任後，他憶述，政府規定所有重大工程計畫須獲區議會首肯方可實施，為區議會大幅充權（empowerment）。主權移交後，區議會正、副主席與民政署署長有恆常會面，由於區議會多由建制派控制，「所以政府都尊重區議會」。他擔任立法會議員時，亦留意到所有工程撥款文件裡，都必然會註明區議會是否同意，若區議會反對撥款，「雖不等於不可繼續到財務委員會討論撥款，但阻力必然會較大」。

追溯區議會成立伊始，其影響力與日俱增，與之民主成分大致提升不無關係，但更為重要的是，他說，它歷史性標誌著香港邁向民主。港英政府 1977 年設諮委會，1981 年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闡述未來地區議政概念，建議「各地區居民應透過代表，進一步參與地區施政」，並改稱諮委會為區議會。1982 年的首次區議會選舉因此引入民選議員，佔議會約三分之一議席，其餘席位則由委任議員和官守議員出任。其後 1985 年的第二次選舉，即單仲偕首次參選時，政府取消所有官守議席，官員不再擔任區議員，民選議員與委任議員的整體比例約為二比一，並再於 1994 年取消所有委任議席。港府在主權移交後雖曾重設委任制，但亦於 2015 年取消，改為直選，惟保留 27 席「當然議席（全由鄉委會主任出任）」。

「當時的討論似乎是，以往英國人撤離殖民地時，便會在當地搞民主化。區議會選舉在英國人的佈局裡，更像對撤離香港後民主化的準備。」他解釋，立法局直至 1985 年方有首次功能組別的間接選舉，並在六年後始首次有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而區議會誕生前已設立的市政局選舉一向參與低迷，所以區議會可謂是「香港民主開放第一步」。

只不過兜兜轉轉，三十多年過去，隨著政府改制大減直選議席，他慨嘆曾見證香港的政治環境逐漸開放，而現在民選議員比例倒退，和新設的提名制，都讓他感到非常心痛。

「從政了 30 多年竟然又回到原點。不，比原點更差。」

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

民主黨參選決定惹抨擊　單：參選現已毫無意義

來屆改制後的區議會選舉提名期早已於 10 月底結束。當民主黨正式宣布出選的 6 人皆不獲足夠提名，未能入閘，網民可謂一面倒幸災樂禍。有留言指「靈堂上你想寫住自作多情定自取其辱」，斥民主黨想食兩家茶禮，結果「屎都無得你食啊」，批評其本不應參選。口誅筆伐的固然不只其支持者，親中人士大肆批評民主黨根本不是愛國者，有建制傳媒則引述「坊間」消息，舉出民主黨參選的條件，包括與「反中亂港分子」切割和為反修例運動道歉。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總裁鍾劍華早前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民主黨早應在親中陣營開出這些條件時杯葛選舉，參選恐怕是「自甘墮落、失去一切」。

參選與否在反修例運動沉寂後，亦漸漸成為民主陣營齟齬的議題。單仲偕 2020 年曾以個人身分接受香港傳媒專訪，評論改制後的 2021 年立法會選舉，指「不論選舉如何骯髒，政治空間如何被收窄，民主派都應該嘗試在僅有的空間下，盡量擴大自己的空間」，對參選持開放態度。而他在本次訪問中亦多次強調，初參與區選時仍有委任議員，「有委任制的時代，都仍有參選的需要」。如此，記者問，他的這個立場，放諸舉行今時今日的區選，有變嗎？

他稍稍停頓，解釋兩年前中央政府仍非常希望民主派參與選舉，並透過中間人傳話，稱若民主黨或任何政治組織禁止黨員參選立法會，則可能違反國安法。他為避免遭「扣帽子」，言論被解讀為妨礙黨員參選，說話亦非常小心。今次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無人獲「三會」提名，反印證其時中央政府「仍未把心一橫」，直到近兩年港澳政策逐漸收緊。然而，他強調，更為重要的是參選的意義，又反問道，「為何要有選舉先？」

他說，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當權者透過選舉取得民意授權，讓民意影響政府施政，提到當政府忽視區議會強烈的諮詢角色，即使勝選亦毫無作用時，參選根本欠缺意義。2020 年初再履新葵青區議員的他，於 2021 年中在「10.1」遊行案被判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囚 14 個月，緩刑 2 年，他亦因此喪失區議員資格。回顧反修例運動後任職當區區議會主席的 17 個月，他形容政府全面不配合並貶低區議會，常以疫情為由禁止舉行會議，又阻撓撥款甚至有關防疫的討論，拒絕為區議會和區議員組織的活動提供場地。相較以往，處長、局長列席的畫面亦不復見，他認為區議會自當時起已陷入癱瘓狀態。對於政府頻繁指控區議會討論越權，民政專員動輒離席，他指

葵青區議會基本功能仍然是處理地區民生事務，雖則確有政治議題，但與歷屆並無二致：「區議會以往經常討論政治，不論是政治選舉，政改也罷，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動提出，部分區議會更曾支持修訂逃犯條例。分別只在於現在改由區議員提出討論，政府卻對這些討論已至區議會可免則免。」

而民主派無人在改制後的選舉入閘，參選人全部「清一色」，他續說，這亦進一步凸顯區議會喪失由下而上表達民意和異見的空間，功能轉趨「理順」居民對施政的不滿，「叫居民不要鬧事，乖乖哋別節外生枝」，協助政府管治和施政，性質更類近中國的街道辦。他相信過往的社區服務和地區工作，已不再是區議員的主要角色，亦不受政府重視，即使民主黨人當選也難有作為。但雖則區議會處理的事務較瑣碎，卻都直接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他補充，最終無奈受苦的便會是升斗市民。「清一色」下政黨間的競爭減少，亦意味市民尋求協助的渠道有限，政黨處理個案意欲下降，他預期對社區的負面影響會逐漸浮現：「以往我是區議員時，經常看到有些市民向民建聯投訴後不獲理睬，便會轉而找民主黨；（相反，假若是）民主黨懶理，便會找民建聯，甚至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市民有很多選擇嘛！」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早前指，出選原希望讓支持者透過投票，表態是否支持民主黨留在體制內工作，但可惜沒有這個機會，「未能參選可以預計」。問及是否支持民主黨參選，單仲偕強調身處海外，很難瞭解仍在香港從政的人有何想法，不願評論他人決定，但個人而言，他看不到有合理理由參選。至於民主黨被支持者抨擊，出選是正當化了這場選舉，他則為民主黨辯護，笑言事情有兩面看法，這些論調一向存在，而現今香港連民調也容不下，已無從估算支持者的立場，「香港連支持的空間也已喪失」。2007 年特首選舉時，他憶述，部分民主派開始參與選舉委員會，亦遭質疑是為不民主的選舉塗脂抹粉；但十年後，為求在林鄭月娥對陣曾俊華的選戰發揮更大影響力，民主派在各界別都積極爭取議席，終演化為由逾 300 名民主派選委組成的「民主 300+」選舉聯盟。

「那麼是那 300 多名選委不公義，還是以往說他們不公義的人不公義？」他詰問。

香港前路茫茫　政黨何去何從　 記掛黨友：「發夢夢見何俊仁最多」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當時針和分針重疊踏正午夜 12 時，煙花狂歡倒數聲裡，香港告別 2023 年，新一屆區議員走馬上任，民主黨亦將首次不再於立法會和區議會有任何議席。隨著公民黨、新民主同盟等多個民主派政治組織解散，主席羅健熙亦稱對解散無包袱，彷彿民主黨的去向也同樣在倒數。

見證民主黨創黨以來的起伏跌宕，從民主派最大政黨到議席歸零，單仲偕認為，政治空間的收縮經已超出他對倒退的想像。他慨嘆在自己的從政生涯裡，政制倒退普遍是政府增加委任議員，以至俗稱「DQ」般在立法會審核議員的個人政治背景，「三會」提名制完全是他意料之外。放眼其他政黨，即便是温和建制派實政圓桌，參選五人裡也僅得一人取得足夠提名。如此一來，他推斷，北京對港的「清一色」政策非常明顯，隨著臺海和國際局勢轉趨緊張，至少在此屆「習班子」及港澳辦 [1] 主任夏寶龍治下，香港難言有政治活動空間。

那民主黨又該何去何從？他說，政黨要參與選舉和制度，才談得上是政黨，因此解散現在亦無可厚非是民主黨的選項之一。他續指，民主黨其餘出路，便是考慮轉型為政治評論組織或智庫，但「民主黨研究部並不是個很強的研究組織」，這樣又是否為黨員樂見，便要留待他們商榷。

「香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社會逐漸開放，政策倡議和壓力團體冒起，後來才逐漸有人參選。如今政治參與被禁，是否仍可以退一步專注政策研究，還是連評論都有後果，要接受香港完全沒有任何聲音？我們已離港的人對此無可置喙，應由仍在香港的人和市民抉擇。」

另一方面，更實際的考量是財政拮据。民主黨自去年 7 月起，六次籌備籌款晚宴，都因種種理由被取消，原定場地皆於舉辦前夕以附近有疫情感染群組、消防年度檢查、緊急維修等拒辦晚宴。《明報》引述「消息人士」指，有行政會議成員介入，施壓阻止食肆向民主黨提供場地。單仲偕於 2021 年 9 月起已辭任民主黨司庫等黨內職務，不再管理黨內財政，但他說一般而言，香港民主派組織最大部分的收入來自籌款，若沒有市民支持，生存空間有限，只能變賣舊有資產和消耗存款，若不足以繼續運作便只能結束。他續指，部分組織會要求有擔任公職的黨員上繳一成的酬金，同樣地，選舉時組織亦會提供資助。翻查過往報道和資料，民主黨黨產只餘下位於太子的總部，職員僅餘單位數，單單支援黨員的法律費用一年已達 1,100 萬元，在 2022 年時估計，財政狀況只夠續命一年。隨着議席來年歸零，收入又再減少，民主黨將必然要面對開源求存的難關。

政黨去向未知，共事多年的黨友部分早已身陷囹圄，再見之期難料。2021 年 8 月底，單仲偕移居美國南加州與家人同住，離港前他亦盡可能探望在囚的黨友和朋友。現時退休後賦閒在家，他鍾愛閱讀，閑暇時亦會做家務，目前沒有受薪工作。雖相隔千里，他仍念掛着他們——那些在龐大政治爭議和政黨的集體下，每個都有血有肉的個體。

說到此處，他眉頭輕皺，語氣明顯放得輕緩，多了些停頓，也多了些沉澱。他說，估計其他人還

1. 中國國務院 2023 年 3 月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為黨中央辦事機構，不再保留單設國務院港澳辦。

有服刑完畢的日子，但前黨主席何俊仁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就比較困難：「我發夢夢見最多就是何俊仁，黎智英也有。何俊仁獲保釋時，我有和他通電，但他保釋其後被撤銷又要還押。他七十多歲又有病，風險比較大，（未能見面）是我最大的遺憾。」

2021 年 9 月，何俊仁連同支聯會等被告，被控一項《國安法》下的「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遭還押候審。何俊仁早年曾接受肺癌手術，還押期間驗身發現肺部有陰影，肝部亦不適，去年 8 月獲准保釋，以便安排全身檢查。他今年 3 月被指違反保釋條件，遭撤銷保釋即時還押。

「至於『肥佬（黎智英）』，我都不懂得怎形容，他要獲釋比何俊仁還困難，是好困難，好困難」。語畢，他頓了一頓，帶點欲言又止道，「我都不知何時可再與他重逢」。

做個「被動的積極者」

身處海外，耳順之年已至，單仲偕說他暫時沒有計劃返港。與以往是「政黨核心」要組織活動不同，他自言現在是個「被動的積極者」，由年輕人自發籌辦活動，其角色更似積極的參與者。而受美國幅員遼闊所限，他有聯繫的港人組織多在南加州，這些組織亦不時邀請他到論壇和示威集會發言，他亦會盡量幫忙。

比照自己香港從政的經驗，他認為在兩地推進政治工作難處迥異：海外固然較為自由，但活動效果始終成問號，總是流於「隔靴搔癢」，更大程度是讓港人「緬懷過去，尋求心靈上的互相慰藉」；若選擇留在香港，效果定然較好，但「即使不談示威，連思考和討論都可能違反國安法」，要面對的風險和困難亦比海外大數十倍。但他亦強調，海外港人社群仍應盡力在有限空間裡參與，對香港也有望是種助力。

這種差別亦體現在政治文化，成為海外港人組織未來推動政治工作要適應的困難。以選舉為例，他說，由於香港人口稠密，參選人可以舉辦街站，親身接觸選民，選舉工程較容易進行。反之，美國選舉主要依賴電子媒介，候選人極少在街頭活動，政治組織的籌款也與香港大相逕庭。他估計，較之美國大得「動輒就要搭飛機」，港人散落各處，以至加拿大和澳洲等熱門移居地，離散港人於英國明顯有聚居的城市，如雷丁（Reading）、曼徹斯特（Manchester）和伯明翰（Birmingham）等，能集中發揮影響力，「雖則未必太大，但我認為不應放棄」，有助延續與香港相關的議題。

「我六十多歲了，很多事放不下，這個年紀是否放低也不再重要。」老驥伏櫪，雖則他常說自己經已退休，但對從政的「志業（passion）」和對民主的堅持，仍隱約透於那中氣十足的聲線。他鼓勵港人做好長期在海外生活的準備，為下一代安定下來，尋找適應當地生活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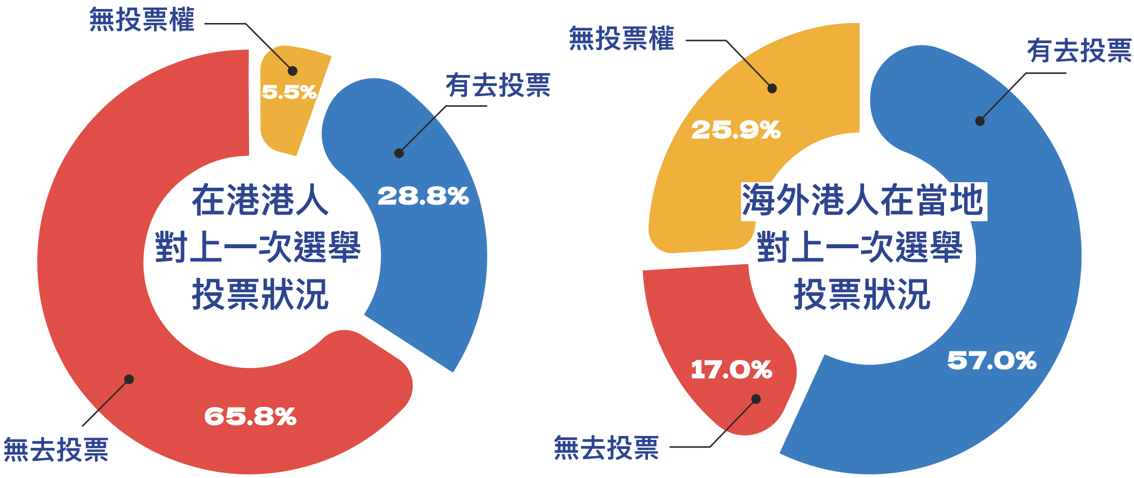
「我這些放不下的，會繼續懷念香港，有機會發聲便發聲。」■

在港、海外港人如何運用手上一票？

文 / M.Y.



編按：
基於資源所限，《如水》調查並不能視為嚴謹學術調查，敬請見諒。



在今期《如水》12 月刊出版之際，香港舉行「完善」了的區議會選舉，而在海外如英國、美國、臺灣等多流散港人居住的國家，都將在來年迎來大選，那麼在香港、海外的香港人，對「選舉投票」這件事有幾踴躍？

為回答此問題，《如水》在今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7 日期間，於《如水》網站、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現改名為 X）及 Telegram 發文，請公眾告訴我們其選舉取向。為確保調查能跳出《如水》追蹤者的層面，我們曾多次嘗試於社交媒體買廣告，並一度成功，令帖文能更廣泛發放給大眾，惟最終被 Facebook 拒絕；而我們收到 507 個回應，其中 506 人回答自己是香港人，223 人居於香港，283 人居於海外。《如水》感謝所有網民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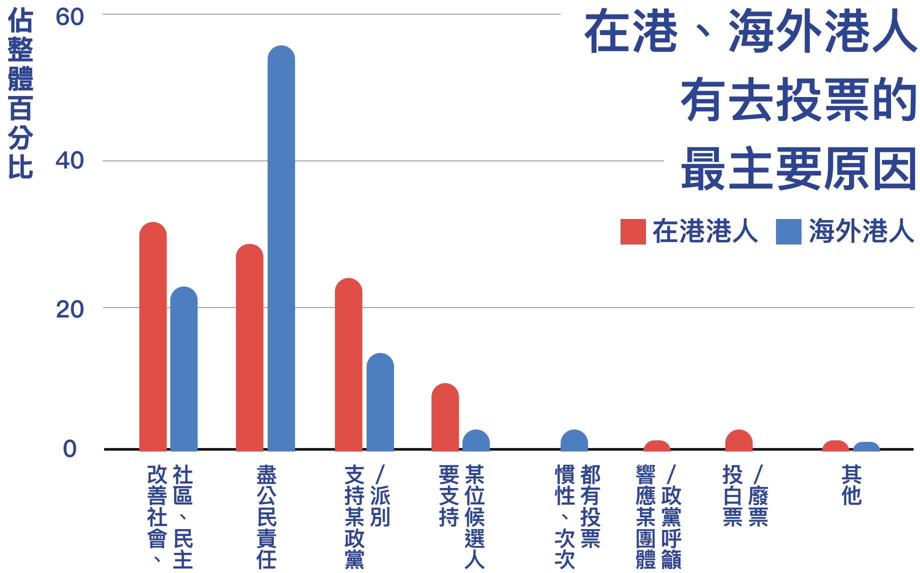
我們在調查問卷中詢問港人在現居地，不論是在香港還是海外有無投票權，以及有無在對上一次選舉中投票。結果我們發現，撇除一些在問卷中自相矛盾的無效數據（如在兩條問題中分別回答自己「有」及「無」投票權，或者無投票權但有去投票）後， 以香港為例，對上一次選舉為 2021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高達 65% 的受訪者表示無去投票，僅得不到 29% 人有去投票，另有約 5% 人表示無投票權。

在海外的政治選舉方面[1]，則有逾 57% 海外港人受訪者表示有去投票，約 17% 表示無去投票；無投票權者則佔約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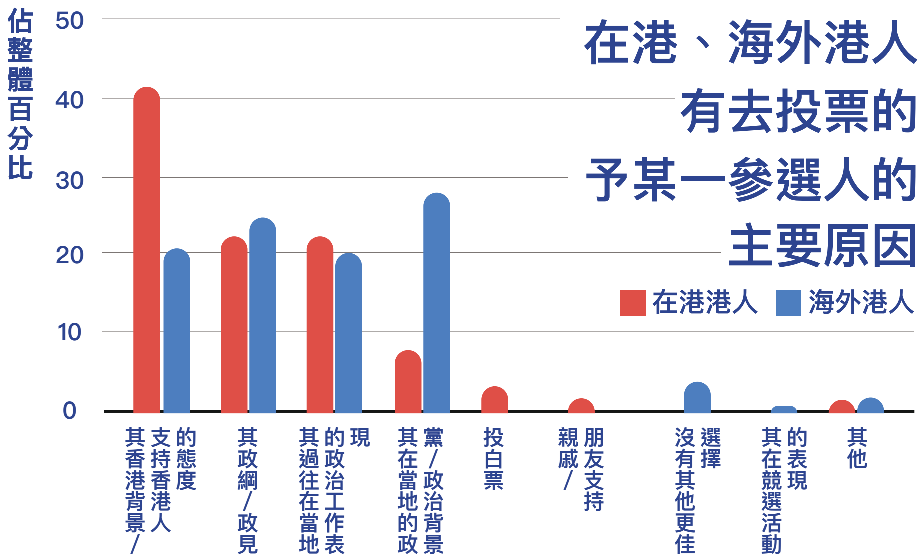
值得留意的是，由於各地的法規與政策，加上受訪者居留當地的條件有所不同，並非所有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都有投票權。根據我們所得數據發現，尤其在日本及新加坡，居當地的港人受訪者（普遍居當地 5 年或以下）皆表示無投票權；至於在英、美、加、澳四個國家居住的港人受訪者，則有一半人表示居當地 5 年或以下，但有投票權。

1. 近年在海外舉行的政治選舉包括但不限於英國 2023 地方選舉、多倫多 2023 市長選舉、臺灣 2022 地方選舉、美國 2022 中期選舉、澳洲 2022 聯邦大選、加拿大 2021 聯邦大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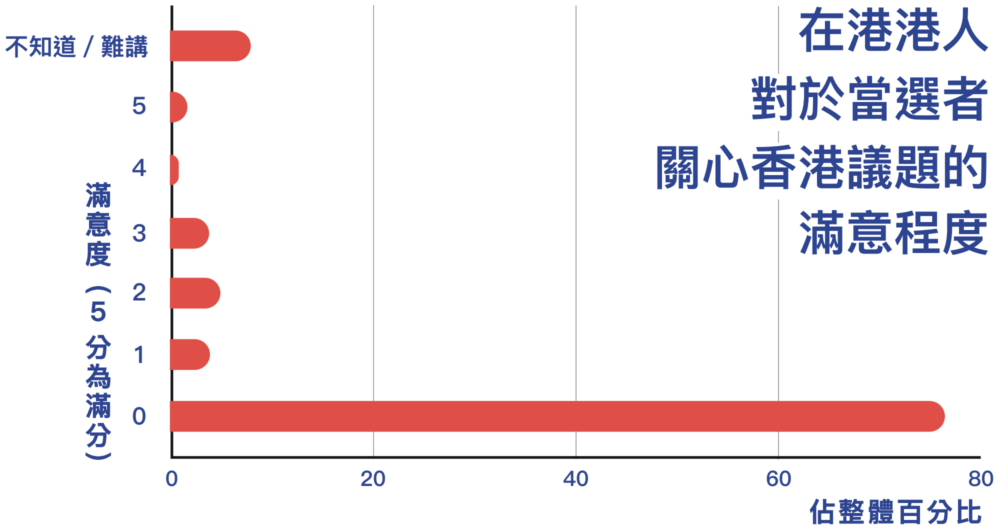
對於有去投票的受訪者，到底他們去投票的最主要原因為何？儘管在香港，只有不到三成受訪這表示有投票，不過，根據我們分析，有 32% 在港受訪者表示是希望藉選舉「改善社會、社區、民生」，其次是表示「盡公民責任」及「要支持某政黨 / 派別」，分別佔約 28% 及 24%。在海外的港人取態則有所不同，逾 56% 受訪者表示要「盡公民責任」，「改善社會、社區、民生」及「要支持某政黨 / 派別」分別佔近 23% 及 14%。另外，在香港方面，有約 3% 受訪者在「其他」一欄寫上是為了去「投白票 / 廢票」，故特別分開標示。



承上，就有投票者用選票去支持某一參選人的主要原因，在香港的受訪者有逾 41% 表示因為「其香港背景 / 支持香港人的態度」為最多，而揀選此項的海外港人受訪者僅佔 20%，在所有選項中排第三。相反，在海外有投票的受訪者，最為關注參選人「其在當地的政黨 / 政治背景」，佔 28%；而在港的受訪者揀選此項則只有不到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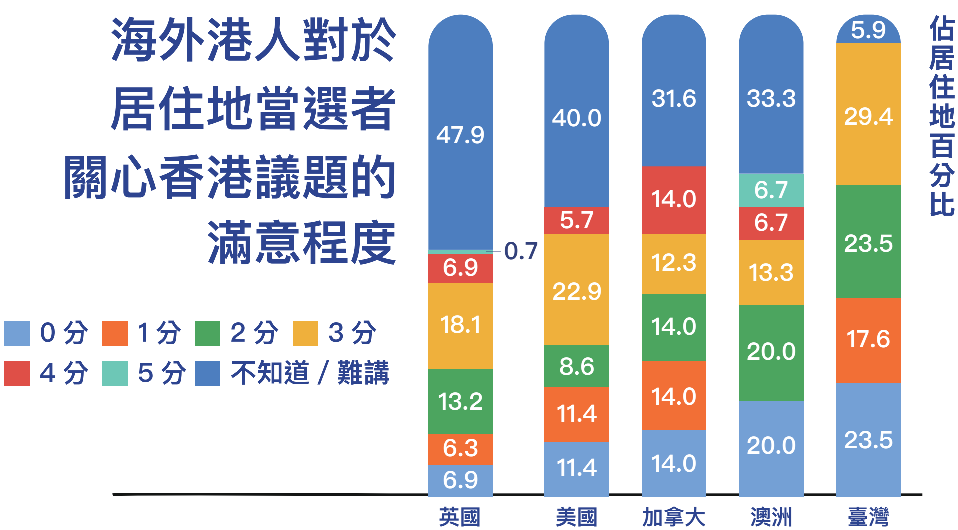


至於整體而言，在港港人對於在選舉中當選者（註：受訪者不一定有投票給他）關心香港議題的滿意程度，其中給予 0 分者高達 76%，而給予滿分 5 分者則佔約 1.8%；另有 8% 人表示「不知道／難講」。



在海外方面，我們也問了受訪者相同的問題，並特意揀選樣本數較多的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及臺灣）作比較，結果發現居住在臺灣的受訪港人給予 0 分的比例最高，佔約 23%，而在英港人受訪者給予 0 分的比率最低，不到一成；在澳洲則有 6% 港人受訪者給予當選者 5 分。

而在上述國家中，除臺灣外，有三至五成受訪者對當選者是否關心香港議題表示「不知道／難講」，又以在英國者近 48% 為最高，其次為居美國者，佔 40%。我們分析數據後發現，回答「不知道／難講」的在英港人受訪者中，近 35% 無去投票、13% 無投票權；約 32% 居英未滿一年，其餘 68% 者在英居住了 1 至 5 年。然而，在美國，有近 36% 港人受訪者表示已居當地逾 20 年，且皆擁有投票權，而當中八成有在對上一次選舉中投票；另有一半人居美國 1 至 5 年，均表示無投票權。■



8 月

06/08 國際

中國留學生倫敦東區紅磚巷塗鴉牆寫 24 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爭議，民眾以反習標語、「No Freedom in China」等「二創」回應。

07/08 香港

香港中大校董會改組草案惹議，涉大學自主與校長人選。立法會 11 月初三讀通過，校內、外校董比例從 1:1 改為 1:2。

07/08 香港

高院拒批《願榮光》禁制令，律政司上訴並獲批。8 月底郭卓堅突取消入稟覆核《願榮光》禁令案，稱因「政治唔舒服」。

09/08 國際

曾揭涉中貪污案，厄瓜多爾總統候選人 Fernando Villavicencio 遭暗殺身亡。國家進入 60 天緊急狀態，隨後 7 名疑犯在獄中被殺。



Fernando Villavicencio

｜圖片來源：Fernando Villavicencio Facebook

15/08 香港

香港今年年中人口 750 萬，3 年首增長，主因 17 萬移入，包括 3 萬單程證。

20/08 香港

香港有調查指，近三成小學生現抑鬱症狀，快樂程度平均分 6.59（滿分為 10）。

22/08 香港／國際

日本敲定首輪福島核污水 8 月 24 日排海，於 9 月 11 日結束。中方提嚴正交涉。香港禁東京、福島等十都縣水產品進口。第二輪於 10 月 5 日排放。

22/08 香港

「12 港人」案中最後一名在中國刑滿出獄的鄧棨然移交香港警方，翌日上庭應訊。

22/08 香港

呂世瑜案，受國安法最低刑期 5 年限制，未能因認罪而扣減三分之一刑期。呂世瑜就刑期上訴至終審法院，被法官一致駁回。

採訪・報道 / 化零為整

香港・世界大事回顧

文 / 編輯部

8 / 2023 – 10 / 2023

10/08 香港／國際

拜登簽行政命令禁止美國資金投入中國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某些人工智能系統等敏感技術，限制對象亦包括香港及澳門。

10/08 香港

創刊 18 年的 U Magazine 停印刷版。同集團旗下《晴報》此後亦宣布 9 月 15 日出版最後一期報章，將轉型為網上媒體。香港只剩下兩份主要免費中文報章。

10/08 香港

國安處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煽動暴動拘捕 10 人，包括「612 人道支援基金」及「國難忠醫」成員，後獲准保釋。



拜登｜圖片來源：President Joe Biden Facebook

23/08 國際

俄「瓦格納集團」領袖普里戈津墜機身亡，同機另外 9 人全數罹難。克里姆林宮否認下令暗殺。



普里戈津｜圖片來源：УлПравда ТВ @ 維基百科

28/08 國際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宣布參加臺灣總統大選。惟郭取得足夠連署數、獲獨立參選人資格後，最終在登記最後一日宣布退選。

28/08 香港

成立逾十年推廣粵語團體「港語學」宣布解散，主席陳樂行稱國安曾上門問話家人，暫不回港或再籌組織推廣粵語。

31/08 香港

「8.31」四週年，警阻太子站獻花鞠躬。



郭台銘｜圖片來源：郭台銘 Facebook

《如水》自第七期起設有此欄目，旨在記錄上一季環球發生不同事件時，香港又在經歷甚麼事；今期我們挑選了 51 則香港、國際重大新聞作回顧。

9 月

05/09 香港

岑子杰爭取香港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終審法院裁定他部分勝訴，認為政府並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的承認框架，裁決兩年後生效，政府須確立同性伴侶的核心權利。

06/09 香港

兩男子收取自英國郵寄香港的 18 本《羊村》繪本，律政司國安法後首引「輸入煽動刊物罪」控告。其中一人認罪，被判監 4 個月。

07/09 香港／國際

香港反送中後有 299 名港人赴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當中 44 人未成年。當局僅批出 28 宗難民或人道主義保護身分，有 43 人申請被拒。



圖片來源：岑子杰 Jimmy Sham Facebook

17/09 國際

德外長貝爾伯克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提到烏克蘭戰爭時，稱習近平稱為「獨裁者」。中國外交部召德國駐華大使抗議。

18/09 國際

彭帥事件未滿兩年，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取消對中國的抵制，重返中國舉辦賽事。

18/09 香港

2019 年理大圍城，再有 6 名被捕人暴動罪成，分別判監 47 個月至 63 個月。據警方指，理大案共有 213 人被控暴動，165 人罪成，刑期最長為 64 個月。

18/09 國際

控印度涉暗殺錫克教領袖，加拿大驅逐外交官，印度停發加國公民簽證。五眼聯盟情報助證印涉暗殺，美捲加印爭端。

19/09 香港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要求各駐港總領事館，提供所有本地僱員的資料，包括職位、住址、身分證，並限一個月內提交。


2019 年理大圍城，圖片非當事人｜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 @flickr


彭帥｜圖片來源：si.robi @flickr

10/09 國際

G20 閉幕，聲明無譴責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俄稱為「外交勝利」。烏克蘭指有關聲明不值得驕傲。

12/09 國際

美國眾議院議長宣布將對拜登發起彈劾調查。拜登兒子亨特被起訴三項與槍支有關的刑事控罪，是美國首次有在任總統的子女被起訴。

12/09 香港

悼念「7.1 刺警案」的 23 歲中國法律博士生曾雨璇，再被指涉及參與「國殤之柱」直播的活動，認「企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罪囚半年。曾出獄後遭送中，再無音訊。

15/09 香港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客戶稱提幣失敗，商業罪案調查科調查。JPEX 一周內向澳洲監管部門申請撤銷註冊。至截稿前，林作等 66 人被捕，涉款金額達 16 億港元。

15/09 國際

G77 + 中國在古巴召開峰會，聚焦「全球南方」國家發展面臨主要挑戰。輪任主席國古巴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

15/09 國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烏克蘭兩個世界文化遺產列入「瀕危」名單，稱它們受俄羅斯進攻釀成的破壞威脅。



被列入「瀕危」名單的基輔聖索菲亞大教堂，攝於 2017 年｜圖片來源：Rbrechko @ 維基百科

21/09 國際

波蘭和烏克蘭就有關糧食禁令的爭議升級，波蘭宣布將停止向烏克蘭供應武器。澤連斯基現身聯合國大會，籲國際團結。

25/09 香港

被指採訪時拒向警出示身分證及與警爭執，記協主席陳朗昇阻差辦公罪成判囚 5 天，准保釋候上訴。國際新聞組織譴責。



黎智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澤連斯基｜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陳朗昇｜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6/09 香港

黎智英還押千日，美再促立即無條件釋放政治犯。外交部駐港公署促勿為「反中亂港」者撐腰。

28/09 香港

2020 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721 誰主真相》投訴不成立，通訊局指節目符合持平、準確及公正守則。

30/09 香港

周守仁獲擢升樞機，為香港教區第四位樞機，方濟各特意囑咐他做好「中國使命」。



周守仁｜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視聽中心 Facebook

10月

02/10 國際

mRNA 疫苗兩創始人獲諾貝爾醫學獎。美國經濟學家 Claudia Goldin 為首位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

03/10 香港

2019 年「8.31」4 人暴動案罪脫須重審，「陣地社工」陳虹秀就決定上訴終院被拒。

03/10 國際

美國眾議院通過罷免議長麥卡錫，為史上首次。三周後共和黨眾議員 Mike Johnson 當選。

04/10 國際

曾代理「12 港人案」、著名維權律師盧思位，今年 7 月從中國經老撾、泰國赴美國與家人團聚時，遭老撾警方拘押，已證實「被送中」。10 月底獲「取保候審」。



澳洲公投拉票活動｜圖片來源：Anthony Albanese Facebook)



盧思位｜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14/10 國際

澳洲「原住民之聲」公投修憲被否決，60 %投票者拒絕承認原住民地位、設立原住民事務諮詢機構。澳洲約有 2,600 萬人，原住民只佔 3.8%，被視為當地最弱勢族群。

17/10 香港

首宗元朗「7.21」非白衣人暴動案開審，林卓廷等 7 人不認罪。林的助手莊榮輝受訪時表示，林在被起訴前 10 日收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就此案的致謝信，直斥檢控荒謬。

24/10 國際

李尚福被免去國防部長、國務委員、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

24/10 香港

香港「二胡伯伯」李解新被指街頭奏《願榮光》，判囚 30 日。

24/10 香港

涉公開校方高層「威嚇」錄音，被浸大 DQ 的學生會內閣「滄冥」，其 4 名成員被懲處，須向「特定受影響者」道歉，其中一人被停學一年。



林卓廷「7.21」在元朗站遇襲｜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二胡伯伯」李解新｜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07/10 國際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突襲以色列，發射 5,000 枚火箭，並擄逾 200 人入加沙，引發以哈衝突。戰爭至截稿前仍未結束，造成過萬人死亡；雙方曾一度停火交換人質。

09/10 香港

港大校委會成立專責小組，調查針對校長張翔的匿名電郵指控，稱他無經過招標更換校長座駕、遴選副校長及醫學院院長程序、處理捐款手法等有不當。

13/10 香港

疑訛稱因移居中國而永久離開香港申請提早領取強積金，廉署拘捕 20 人涉使用虛假文件及法定聲明。


以色列用鐵穹防禦系統攔截哈瑪斯的火箭｜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張翔｜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26/10 國際

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在上海休息期間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逝世，終年 68 歲。

26/10 香港

《施政報告》派 2 萬元鼓勵生育，新生家庭可縮減公屋輪候時間。香港民研調查指四成受訪者對《施政報告》不滿。

28/10 香港

研究六四的著名學者、華裔加拿大籍的何曉清（Rowena He），2019 年起在中大歷史系任副教授，但被港府拒絕續批工作簽證，即時遭中大解僱。

30/10 香港

區議會選舉提名期結束，直選及間選共接獲 400 份提名表格。民主派未能取得足夠「三會」提名缺席。



李克強｜圖片來源：中國政府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8 - 10 月 外媒觀點整理

文 / 編輯部

黎智英被囚第 1,000 天「可恥的紀念日」

2023 年 9 月 26 日

WSJ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分別在當地時間 9 月 25 日及 10 月 1 日發表兩篇文章，指這是一個可恥的紀念日（ignominious anniversary），並提醒了世界黎智英的勇敢以及中國對國際條約和法治的蔑視。隨著其入獄時間愈來愈長，香港的法治聲譽亦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去。文章並指，釋放黎智英和其他政治犯才能證明香港重新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自由企業區，以及繁榮的貨幣和資本市場。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亦刊登了黎智英三子黎崇恩（Sebastian Lai）所撰寫的文章，他現時正領導一個國際活動，積極為其父親尋求自由。黎崇恩在文章中指已經三年沒有見過黎智英，並指父親有可能要在獄中終老，而在獄中的每一天都是他爭取民主自由的證明。黎崇恩指出黎智英是香港的寫照，「我父親的一生反映了香港的崛起，而他的入獄則象徵著這座城市的衰落」。

他又指，當香港政府透過監禁一名代表香港崛起的人物，就是向世界宣布香港已容不下讓這個城市變得偉大的事物，包括言論自由、法治及對自由的熱愛。香港政府必須釋放黎智英去證明香港仍然奉行法治，以挽救其仍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黎智英被國安警拘捕的翌日，《蘋果日報》頭版｜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The Guardian　*The Guardian* 衛報

《衛報》引述前香港記者的一句，以白手興家（from rags to riches）形容黎智英，並指出他如今的困境正正反映出香港是一個在習近平獨裁陰影下的城市。報道指黎智英如其他超級富豪一樣，生活中涉獵很多國際事務，在巴黎、倫敦、臺北、京都等地都擁有物業，並在加拿大持有一間酒店，然而，即使黎智英明知會有入獄的這一天，都選擇留下來。文章提到，儘管香港已經今非昔比，但對黎智英而言，仍是那個令他一生變得不平凡的地方。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

專欄作家 Kathleen Parker 在倫敦與黎崇恩會面， 以 *‘Media attention is all that’s keeping my father alive’: Jimmy Lai’s son speaks out* 為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她指黎崇恩無畏無懼地到不同國家進行遊說，希望藉此向中方施壓，要求釋放黎智英。不過，由於西方國家在中國有太多投資，而中國亦在美國擁有太多資金，所以各國領袖對於黎智英入獄一事並不會有強烈反對。

文章末段作者問黎崇恩，甚麼是對黎智英最有幫助時，他回應道：「媒體的關注是讓我父親活下去的唯一動力」。

FT
FINANCIAL
TIMES

Financial Times 金融時報

香港政府拒絕向研究六四學者何曉清（Rowena He）發放簽證，引起外界對於學術自由的關注。而早在此之前，《金融時報》就曾發表文章，指出不少學者都考慮離開香港。報道引述數據指，在香港的公立大學中，中國的學者的比例由 2017 年的約 24% 上升至 35%，而本地學者的比例則由 42% 跌至 33%，而國際學者則維持在 32 – 34%。雖然國際學者的比例變化不大，但學者的流失率則很高。去年共有 361 位學者離開八大院校，流動率（turnover rate）為 7.4%，為二十年來最高，其中以科技大學為例，2021 – 2022 年度逾 500 名全職學術人員流動率為 10%，高於前一年的 4.5%，此外，在 2020 年到 2022 年期間，社會科學部有近一半職員離職。

文章訪問了數位正在，或曾在香港院校任職的學者，包括前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小林哲朗（Tetsuro Kobayashi）、前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李靜君（Ching Kwan Lee），及同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教授 Carsten Holz，其中小林哲朗放棄在香港較高薪的教席，轉到日本早稻田大學任教，指其這樣的決定「充分顯示出決心」；李靜君則提到在國安法下已不可能履行職責並開展工作；Carsten Holz 更指，具有批判性思維的研究人員已經離開，留下的只有初級員工從事「非政治研究」，有些人離職後尋求其他工作機會，包括「可能危及香港安全和福祉的研究」，形容這個情況說明了中國研究在香港失去活力（toothless）。

文章指，愈趨強大的壓力，削弱了香港長期以來作為外國學者提供研究基地的地位，甚至有海外學者如美國人權法學者 Ryan Thoreson 被拒取得香港簽證，惟實際有多少學者被拒發簽證，入境處自 2020 年後再無公布。文章還提到，香港擁有多間全球前百名的學府，長期以來都是西方學者及中國自由派學者的避風港，但在國安法加上學術自由縮窄，定會重塑香港的高等教育。



香港科技大學｜圖片來源：Alan Levine @flickr

Bloomberg　*Bloomberg 彭博通訊社*

加密貨幣交易平台綠石交易所（JPEX）涉詐騙案早前在香港鬧得滿城風雨，甚至被香港傳媒稱為「史上最大金融詐騙案」，截至 10 月初，最少 20 人被捕，涉款金額高達 16 億港元。而 JPEX 正是趕在香港 6 月 1 日生效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發牌制度」前推出，無需申領證監會的執照，在法例實施首年的「不違反期」內繼續運營。《彭博》10 月底因這宗案件，就香港發展加密貨幣市場的危機發表評論文章。

《彭博》專欄作家 Andy Mukherjee 指，自從去年 11 月 Sam Bankman–Fried 所創辦的 FTX 帝國爆煲後，各國的監管機構都將重心轉移至保護投資者（consumer protection）上，特別是在亞洲。新加坡兩年前還決心於 Web 3.0 在世界佔據領先地位，然而現在已更加謹慎，不過，在疫情後開關、想爭第一的香港在這方面則後知後覺。文章認為，現時散戶可以輕易地接觸加密貨幣並進入市場，但加密貨幣並不適合普通投資者，其買賣變得太容易會令散戶錯誤評估投資加密貨幣的風險，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心感。

文章還提到，受監管的交易所，可能「正當（well–lit）」，但同樣亦可能成為更具吸引力的賭博場所。新加坡政府早在 2022 年禁止加密貨幣公司向公眾推銷其服務，並禁止他們在一年一度的一級方程式比賽期間在賽道周圍放置廣告牌。但在香港，政府卻允許 JPEX 在港鐵站內賣廣告，甚至以派雪糕作招徠，吸引 Z 世代（1990 – 2010 年出生）的年青人在社交媒體上打卡，幫手做宣傳其高回報率；同時，監管機構又難以在線上、線下監管交易所的宣傳手法。如此，作者警告，假若以上這些手段，就是掀起香港這座城市城市史上最大金融詐騙的所需一切，在加密貨幣市場在持續重建的情況下，那麼必然會再次發生。

CNN　*CNN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關注今年 9 月強颱風「蘇拉」引發的世紀暴雨，導致港島臨海豪宅紅山半島山泥傾瀉。文章首先形容紅山半島對於在香港想過寧靜生活的有錢人而言是一個綠洲（oasis），又點出風暴後政府才調查、發現該處至少有 3 間房屋涉及違規僭建，甚至非法拆除斜坡擋土牆，增加山泥傾瀉的風險，似乎有錢人不必與窮人（the poor）一樣遵守相同的規則。然而，紅山半島的非法僭建只是冰山一角，「本土研究社」向 CNN 指，其團隊發現全港至少有 173 間獨立屋涉嫌佔用公共土地，當中不但涉及公平使用公共資源的問題，更威脅公共安全，直言僭建問題是一個「計時炸彈（ticking time bomb）」。■

8 - 10 月

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紀錄

文 / 編輯部

儘管離開了香港，但港人毋忘自己的身分，並定期舉辦活動讓更多不同國家的人知悉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

《如水》作為第一本流散港人實體雜誌，有必要製作記載香港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的列表，以油墨記錄上一季在世界各處舉辦的港人活動。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活動，我們都希望能為港人留下見證。

由於港人在全球舉辦的活動眾多，無法盡錄，因此《如水》只能訂以下幾點，作為記錄原則：

- **活動須由香港人舉辦，或是以港人為主要對象；**
- **涉及與港人公共利益相關；**
- **必須是在香港以外地區舉行的實體活動；以及**
- **容許公眾參與。**

今期《如水》整理了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舉辦、且符合上述條件的活動，總共有 100 項，遍布 8 個國家共 66 個城市。我們亦誠邀各位一同成為記錄者，繼續幫手記錄各項活動。特別是活動主辦單位、參加者，請不吝將你們所知的活動，用圖中的 QR code 向我們報料，只要能記載的，我們都會盡力記載。

流散港人活動報料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紅線下的創作者 — 《尊子的荒誕日常》 香港政治漫畫家 尊子作品巡展	2023 年 8 月	2024 年 2 月	UK Canada USA	Reading Toronto Washington D.C. Chicago Detroit Austin Dallas Los Angeles Seattle San Francisc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We The Hongkongers NorCal HK Club 北加州香港會
羊村保衛戰 — 公義教育日營	8 月 5 日		UK	Sutton	Kongtinue 藝文社 Sutton Hong Kong Culture & Arts Society 羊村 2.0
與前香港學運領袖 張崑陽對談 攻台大解密：中美 「不對稱作戰」策略	8 月 5 日		USA	Fremont	Bay Area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因為愛所以革命》 電影放映	8 月 5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反對香港警察參與 海外世界活動」街站	8 月 5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溫尼辟人民夾道追擊 歡送黑警 驅逐共匪	8 月 5 日	8 月 6 日	Canada	Winnipeg	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n
「香港八月」 2023 香港文化節	8 月 5 日	8 月 30 日	Taiwan	Taipei New Taipei City Taichung Kaohsiung Yilan	Taiwan Hong Kong Association 台灣香港協會
抗議行動： 敦促老撾立即釋放 12 港人案律師盧思位	8 月 7 日		UK	London	The 29 Principles
自由之夏 — 香港文化節 2023	8 月 8 日		UK	Solihull	UK Welcomes Hong Kongers
「自由浪潮（Waves of Freedom）」影展	8 月 11 日	8 月 13 日	Germany	Berlin	–
你不知道的香港史 ft. 香港繆詩菴	8 月 12 日		UK	Guildford	Museum of Hong Kong 香港繆詩菴 Guildford Hongkongers
加拿大國會議員 落區和你傾	8 月 16 日		Canada	Toronto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文字獄：荒謬新香港 禁書展	8 月 16 日	8 月 19 日	UK	Reading	Reading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NEHK 8 月聚會 主題分享：Life in the UK Test	8 月 19 日		UK	Newcastle	North East Hongkongers Club NEHK 英國東北港人會館
英國勞工權益講座暨香港工運展覽 @ Leeds Labour Rights Seminar & Exhibition of Hong Kong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Leeds	8 月 19 日		UK	Leeds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香港勞權監察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了解英國政局：BNO 港人的投票權及明年大選前的政治環境	8 月 22 日		UK	London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POLICE Terrorist Attack 831 Fourth Anniversary	8 月 26 日		UK	Bristol	Bristol Hongkongers 真・香港人在 Bristol
《Trafford 夏祭 2023 - 香港藝術及文化日》	8 月 26 日		UK	Manchester	Trafford Hongkongers CIC
人鏈紀念 831	8 月 26 日		Australia	Sydney	Aus-HK Connex 港人匯坊
與香港資深記者程翔對談 - 共產黨如何滲透	8 月 26 日		USA	Fremont	Bay Area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香港民主討論會：在日本如何繼續香港民主運動	8 月 26 日		Japan	Tokyo	Japan Hong Kong Democracy Alliance 日本香港民主連盟
826 集體藝術創作 X 街站	8 月 26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831 Third Anniversary Street Booth in Scotland	8 月 29 日	8 月 31 日	UK	Aberdeen Glasgow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8・31」太子站黑警恐怖襲擊四周年	8 月 31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毋忘 8.31 太子恐襲	8 月 31 日		Canada	Toronto	Somebody.HK.YYZ 佚名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卡城 8.31 集會：毋忘太子站警暴 4 周年 / 釋放人權律師高智晟	8 月 31 日		Canada	Calgary	Friends of Hong Kong Calgary
8.31 電影 ＜少年＞放映會	8 月 31 日		Australia	Gold Coast	香港時代革命力量 Hong Kong Revolution Power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GUGC
曼城 831 集會	8 月 31 日		UK	Manchester	Hong Kong Indigenous Defence Force 捍衛港人陣線
8.31 列斯香港人集會 - 逝者已矣 未捨未忘	8 月 31 日		UK	Leeds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8.31 Street Canvassing in Edinburgh	8 月 31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毋忘 831 太子站警暴集會及烈士悼念會（倫敦）】	8 月 31 日		UK	London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在哀悼中盼望 - 831 恐襲四周年祈禱會（伯明翰）	8 月 31 日		UK	Birmingham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警暴未完・831 四周年】街站	8 月 31 日		UK	Sheffield	Re-Water
831 event	8 月 31 日		USA	Los Angeles	Hong Kong Forum, Los Angeles 洛杉磯香港論壇
8.31 Prince Edward Station Attack Memorial Day	8 月 31 日		USA	San Leandro	US Hongkongers Club 美國香港人會館
電影上映 : 少年	9 月 1 日		Australia	Sydney	–
世界香港論壇 2023	9 月 1 日	9 月 3 日	Canada	Toronto	World Hong Kong Forum 世界香港論壇
831 撕殺列車 4 週年	9 月 2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alkidarkness
全球制裁 天下圍攻 831 四週年紀念集會	9 月 2 日		UK	Birmingham	Birmingham HongKongers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自由何價 831 四週年悼念會	9 月 2 日		UK	Guildford	Guildford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香港話故事時間	9 月 2 日		UK	Watford	Watford HongKongers
【香港人專屬小型展覽】與香港人的對話 A DIALOGUE WITH HONGKONGER	9 月 2 日	9 月 3 日	UK	Nottingham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2023 港人台適生活講座	9 月 2 日	9 月 17 日	Taiwan	Kaohsiung	–
831 紀念街站 8.31 4th Anniversary (Police Terror Attack on 31.8.2019)	9 月 3 日		UK	Exeter	EXE.HKers Action
Calgary Hong Kong Cultural Day2023	9 月 3 日		Canada	Calgary	Echo Theatre
“Be Water-Voices from Hong Kong” screening	9 月 7 日	11 月 23 日	Germany	Aachen Berlin Bochum Erfurt Flensburg Heidelberg Köln Konstanz Leipzig Marburg Munich Nürnberg Oberhausen Remagen Stuttgart Tübingen	–
《窄路微塵》 電影放映會	9 月 9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HongKongers 澳洲維港
Edinburgh 和你傾 【寫信給在港手足】	9 月 9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Memo-Ries! Lennon Wall Photo Documentary Exhibition (Toronto Blossom)	9 月 9 日	9 月 14 日	Canada	Toronto	Blossom Hong Kong Lennon Walls 香港遍地開花連儂牆
Nottingham 歡迎你迎新活動	9 月 9 日	10 月 14 日	UK	Nottingham	HongKong Notts 諾思港 UKHK
《Be Water》電影放映會	9 月 13 日		Germany	Stuttgart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 香港人在德國協會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曼城中秋 - Full Moon Festival @ Stockport 】	9 月 15 日	9 月 17 日	UK	Stockport	曼城黃色經濟圈 Stockport Hongkongers CIG Salford Hongkongers CIC
Homeland in Transit 2023 exhibitions	9 月 15 日	11 月 12 日	Germany	Freiburg	–
陳彥霖逝世四周年悼念會及街站	9 月 22 日		UK	Bristol	Bristol Hongkongers 真・香港人在 Bristol
但願人長久 - 倫敦中秋晚會	9 月 23 日		UK	London	Hong Kong March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Kongtinue Bonham Tree Aid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Blossom Community HK 大樹下合作社
【9.23 中秋日繽紛】	9 月 23 日		UK	Reading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Reading Hongkongers CIC Hong Kong Business Hub 香港商匯
「何謂英式幽默？認識政治諷刺」中秋 potluck 聚會	9 月 23 日		UK	London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Free Hong Kong" Human Chain 923 中秋直幡人鍊行動	9 月 23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第一屆多倫多香港獨立短片電影節比賽 入圍作品放映	9 月 23 日	9 月 24 日	Canada	Toronto	Toronto HK Club
【變化中的香港 Changing Hong Kong】系列講座 第一場講題：時代的記錄者——對香港媒體與新聞記者的觀察	9 月 24 日		Taiwan	Taipei	飛地 nowhere
團圓 Reunion 中秋展覽	9 月 27 日	10 月 2 日	UK	Manchester	Bonham Tree Aid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Manchester stands with Hong Kong Leeds Umbrella CIC
柴東中秋聚滿 FUN	9 月 30 日		UK	Cheshire East	Cheshire East HongKongers
9.30 STREET CANVASSING	9 月 30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熱烈熒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4 周年』	9 月 30 日		USA	San Francisco	US Hongkongers Club 美國香港人會館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九月中秋節聚會 銀行業和你傾及求職工作坊》	9 月 30 日		Canada	Markham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Toronto /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流浪香港：西雅圖特輯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1 月	USA	Seattle	HKers Student Cultural Association at UW 華大香港人學社 Lion Rock Café
Oct 1 Community Forum Personal Safety for Hong Kong and Uyghur Diaspora	10 月 1 日		UK	Sheffield	Re-Water
Resist the CCP Day – Joint London Rally	10 月 1 日		UK	London	Hong Kong Aid UK 港援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Hong Kong Liberty
10.1 賀國嗘 大遊行 之 沒有最嗘 只有更嗘！	10 月 1 日		UK	Birmingham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Birmingham HongKongers
中共謊話多，大家知道麼？默站與展示	10 月 1 日		UK	Leeds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10.1 賀國嗘	10 月 1 日		UK	Reading	Reading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念念不忘 – 香港的抗爭者』集會	10 月 1 日		UK	Nottingham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曼城國殤集會 + 遊行	10 月 1 日		UK	Manchester	Hong Kong Indigenous Defence Force 捍衛港人陣線
十一遊行奠國嗘	10 月 1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10.1 Anti-CCP Anti-Infiltration Rally	10 月 1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竊國大盜 何慶之有！「十一」國殤日 卡城中領館反共示威集會	10 月 1 日		Canada	Calgary	Friends of Hong Kong Calgary
中共国嗘 紐約示威集會 + 連儂牆	10 月 1 日		USA	New York	NY4HK - 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
RESIST CHINA TAKE ACTION NOW	10 月 1 日		USA	Washington D.C.	DC4HK - Washingtonians Supporting Hong Kong
十一 LA 集會 10/1 Rally	10 月 1 日		USA	Los Angeles	Hong Kong Forum, Los Angeles 洛杉磯香港論壇
十 ● 一 和你 “奠“中國共產黨	10 月 1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alkidarkness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記念日抗議遊行	10 月 1 日		Japan	Tokyo	–
全球滅共 抵抗滲透 十一齊贈嗘“賀”國殃民街站	10 月 1 日		Taiwan	Taipei	赴湯 2.0
十一捍衛人權 抵制中共集會	10 月 1 日		Netherlands	Amsterdam	–
NOTHING TO CELEBRATE WITHOUT HUMAN RIGHTS	10 月 1 日		Germany	Berlin	Freiheit für Hongkong

活動	日期（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香港相關）
The Hong Konger: Jimmy Lai's Extraordinary Struggle for Freedom screening	10 月 2 日		USA	Berkeley	Hong Kong Affairs Association of Berkeley
Hong Kong Liberty Statue in Frankfurt - and the activists behind it	10 月 5 日		Germany	Frankfurt	–
2023 吹雞之「市 . 集」	10 月 7 日	10 月 8 日	Canada	Markham	Toronto HK Club
香港人社區原住民之聲公投論壇 The Voice Referendum Forum	10 月 8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HongKongers 澳洲維港
英國西北健康嘉年華	10 月 8 日		UK	Stretford	Hong Kong Nursing Association UK
英國香港書展	10 月 14 日		UK	London	英國香港書展
《羊村故事分享會 x 寫信師工作坊》	10 月 14 日		UK	Solihull	Birmingham HongKongers
雙語故事時間	10 月 14 日		UK	Guildford	Guildford Hongkongers
分享與討論會 [革命之後 — 2020 年起海外港人政治社群的起伏浮沉之觀察]	10 月 14 日		USA	Fremont	Bay Area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NEW YORK JUNE 4TH EXHIBIT HOHG KONG PROTEST MOVEMENT PAVILION 紐約六四紀念館 香港抗爭運動展	10 月 14 日		USA	New York	Hong Kong Student Advocacy Group at NYU
【戰地啟示錄 II ：亂流備忘】黃國才藝術個展開幕講座	10 月 14 日	10 月 29 日	Taiwan	Taichung	–
英國勞工權益講座 ft. 香港勞權監察 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10 月 21 日		UK	Guildford	Guildford Hongkongers 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香港勞權監察
Hong Kong Cultural Fun Day 香港文化同樂日	10 月 22 日		UK	London	Kongtinue
Life in the UK Test - Durham 分享會	10 月 26 日		UK	Durham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一週年《尊子漫畫展覽及利世民先生分享高科技 AI 前景》	10 月 28 日		Canada	Markham	Tortont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re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
研討會：海外港人流散媒體的現況與前路	10 月 29 日		USA	Berkeley	Hong Kong Affairs Association of Berkeley

流散政治學：

流亡議會是否出路？跨國網絡、資本累積及權力差異之思考

文／周永康、式

臺灣中研院社會所於 12 月舉行的「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研討會，與會學者之一黃偉國表明昔日在香港研究有關「抗爭政治、民主化、衝突論」等概念，與時下香港形勢脫勾，「香港研究」轉形為「去殖／解殖研究」。有關香港政治現實或海外運動的形勢分析又何嘗不是？以往在地抗爭的民主政治理論，是否能橫空套在海外族群的自治困境之中？例如影子議會之類的建議，用意雖好，但未經實踐檢驗，已引起不少爭議：是否設立獨立投票制度已然代表充足民主參與、群眾授權和權力問責？獲得不足三成投票率的 2023 年區議會選舉，又是否反映民意？雖然現今的香港區議會選舉與海外倡議的影子議倡並非相同性質，但假若社群成員決意杯葛或不認可「區議會選舉」或「影子議會」的機制、合法性和運作，主事者如何處理，群眾才會不覺得被背叛、騎劫、反感，繼而引起社群分裂？主事者是否有責任調停疏導，而非火上加油，引起不必要的罵戰？現實而言，缺乏領地的政治族群如何建立正規及非正規的政治參與機制，推動共識，凝聚社群、社員之間的廣泛認受性？假設主事者建立投票機制，卻從未獲充足選民授權，是否反民主騎劫民意，當應擱置計畫？而流亡族群的「成員」及「民意」分散在不同地域，身處某地的甲君如何能要求在乙國的香港族群成員、代表、民意聽令自己，而非順從身處乙國的港人群體之政治分析，讓其與當地政治集團作恰如其分的利益周旋？而影子議會所象徵的「港獨」旗幟，又會否被各國政府誤讀成分離政體的政治訴求，拒絕與其代表頻密會面，甚至訴求被視為極端不現實，繼而動輒被列強政府在地緣政治的利益博弈中出賣香港人的自主、自決及獨立建國的權利？

本文通過整理有關猶太、巴勒斯坦以及亞美尼亞流散社群的研究，勾勒流散群體與宗主國互為形成的權力關係，旁及不同經濟、社會、文化資本的累積轉換，如何加劇流散群體的權力差異，繼而探討流散社群可以如何處理其路線之爭和其引申的權力問題。香港社群從未經歷大規模流散，權力分配散居各地，而又未完全確立跨地的協調制度去統整差異。本文先行拋磚引玉，期盼引發更多思考、討論，以回應當前流散群體意欲建立的槓桿權力、凝聚力及社群資本，繼而影響宗主國國策、反制中共，為長遠光復香港之計出謀獻策。



2019 年，香港｜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 @flickr

流散群體之處境

自國安法降臨香港後，大批港人移居外國，他們除以「海外香港人」形容其身分，亦開始引用西方用語 diaspora 的翻譯「流散 / 流散族群」去描繪因政治環境轉變而離港遠赴他方紮根的港人社群。

有說 diaspora「流散」一詞，本源自希獵用語，描述猶太族群在戰敗後四散歐洲各地之況，四處為家。自 1960 年代起，歐美社會學界以 diaspora「流散」描述一群離開本國、族居外地生活，但仍與出生地有連繫的社群成員。因此，「流散 / 流散族群」顧名思義是指一群離開出生地，流散世界各地又緊懷相似脈搏關懷的共同體成員。在現代民族國家蔚為成國之前，流散族群未必有建國之願，例如被滅國的朱氏明朝後裔旨在「反清復明」，但並不是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拋棄帝制。而多在十九世紀以後，各地的封建皇朝陸續崩塌，流亡的流散族群成員開始有建國意識，新的現代民族國家逐漸成形，相繼以國家為本位爭奪資源，重建政治及經濟秩序，確立明確的國境邊界，以進入新的資本主義經濟較競，為維繫一個新興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作準備。然而，當民族國家成為一個政治族群在現代人類社會轉型的政治理想和政體之際，不為新興民族國家容納的自治社群必須另覓出路，或要陸續出走出生地，成為流亡政治體，或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爭取自治權及自主機制，在一個共同族群的政治霸權下，確立族群自主或文化多元並行的社群原則，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所聲稱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如是之際，逐漸成形的香港「流散」或「流亡」族群，亦要面對在現代民族國家林立，拒絕國土分裂的地緣政治現實之際，思考如何以「建國」作為可行的政治藍圖？假設「建國」並不是切實可行的政治主張，不容於對國土分離有保留的國際政治秩序，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族群」、「政治共同體」的出路又何在？假若「民族國家」所需的自治領土並不存在，流散各地的香港人又如何「反共」、「自治」，維繫內部張力之餘，同時削弱敵對政權的管治基礎？假若「民族國家」是一種想像的政治自治體，散落各地的流散族群又如何自治？誰是自治的主體成員？這群成員又如何構成及營造自治共識和基礎？自治的根據、價值和權力分配機制如何釐定，形成自治體的自治共識和運作？海外自治是否需要流亡政府？假若需要，流亡政府的運作與具有領土的民族國家政體有何不同；假若沒有領土，自治體的自治根基、法則和權力分配又如何釐定？在民族國家林立的現代人類社會，兩者的政治理念、自治方法和運作形式又會為海外香港社群帶來甚麼新的政治出路、策略、形式或陷阱？



失去土地的飄浮族群：
宗主國的地緣角色、權力分散與內部資本累積不均的挑戰

不少學者均指出一個政治族群身處異地推動母國政治議程的複雜權力關係，並不能被一個簡單的「母國（home-country）、寄居國（host-country）、流散族群（diaspora）」框架所包納。下文會先敘述影響流散族群權力的寄居國因素，再討論族群內部的權力差異及影響，繼而分析流亡時代猶太族群的分裂與變遷，作為本文思考香港流散族群之政治挑戰、際遇及出路之參照點。

因應流散族群所在的寄居國特性，族群成員所採納的政治策略亦因此有別，需要適應當地政治環境、自身運動需要，以及寄居國在地緣政治博弈的角色位置而有所調整。英國國際關係學者 Maria Koinova 的著作著墨分析散居不同地域的巴勒斯坦人及亞美尼亞人，前者推動獨立建國；後者推動種族屠殺的歷史記憶爭奪戰。族群成員亦會因應寄居國的關係、寄居國的政治歷史環境，以及寄居國對母國或政治議程的影響力多寡，以此影響自身如何評估族群成員是否擁有政治籌碼和動員能力，促使兩者族群成員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推動所繫的政治議程。

零碎的海外社群網絡作為一種思考切入點

Koinova 認為，海外社群的特點在於其政治網絡零碎分散，構成不同的認知和行動網絡。例如散居德國、英國和美國的亞美尼亞人未必有很強的政治連繫，即使有聯繫，亦只屬於個人，不構成制度、組織或架構上的關係網絡。至於巴勒斯坦因其在過往逾七十年皆缺乏統一持久的國土邊界、成員長期流離失所之狀態，巴勒斯坦人本身散居於中東不同地方，如西岸、加沙、埃及、黎巴嫩、約旦等地。當此群成員再流離落歐美國家，身處海外的巴勒斯坦成員與原中東屬地的連繫更複雜，使族群成員擁有的自主性或相對權力不一，或鼓勵或削弱族群成員的政治參與。正因如此，身處美國、英國、德國等地的巴勒斯坦海外族群成員，其屬地連繫則比亞美尼亞成員複雜。Koinova 指出巴勒斯坦在英國成員高度融入當地社會，而英國有份直接促成以色列建國，造成巴人今天面對的政治局面，因此在英巴勒斯坦族群能有效動員成員向政府施壓，進行高層外交；然而，在美國的巴勒斯坦

1. 美國於二戰後、冷戰期間及後冷戰時期的以巴國策，亦因應石油需要、中東局勢、蘇聯介入及反恐議程，有所轉變，由平衡中東國家情緒，轉以強勢援助以色列的經濟、國防需要。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圖片來源：World Uyghur Congress Facebook

成員卻因為穆斯林宗教成員的身分，尤其在「911 事件」後，面對不少政治挑戰，難以透過政府建制發力，繼而轉向動員民間網絡，以爭取政治支持[1]。近年的巴勒斯坦政治策略，尤其體現於「抵制（Boycott）」、「撤資（Divestment）」與「制裁（Sanctions）」的 BDS 運動。相對而言，Koinova 形容近 8 萬名居住於德國的巴勒斯坦族群為去勢狀態（disempowerment）：巴勒斯坦成員雖多，卻因為德國亦未走出納粹政權曾屠殺逼害猶太族群的歷史記憶和德國的移民法規，形成支持以色列政權的政策難以被撼動、挑戰。

另一邊廂，Koinova 筆下的亞美尼亞族群，則志在捍衛被鄂圖曼帝國逼迫屠殺的歷史記憶戰，擅長於美、英、法的政治遊說，弱於俄羅斯及德國作政治動員。1915 年，鄂圖曼帝國在境內屠殺亞美尼亞人，據估計近 80 至 150 萬名亞美尼亞人喪生，佔境內該族成員人口的三分之二。在俄羅斯的亞美尼亞族群成員為多，卻受限於土耳其及俄羅斯的緊密政治關係；德國的政治辯論則尚未脫離早年德裔官員知情甚至默許的屠殺發生，親土耳其組織甚至可以公然發表質疑屠殺真偽的言論。相反，亞美尼亞族群成功在英、法、美建立遊說網絡，在法國的文化政策也非常成功，以娛樂、音樂、文學打入當地社會，爭取亞美尼亞族群獨立；而在美國的亞美尼亞族群則可抵擋土耳其作為北約組織成員國的壓力，繼續爭取美國政府及國會對土耳其政府及滅族歷史認可的支持，算是相當成功。而因應美國作為世界地緣政治霸權的地位，其政治取態往往影響歐洲國家等盟友的政策回應及議題立場，左右身處跨越大西洋兩端的流散族群的政治倡議空間。

Koinova 就著流散族群的立論，著眼於流散族群身處於不同地理時空的疆域界限，如何受制於所在寄居國的政治特徵，繼以塑造流散族群內部的權力差異，不能劃一而論。巴勒斯坦人及亞美尼亞人在不同國境，因應本身的政治訴求、宗教背景、寄居國的政治風氣及機構特性，都在主宰當地巴勒斯坦及亞美尼亞族裔的政治策略。Koinova 形容流散族群的權力形成，未如國家政體般可以逼迫他者就範，亦未能以文化霸權完全壟斷敘事的話語權，卻有能力如中介買辦（broker），因應政治時局去累積自身的相應權力（relativity and power），具有相當流動性（fluidity），但同時相當依賴族群者本身如何審視（perception）自身在異域的權力位置。假若政治、文化、經濟資本充足，海外族群成員或可參與寄居國的建制政治；影響力不足者，則會傾向透過非建制網絡行事，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



2013 年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猶太人大會｜圖片來源：World Jewish Congress_Doron Ritter

海外族群的內部權力差異：地域及資本累積而成的差距、矛盾與出路

不同族群的內部細膩差別當然可以再加以斟酌，但 Koinova 的分析框架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假若海外族群成員本身已因身處地域而產生相對權力不一的處境，海外族群成員又如何再面對本身個體、家庭及文化背景、階級差別而加劇的內部權力差異？換言之，海外族群成員身處異地的適應能力不一，獲取的權力和資本亦有異；在政治共同體當中強調平等參與、對等尊重的民主精神之前，族群內的不同參與者所持有的資本不一，會否造成海外族群的政治方向、策略、路線及參與方式出現嚴重矛盾、不公甚至內部衝突，卻無法化解？又或者如本文下述的猶太族群事例顯示，無需化解，而歷史自有答案？

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提出資本累積不止於經濟實力，亦在於文化領域及社會人脈的影響力，形成三類可以互相替換的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根據 Bourdieu 所言，擁有經濟資本者，可以經濟資產購買文化產品，聘請私人導師提升自己文化觸覺，也可以自身財產和文化資本確保下一代換取同等資本實力，例如送子女入讀精英學府，換取子女進入精英網絡，累積人脈、擴展機會，穩固其社會資本，獲取經濟牟利機會。社會中不同階層者，本身累積的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皆有別，對於下一代的培養則更有差異，形成跨代資本差距。

流散族群者，有賣樓他遷的新移民家庭、有久居他鄉經營的老華僑、有赴外就學的年輕職業人士、有被逼離港未能完成學業的前線手足、有本身已是社會人士卻因政治運動而申請他國庇護者、亦有早為自身及子女準備多本護照的富裕家庭，不一而足。一個族群的資本差距，在現代社會可由政府介入，以社會政策提供均等教育、醫療、交通、就業、技能發展等渠道，收窄經濟貧富差距而成的社會衝突或鴻溝；在流散族群之中，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臺灣、澳洲、日本等多海外港人聚居的國家，如何能發展自身凝聚凝力的同時，去理解不同寄居國內的權力差異形成之因，互補不同國度流散族群的政治特色、機會及凝聚力？面對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不一的個體成員及群體組織，如何尋找能調節彼此衝突或多軌並進的模式，讓流散族群在面對與故土政權產生分離之際，不斷推陳出新，同時穩住社群內聚的政治能量，實踐「光復香港」的理，似乎是當中一大學問。



2013 年 5 月，在美亞美尼亞人遊行至土耳其駐洛杉磯總領事館抗議｜圖片來源：mrsamisnow @flickr

海外社群當中的政治衝突，包括目標、過程及方法，如何釐清分歧、凝聚共識，或可參考海外猶太海外族群的例子；又或如維吾爾族群（Uyghurs）存在數個不同的流亡政府，另有以維繫海外維吾爾族組織為本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而圖博族（Tibetans）則存在位處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協調和協助不同的海外藏人社群，例如聚居尼泊爾而不獲當地國族身分的藏人難民。

相對藏人行政中央擁有一小撮達蘭薩拉屬地及海外族人聚居地，需要自治行政機關的協助，海外港人族群又何以理解沒有屬地擁有權、管理權及行政權力的流亡政府，乃至流亡政府的倡儀？一個缺乏領地的自治政府，如何招納選民，又為選民公認為代議政體？假若政體無屬地可管，又是否有政可執，有策可議？何以香港的海外自治團體不採取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方式，連繫各地屬意組織，組成聯合自治體，協調各地政策倡議方向？

假若自治平台不能連繫組織，亦未能取信於人，一個自我授權卻缺乏廣泛參與的代議平台，是否掛羊頭賣狗肉？更勿論流散族群分散各地，本則因應寄居國的地緣政治位置、寄居國的本地政治辯論及海外流散族群的政治特性，其存在權力差異、策略位置不一，槓桿影響力亦有異。身處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歐洲各國、臺灣、日本、澳洲的社群組織，在對中政策存在不同的策略位置，緣於寄居國地緣政治之別，而各國地域的族群布局，如何容納新移民，如何協助眾人累積與運用經濟、文化、社會資本，皆會促成各地族群成員的政治機會與政治權力不一之局面。類似藏人所推行的行政中央並非全不可取，但分清楚其政治項目的象徵含義、執行限制、民意衝突、決策盲點、形成經過，並非與香港海外族群之處境完全相似；我們需取長補短，才有可能令流亡政府、影子議會或香港自治平台一類建議，有名實相符之效用，而非內在矛盾顯現之時卻又難只以修辭說服異議者，缺乏實踐過程期間應該催化的凝聚效用、策略協調、民意鞏固、授權問責及自治制度等有利建立延續海外族群抗爭意志、群眾參與和倡議法門的重要根基。



2018 年 6 月，在英巴勒斯坦人遊行往國會抗議。｜圖片來源：Alisdare Hickson @flickr

國家與民主

成員之間權力差異、多元以及矛盾，是每一個社群都會面對的問題，而這亦可說是西方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西方哲學傳統對這個問題的解讀，亦塑造了我們想像以及討論的框架。

十七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Leviathan*）》中就曾指出，正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原則以及盤算，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族（people），他們必須要由一個主權政府所整合，並讓這個政府執行一套完整並一致的法律。雖然霍布斯並不覺得這個政府一定要遵從民主原則，十八世紀的日內瓦政治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卻在《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中指出，因為政府有命令人民的權力，若要讓這份權力相容於自由的原則，政府的決定必須要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而這亦意味著這需要是一個民主的政府。

從盧梭以降，當代政治思想家大多都認為，若然一個社群希望妥善地處理他們的紛爭，就需要成立並維繫一個有民主政府的主權國家。然而，主權論是建基於這個社群有其領土及邊界的假設上。在當代的國際法下，國家之間有不可干涉對方內政的協議，而每一個國家的領土邊界則定義了該政府的管轄範圍（jurisdiction）。

那麼沒有自身領土的流散社群，是否能把這套體系搬字過紙，以流亡政府去處理其內部紛爭？缺乏領土的流散族群，在各自的寄居國之內如何協調，跨國之間又如何自理和協作？



藏人行政中央噶廈秘書處｜圖片來源：Bernard Gagnon @ 維基百科

流散族群的路線之爭

不少港人會把流散港人社群，與猶太人及西藏人的流亡史作比較，並指港人因為沒有統一的宗教及組織架構，故此難以團結起來。在現今以巴衝突愈演愈烈之際，相信眾人對猶太人建國後的功過都會有不同的詮釋，但我們並不打算直接參與這個辯論。我們關心的問題反而是，既然猶太人有著如此悠長的流亡史，並成功於 1948 年在聯合國的承認下正式建國，那是否代表他們成功讓整個流散社群團結起來，以證其政治策略得效？

縱使猶太人擁有共同宗教，但他們同樣要面對深刻的政治矛盾。猶太歷史學家 Ezra Mendelsohn 在其著作 *On Modern Jewish Politics* 中，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流散猶太人政治版圖分為三大派別。第一大派別是融入派（integrationalists）：這一派認為流亡在外的猶太人應該視他身處的國家為自己的國家，學會當國的語言，投身於現代社會。他們努力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員，並指「猶太」這個標籤並不代表他們是一個種族或民族。第二派別是民族主義者，但其中又分為流散民族主義者（diasporic nationalists）及錫安主義者（Zionists）。錫安主義在當代政治可說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詞彙，但在兩戰期間，錫安主義主要的教條就是相信猶太人應該在當時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國。相對之下，流散民族主義者卻認為這教條不設實際，重心應放在如何積極參與寄居國的本土政治並取得某種程度的自治權。而不同流派的民族主義者，又為猶太人的官方語言為甚麼而爭論不休，有人認為意第緒語（Yiddish）雜亂無章，猶太人理應以較優雅的希伯來語（Hebrew）為宗，其他人則認為希伯來語已是死語，官方語言理應是大家都會說的意第緒語。第三派則為正統派猶太人（Orthodox Jews）。正統派拒絕任何現代變革或融入寄居國的舉動，並重申猶太民族是由神所帶領的族群，拒絕民族主義者所引用的現代國族框架。對他們而言，非由神所帶領的復國舉動，只會帶來災難。在三派之外，猶太人亦在右翼與左翼之間有所分歧，而對不少猶太左翼組織而言，猶太資本家是要打倒的敵人，而非盟友。

Mendelsohn 為了揭示流散猶太人之間的路線之爭有多嚴峻，在書的起首提到 Israel Zangwill 在 1907 年出版的短篇小說 *Samooborona*。Samooborona 一字在俄文解作「自衛」的意思。在小說中，年輕的 David Ben Amram，為了阻止俄國在波蘭屠殺猶太人，趕赴當地組織義勇軍。然而，義勇軍卻陷入無止境的路線之爭，令他們最後在無準備之下面對俄軍的進攻。最後，每一個派別都無差別地在俄軍炮轟之下消亡，而 David 則在絕望之中吞槍自殺。



Ezra Mendelsohn
｜圖片來源：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Maria Koinova

跨派合作

當然，有不少猶太人都希望能解決路線之爭的問題，並為此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一戰期間成立的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ngress，下稱為 AJC）。

AJC 的成立，是美國不同猶太人派別妥協的成果。錫安派固然希望能有一個統一的猶太人聲音去推動建國的路線，但融入派卻擔心若 AJC 被當成是流亡政府，在美猶太人會被視作只關心以色列而不關心美國本土利益的「外人」，並因此失去他們在美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地位。兩派最後取得共識，AJC 將會是一個只在一戰期間生效的組織，並會在一戰結束之時解散。在這個脈絡下，AJC 成為一個由美國大多派別所認同並由選舉所產生的組織，並在巴黎和會有效地代表了美國猶太人的聲音。

AJC 的最大成就，是在巴黎和會幫忙推動少數族裔條款（*Minorities Treaties*），承諾各國會保障國內的少數族裔權益。而在巴黎和會結束後，AJC 也完成了其歷史任務，在 1920 年解散。在此之後，雖然 AJC 的組織者在 1922 年重新成立同名的組織，但該組織此後只是一個倡議組織，再不復同等的代表性。在二戰時，這些組織者亦創立了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下稱為 WJC），以團結並代表全球猶太人為目標，但 WJC 的性質最後也跟 1922 年後的 AJC 相若，並沒有成為全球猶太人議政的平台。



日內瓦政治哲學家盧梭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Mendelsohn 指這些組織從來沒有讓派別之爭止息。然而，二戰期間的大屠殺令流散民族主義成為泡影，直到二戰後的以色列正式建國，令錫安主義得以體現，兩戰期間的路線之爭才因此而息微。當然，隨著政治格局轉變，新的分歧又會出現，以色列政府就多次與包括 WJC 在內的不同流散組織意見相左，甚至出現衝突。

AJC 的成功與限制對香港人有甚麼啟示？我們認為有三點值得思考：

（一）AJC 的制度本身就是流亡族群嘗試達成政治協商下的產物，但我們無法以合議組織的制度取代、消彌或分解政治差異、考慮和分歧；

（二）AJC 能取得共識，除了其特殊的歷史時空之外，更因為其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運作時限；

（三）AJC 避開「國族」議題，除了是不同派別的妥協成果，亦是政治組織者對他們身處的國家體系，以及一戰格局的發展及其潛在影響的政治解讀之決定。

在設計任何政治協商方案之前，流散社群需要瞭解現今的國際體系發展、不同流散組織的地緣政治角色之區別，以及流散社群內部的權力差異及張力，才能切實評估不同政治協作平台方案的可行性、功用以及其帶來的改變。



1948 年以色列建國，迫使巴勒斯坦難民離開以國管轄的加利利｜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結語

解決海外社群的向心力，是否需要流亡議會，抑或能否具體回應海外族群需要的政治協作平台？到底一個缺乏領土的政治平台，其根基、權力及威信何來？到底是民意授權、政治績效、凝聚社群之威信，還是平台自我再生之能力？又或是聯繫人權組織、國際媒體、金主及宗主國行政機關、政策圈子及當地大眾的認同、理解及盟友關係？而一個橫跨數個國家的流散群體，不同成員因應本身累積的個人資本、身處地的地緣政治位置，而令到不同組織、不同人士的政治槓桿影響力不一，當中是否需要一個平台去協調異同？假若需要，平台需要協調甚麼？為何而協調？協調的基礎、方向及目標為甚麼？假若不需，各地流散族群的政治挑戰及危機，又會如何影響自身的凝聚力及槓桿操作？

各國及跨國的海外港人組織，皆需面對港人寄居於不同國家而衍生的的生存需求、政治熱情、融入挑戰、參政門檻，以及因應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差距而構成的權力差異。假若海外港人的政治領土及運作空間，只能存續於海外，未能植根於香港本土，海外平台的施 / 執政平台則只限於海外地域；流亡處境的議會或中央政府難以募集資金或舉債去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規範、羅列公民成員資格，亦未能以政策或各種行動去調和海外社群的權力差異，收窄差距。如此一來，即所謂影子政府的籌辦、運作、執行及目標，是否不應與具有領土主權的民族現代政府相提並論？甚至聲稱，海外議會有與植根一地之行政及立法機關具有同等權威之代議性質、問責功用及行政效能？否則，一個政治倡議期許平等卻欠參與、爭取支持但欠包容、提倡代議又難言凝聚力及代表性，甚至衍生認受性危機及爭議，在在是將具有領土性質的代議政府，嫁接、類比成海外流亡執政議會之不幸。

如是之故，影子議會並非不能要之，但卻需要更全面的思考、設計和籌備功夫。期許影子議會能夠有效回應當前海外社群的需求或有張冠李戴之嫌，混淆了流亡運動之政治倡議協調、凝聚法則及政治效能，各自需要不同的應對協作方法；而寄居國政策圈子之政治需要及國際政治的現實掣肘，處處影響人權及政策倡議的認受性、動員方法及績效。流亡議會、協作平台、人權組織、政策倡議團體和流散群組，性質有別，需要小心區分各自功用及限制，不宜混為一談，或以偏概全，互為比較，聲言可輕易有效地取締對方的行政功用及政治角色。

而流散政治平台能否回應海外社群成員的個體發展需要及團體運作需求，縮減位居海外群體網絡不同位置的個體及群體之資本差距及衍生的融入挑戰，促進各方之政治參與，是海外社群能否添燈續命之成敗關鍵。進一步而言，「港獨」、「獨立建國」、「獨立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超越國族的政治自治體」的政治理想，如何在現代民族國家林立的時代找到生根之處，為超然的政治想像及實踐，鋪下下一個革命成功之時刻，爭取盟友認同及加持，或不需要任何中央集權之架構代勞，但當各地政治社群領袖要協作可行之在地策略，為變革而作預備，為可能的政治路徑爭取認同。

因此，海外族群需要的，或許並非自治不存在的領地，而是如何領導、維繫甚至重燃反抗者的凝聚力。反抗運動、權力獲取、民主參與 / 代議、社群凝聚和透明問責等元素的具體體現方式，或存在內在衝突、張力和互為犄角之處，牽涉個體及群體的權力及資源應當如何聚集、分配及發揮所長。而他者與自身的權力及資源如何獲取，則將主宰參與者與異議者如何審視「自己應否掌握權力及資源？擁有甚麼權力及資源？為何擁有權力及資源？權力和資源從何處來？如何運用權力和資源？」

等關於權力操作及權力和資源運用之關鍵問題。而權力和資源運用之於誰為之合義，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協作、爭辯及競逐過程，定奪社群路向；如若平台不存在，各人在各組織自可累積自身權力及資源，於恰當時候、恰當領域發揮影響，百川匯流；若有平台存在，則各主事者可以協商不同的政治謀略和方法，有效回應社群需要，分配資源；假若平台有名無實，其協作規則、平台意義及策略功效不獲參與者認同，則平台如虛設，並無實際功用，淪為以民主問責之名，無能力解答流散族群分居各地「權從何來、何以分權、權作何用」等基本地緣政治現實、組織協作、群眾參與及維繫共同體成員凝聚力之根本存續問題，變成口水戰的泡沫。

假若權力源自群眾運動，惟群眾不參與，領袖自命為群眾授權，如同自欺欺人；假若權力源自宗主國的地緣政治位置，身處不同國家的人要他者接受自己，除了藉假平台之名作問責，如何令人信服，自然不是以權壓大，而是以才德服人，適當分權並用，扶植彼此，方能聚眾成事；假若參與海外社群的政治門檻需要相當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如何有效扶植外來者、新移民、流亡手足進入陌生國度，累積政治、經濟、文化、社群資本，方是使群眾得以廣泛持續地參與的根本之策；假若主事者被人批評為精英主義或離地，則精英主義及離地者雖有其洞見但亦難免有其盲點，或全盤錯誤，或個別不足；如何建立平台協調政治精英及具有政治熱誠的大眾共冶一爐，是需要巧妙設計。2014年佔領中環商討日及其後的 「6.22」民間全民投票，以及 2020 年民主派初選，由跨派系領袖共同落力凝聚而成，算是少數成功案例；假若平台需要群眾參與及認可，主事者如何四周遊說他人認同，促使群眾理解如何參與、為何參與、應否參與及參與目的何在，皆需靈活的策略方針，方能設計和磨練彼此之政治技藝、共識和參與法則，聚眾成群。

如何理解權力、權力之運用及權力之約制，不在於以制度之便作權鬥，而是如何搭建平台，促進聚眾充權，才能有權生而文化、社會、經濟資本，資本充足而後能用，建立聚權、生權、賦權、用權、限權、分權之民主參與，延續反抗者的革命熱誠及內聚效應，彼此並肩前行。硬生以代議政制的框架套進掉失故國土地之政治共同體，不存在有效而立竿見影的政治象徵，此方法亦未必能有效推動政治行政效能，協調跨地港人社群。流亡議會在內的政治想像，皆是回應當前政治危機的想像與應對方法，值得嘉許理解，但誤以單一處方能解答所有政治問題，同時忽略審視流散群體內部權力的資本差異及地理分別，則容易與各地社群之不同現實需要脫軌，極需儆剔。流亡議會與否、政治協作平台、人權團體、政策倡議聯盟、流散族群組織，在未來一段日子或會並肩運行，但當中如何協調、需否協調、能否協調、協調成敗與香港光復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於猶太族群之例子而言，並無顯著關係；但流散群體的凝聚浮沉，對活在流散群體的眾人則存在極大福祉考慮，影響彼此日常士氣心智之高低，亦或會影響跨國政治聯盟的組成協調，及海外經驗能否回饋未來香港的在地治理方向。無論共識如何，流散社群出路多元，並不存在單一法則或協作制度；倒是在地緣政治急劇變化之際，因應流散族群散聚各地之政治現實、處境及洞見，彼此若能有效互補協調政策倡議之方法，理解各自位置之差異，從而動員社群及寄居國資源以協助新到埗者，扶植後進，乃是有延續反抗者凝聚力及團體續存之法則，賦權個體信心，壯大群體資本，促進眾人持續參與海外政治運動之根本基石。 ■

Bibliography

Baron, I. (2017). "The Contradictions of Diaspora: A Reflexive Critique of the Jewish Diaspora'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4(1), pp.85–106.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241–258,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Koinova, M. (2017). "Beyond Statist Paradigms: Sociospatial Positionality and Diaspora Mob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4), pp.597–621.

Levene, M. (1993). "Nation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Jewish Question at Paris, 191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8(3), pp.511–531.

Loeffler, J. (2015). "Nationalism without a Nation? On the Invisibility of American Jewish Politics".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05(3), pp.367–398.

Mendelsohn, E. (1993). On *Modern Jewish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alem, Y. (2002).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Influence Without Power". *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 5(2), pp.95–113.

Sandler, S. (2004).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World Jewish Politics: State, Nation, and Diaspora in a Jewish Foreign Policy". *Israel Affairs*, 10(1–2), pp.301–312.

Segev, Z. (2017). "Immigration, Politics, and Democracy: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in Europe, 1936–1939".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7(2), pp.209–226.

冷暖自知：在大選年給海外翼朋友倒的六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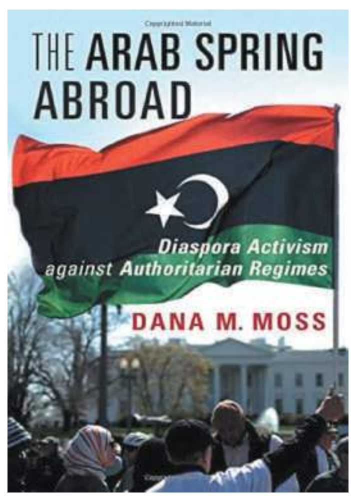
文 / Kennedy Wong

—— 細讀《海外阿拉伯之春》思考海外港人社群



2024 年是大選年，臺灣、美國、歐洲等地將舉行大選。 數月前，英國港人組織 Vote for Hong Kong 正式成立，而在臺港人亦有相應行動回應總統大選。隨著海外港人落地生根，我們將會看見更多海外組織紛紛成立，鼓勵港人參與當地政治及選舉。然而，筆者身處美國和加拿大，那四年前美國大選的撕裂爭論，依然言猶在耳。面對政黨政治下的社會撕裂，海外港人該何去何從？

這次書評，透過與讀者一同細讀流散學近年著作《海外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 Abroad: Diaspora Activism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筆者希望可以對流散社群的延續性問題作進一步反思。進入社運後的第五個年頭，面對內部分歧與外部壓力，到底海外港人群體是成功還是失敗，仍然言之尚早。但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三年前練乙錚那篇《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大部分流亡運動終將失敗》文章，當時練預測海外港人運動必然失敗告終。在面對大選之年可能發生的分裂，筆者希望透過以《六桶冷水》作為前提，《海外阿拉伯之春》作為回應，帶來一些更有建設性的反思。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環球格局才是真理

「首先要明白，國際遊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裡，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麼突破。」

練乙錚提出一個頗為悲觀的想法。以筆者研究觀察，這是也是不少海外港人的想法，認為當今各國不再關注香港問題，因此國際遊說並無意義。其實觀察 2019 年香港抗爭運動，透過結合全球遊說工作，確實讓香港人獲得許多外交角力的籌碼。其成果見於美國通過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及英加澳所設立的移民通道等。這些都是本地抗爭與國際遊說所結出的果實。那麼當香港本地運動完結之時，海外「人權說帖不是符咒」，國際遊說就到了盡頭，是嗎？

從《海外阿拉伯之春》，我們可以看出練乙錚一文，對海外遊說工作的理解過分淺薄。書中提及的敘利亞、利比亞及也門人，各自在過去數十年也有海外社群於英、美當地進行遊說工作。從書中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練乙錚那「人權說帖不是符咒」之說，至少缺乏兩個思考維度。

（1）中美競爭關係的政治氣候：從宏觀國際關係角度分析，書中提及美國對敘利亞與利比亞的政治關注度，遠高於也門。因此，本書作者 Dana Moss 的研究發現，敘利亞與利比亞流散社群，因受惠於美國與其國家具有的利益瓜葛，因此容許海外遊說工作多了政要、媒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關注和支持。因此，倘若今天的海外港人，在審視其遊說工作目標之時，能思考中美競爭關係的政治環境因素，也許能更具體看見一些商貿關係與國際制裁的空間。

（2）跨運動聯盟：再者，倘若海外港人能把焦點從香港政府本身，放遠至受中共極權擴張影響的不同流散群體，包括西藏、東突厥斯坦、臺灣、緬甸、泰國、越南、菲律賓、甚至一帶一路國家等不同海外社運群體，海外港人所行的道路並不孤單。單從習近平到訪三藩市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峰會，會晤美國總統拜登，會場外便已經引來不同流散社群的抗議行動。HKDC（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香港民主委員會）也聯合三藩市灣區多個港人組織，除了與西藏及維吾爾族人一同示威，也與美國國會議員、國際媒體會面，共同推動更強硬的對中政策。正如史丹福大學教授 Kiyoteru Tsutsui 在 *Human Rights and Minority Activism in Japan: 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Actorhood and Local–Global Feedback Loop* 一文所言，人權說辭本身是進入國際政治討論的根基。因此，人權從來都不是一個符咒，但卻成為西方普世價值中，制定外交政策的一大範疇，也成為不同組織者與各國政府對話的起始點。

雖說「人權說帖不是符咒」，但如何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思考下一步棋怎樣部署整治行動，才能把海外港人的政治力量發揮出來。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海外港人更須深耕細作

「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分文化基因裡，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裡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練乙錚所提及的泡沫化，在袁弓夷提出的「香港議會」藍圖中經常引以為鑑。袁弓夷與練乙錚大概在這個部分的想法是相當一致。他們認為那些九十年代的後六四大陸民運人士，在海外不斷互相攻擊，無法達成一個有效的政治組織。然而，袁弓夷比練乙錚樂觀多了，他認為海外港人雖然沒有如猶太人般的宗教扶持，但可以透過組織「香港議會」來解決所有矛盾。這種觀點也因此引來一些認為「香港議會」實為搭建擂台引起分裂的質疑。

從《海外阿拉伯之春》，我們看見一個更悲劇的故事。Dana Moss 透過分析敘利亞社群內的分裂問題時，發現宗教不但沒有成功統一、整合流散群體，反而令社群四分五裂。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的流散者主張從制度中和平轉型，以獲得國家管治權；反之，在敘利亞的庫爾德人（Kurds）流散者則追求一場獨立運動，以建立庫爾德人的國家。此外，敘利亞移民第二代也與第一代移民產生衝突，新一代認為老一輩「行禮如儀」，老一輩的兩派敘利亞人則各自認為新一代與他們的理念和路線是互相衝突。如此可見，當社群中沒有互相協調紛爭的機制，更會因為宗教和對家園政治的路線分歧時，流散社群就會產生彼此之間的互相惡意攻擊。另一名學者 Fiona Adamson 在 2019 年的 *Non-state Authoritarianism and diaspora politics* 一文中，更提及土耳其流散社群中，因為權鬥，流散群體會使出極權打壓言論的方式，監視、恐嚇、襲擊甚至謀殺同路人。

說到這裡，也許讀者會發現練乙錚的泡沫化之說並非空談，不過，海外港人也尚未出現敘利亞人、土耳其人這種因內部路線與宗教而產生的嚴重矛盾。然而，書中提到，「阿拉伯之春」的運動，令敘利亞海外流散社群突破既有矛盾，變得更團結。其實，每次大型社會運動的發生，也是一次社群關係改變的契機。從 2014 年「衝與不衝龍和道」的示威者互相指責，到 2019 年「和」、「勇」之間尋求某程度的協調，這些群體學習過程並不簡單。其實在「大台」問題上，海外港人過去數年一直無法為「香港議會」達成群體共識，其中一個重要討論是當要建立一個海外大型機構，組織者必須先解決許多對安全及組織架構「中心化」的擔憂。現時海外港人更積極參與以協調工作為主的會議，例如早前在華府由 HKDC 舉辦的「香港峰會（Hong Kong Summit）」。這些會議能讓參與者更獨立自主地尋求群體內的互相合作空間，建立某程度的溝通渠道。這也許在去中心化的主體思想下，更趨向一個全球性的連結，多於拼湊而來、過分追求合而為一的海外政體。從「連結」到「團結」，仍需要更多深耕細作的工程，來把不同區塊連接在一起。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流散社群須建立監察機制

「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

練乙錚所提及的道德糞坑，其實並非「海外組織」獨有，就算是本地政治組織，也產出了張秀賢、湯家驊之流。若論爭取民主組織本身的政治架構，對比香港本地組織，海外社群確實較難從法律、傳媒與選票，得到適當的制約和監管。從《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我們亦可以看見一些利比亞流亡社群，因為擔心極權者刺殺海外異見分子，甚至長期處於分散狀態，不敢過分聚集以免被認出、跟蹤和滅口。在面對極權統治者，流散社群確實難以從地下組織的內部，建立一些具備獨立性的道德制約。

而在當今中共極權大外宣機器運作下，極權統治者會無所不用其極試圖抹黑反抗者。而反抗者當中，會因為這些消息源自「大外宣」而直接予以否定。尚記得 2019 年的「叔一燒（馬鞍山燒人）」事件，當時知名網台 KOL 蕭若元直接開咪認為「叔一燒」為虛假影片，「係拍戲嘅」，直接否定抗爭者燒藍絲的行為。撇除這個行為本身的道德問題，這個例子道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後真相的年代，我們能否明智地分辨社群內涉及金錢、性、暴力等的道德指控是否屬實？退遠一步，若張秀賢借錢一事，並非發生在已經變節的張秀賢身上，而是一名同路人，社群內依然缺乏獨立組織進行調查及問責，更莫說一些海外港人會質疑揭露同路人的道德問題，背後是否由中共主使和編造假故事。這多層面的問題，已經不是港人經常提及「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及「敵人所說的一切話也是錯誤」的既有分類法可以處理。面對道德糞坑，如何讓社群有效互相監察仍然是一大挑戰。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海外港人須更多支援工作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裡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

練乙錚認為流亡者無法適應所在地的生活文化，這種現象在一些剛離港的手足群體中的確是常見的。然而，數年過去了，流亡者適應當地生活了嗎？

從理論上來說，適應當地生活與維持家園的政治想像並非互相矛盾。從《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的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社群中可見，不少流散者是在海外留守數十年，並累積了不少當地社會的經驗和資本，並在阿拉伯之春發生的時候發揮作用，對家園的民主運動產生重要影響。其中，Dana Moss 提到一些流散者帶領聯合國代表團和國際記者返回家鄉，並充當翻譯者為本地抗爭者提高國際關注。

如今海外流散社群的香港人，大部分抵埗不多於兩、三年，當中不少人仍然處於安頓期，仍須處理自身和家人在工作、生活和教育上等問題，無法有足夠心力、時間投放在政治參與中。然而，在筆者的研究中也發現，一些雨傘後移民加拿大的港人，他們經歷了三、四年的休整期後，便如同《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所提到的流散者那樣，積極參與海外運動組織和當地社會的公民及政治組織。這段適應及轉變過程，還須更多社區支援工作才能兌現。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不如建立海外公民社會

「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分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練乙錚所提及的復國想像，似乎仍處於一種保留文化、語言和宗教的民族性想像。的確，在社群中不少人會把一些主觀意願，投射在以色列人復國的故事上。其實，過去 30 年，流散學者不斷把「流散政治」四個大字擴闊至不同族群的移民群體，而並非單獨思考以色列人的民族性。這部分是因為以色列人的復國模式，並非黃金定律，亦非唯一出路。從《海外阿拉伯之春》的利比亞人可見，流亡社群要推翻極權政府，須透過持續有效的遊說工作，並試圖在海外群體尋找維繫不同年代的移民之間的聯繫。這部分與練乙錚的第一桶冷水的理解也大相徑庭。

事實上，利比亞人的歷史，經歷過至少兩次革命成功。這句話其實是悲劇，因為這句話本身包含了至少一次革命失敗的故事。《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提到，利比亞人第一次推翻國王統治，是遠在 1969 年的革命。然而，當時的革命是透過一名年輕帥氣、具備人民支持的反抗者，推翻皇室政權來建立獨立國家的。那名受歡迎的革命者卡達菲，推動全民普選、獲萬千寵愛在一身，最後獲得極大部分選民投票。不過，自卡達菲在奪得權力以後，就開始排除異己、改革利比亞成為軍事極權國家，開展了長達數十年的黑暗統治時期，直到阿拉伯之春才倒台。在這數十年間，反抗卡達菲的人被逼流亡海外，持續面對在海外被謀殺的風險，但繼續為當地社會發聲，遊說美國政府持續在外交上向卡達菲施壓，一直到革命成功的一天。然而，阿拉伯之春是否就是成功的一天？不，今天的利比亞，雖然已經推倒狂人卡達菲，但國家處於內戰之中，似乎需要第三次革命的成功，才能真正建立和平民主的國家政體。

從利比亞的例子思考今天的海外港人，到底我們在更長遠的光復路上，是以民主選舉作為革命的終點，還是以建立更開放的公民社會作為想像的基礎？從利比亞的例子可以看出，單單追求一個選票制度，只會建立一個多數人的暴政。光復不應只思考民主制度，還須要在海外民主社會中，嘗試建立公民社會的生活雛形。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更須建立獨立思考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

練乙錚的第六桶冷水有一種特殊的精英主義味道，似乎在建議所有海外流亡人士必須從學術上搞懂流亡學。其實，學問的建立並非在於知識的傳遞，更在於獨立反思的能力，與其對於社群內外批判的能力，不如自我反省和批判，也許會看見不同立場和思考的盲點。

過去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不少本地和海外港人基於反抗中共的前提下，支持特朗普政府。其核心原因卻是因為「敵人的敵人乃盟友」。這種思維讓思考變得懶惰，只是條件反射地反對任何中共支持的議題，支持任何可以攻擊中共的政客。當海外港人以此作為根據來研判自我如何參與當地社會政治時，便會出現與「右翼」政客聯合的傾向。在筆者的觀察中，一些研究受訪者會基於這個原則，逐漸吸收右翼媒體資訊並排斥其他類型的聲音，甚至進入一種缺乏自我批判的舒適圈中。

在這裡，容我引用另一本流散者研究書籍 *Tahseen Shams 的 Here,There,and Elsewhere:The Making of Immigrant Identit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Shams 提到巴基斯坦流散者在 9.11 襲擊後，出現了左、右翼兩派支持者。傾左的流散者基於美國社會對穆斯林的宗族歧視，和對穆斯林移民的排斥，因此走向左派政治，希望能夠改變不平等對待的問題。另一方面，傾右者則從傳統政治的道德倫理觀中，找到家園那熟悉的傳統道德價值。這讓我想起近期一些海外移民家長群體，逐漸從支持右翼政客基於特朗普當年的外交政策，轉移至支持右翼反對墮胎、反對毒品除罪化、反對廢除性別廁所等。因此，海外港人社群在未來幾年遇到的挑戰，將會是如何把香港的抗爭運動融入在本地政治當中。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在踏入 2024 年重讀練乙錚的《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大部分流亡運動終將失敗》和 Dana Moss 的《海外阿拉伯之春》，的確讓人反思這些兩、三年前的現象，當今又轉變為何，香港人又該何去何從。這些思考希望帶出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當我們把其他國家的流散者、民運人士的故事套用在自己身上，我們須要更深刻的反思，多於主觀投射。在這一波移民潮中，未來數年將會有更多海外港人逐漸投入當地政治。倘若海外流散社群無法在此前建立適當的溝通和連結平台，便難免受當地社會的兩極化氛圍影響，令內部產生分歧。因此，海外港人在大選年應當努力建立獨立思考，並吸收當地政治兩極的各路資訊，試圖擴闊自我的政治理解，以免落入「敵人的敵人乃朋友」的舒適圈，引發再一次劇烈的內部紛爭。

在此，海外港人需要建立更穩健的協調平台，讓不同路線、年代、國家的港人可以互相連結。這種平台必須戒除「大台指揮」思維並容讓不同聲音互相交流，在面對紛爭時尋求某種對策或共識。2024 為大選之年，容我在這裡為諸位海外港人倒這六杯水，讓大家一同舉杯喝下沉思。也許，社運後的第五年，海外各選舉不會再如 2020 年般灼熱；也許，海外港人是時候思考如何把港人議題滲入本地政治中；也許，海外港人可循歷史找教訓，但不被困於一種定論之中。■

香港勞權監察
HK Labour Rights Monitor

將香港勞工的聲音帶到國際
Amplifying workers’ voices from Hong Kong to the world

HK LABOUR RIGHTS MONITOR

我們是一群關注香港勞工的自主工運人士、組織者及研究人員，專門監察香港的勞工權利狀況。

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我們先後發表了多份關於香港勞工權利的研究報告，並將聲音帶到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此外，我們與英國、法國、瑞典、澳洲、荷蘭、美國、加拿大等地超過 16 個工會組織建立聯繫，獲他們聲援香港工運，包括通過工會大會聲援議案、推動當地的遊說及倡議工作。

我們在近月亦在英國開展公眾教育，透過展覽讓英國的民眾了解香港自主工運的發展歷程，同時亦舉辦勞權講座，協助在英港人認識他們的勞工權利。

如你的組織有興趣合辦活動，
請電郵至 info@hklabourrights.org 與我們聯絡。

訂閱我們的每月電子通訊：
https://hklabourrights.org/newsletter/?lang=zh-hant

IG/FB/Twitter: @HKLabourRights



如何發揮離散港人政治影響力

智庫模式會是出路嗎？

文 / 利世民



假如狹義地將政治局限在選舉政治，離散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幾乎是不可能發揮到任何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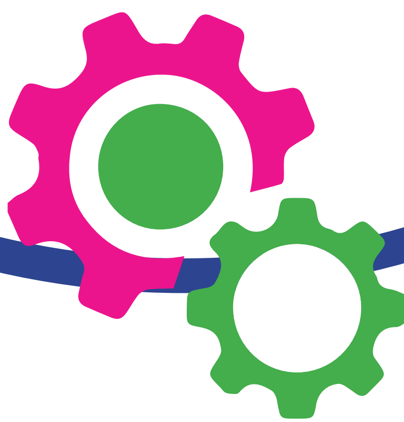
幸好，政治也不只是選舉；影響力，也不只是政治影響力。

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等地，近來已經有不少香港人逐漸開始組織自己的社群。最矚目的例子，要數自 2022 年夏天開始的「香港人社區中心（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在一年間，由灣區開始到大華府、多倫多等，再發展到十個不同的城市。各地的香港人社區中心，主要是先在各地植根，凝聚社群，並協助剛到埗的香港人適應新生活。

當香港人在各自的職業和專業領域站穩陣腳，不論在經濟上及社會上的影響力亦不可小覷。但更直接的影響是，當愈來愈多香港人在世界各地站穩陣腳，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也可以讓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朋友，更有信心去選擇他們的未來。

另一方面，離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組織，過去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進行政治遊說，已經取得一定成效，尤其是英國和加拿大的「救生艇政策」。然而，政治遊說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賴輿論和政治環境。假如中共與各國的關係緩和，政治遊說的工作或許會變得更加困難。

長久下去，除了繼續連繫不同區域的社群和政治遊說，我們還要構思如何長遠塑造公眾輿論，將香港人的議題昇華到價值層面。在自由社會，塑造公眾輿論的除了政治壓力團體、媒體以及大學，還有智庫；而對香港人而言，最陌生的，就是智庫。



甚麼是智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住在英國的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寫成了《到奴役之路》；這本書在 1944 年面世時，由於物資短缺，所以發行量並不算多。一直要到戰後，由經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在美國發行，並在翌年經讀者文摘撰寫推廣，這本經典之作才打進非小說類的暢銷榜。

退役軍人安東尼・費雪（Antony Fisher）讀過了讀者文摘的《通往奴役之路》撮要，深受感動，並覺得自己到要為對抗極權和捍衛自由做點事。他摸上門找到海耶克，希望為參選從政作準備。結果，海耶克對他說，比起選舉，更重要是影響社會輿論；當改變社會觀念，選舉結果亦隨之改變。

費雪聽從海耶克的建議，放棄從政的想法。在後來幾年迷失於前途的日子，費雪在美國找到了一門生意的念頭，並賺到了「第一桶金」。1955 年，費雪投資成立智庫經濟事務學會（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IEA）。

在成立的最初期，IEA 不但是艱苦經營，甚至可以說是無甚作為。雖然當時正值冷戰期間，歐美與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蘇聯在對峙，但在政治層面，全球都似乎瀰漫著一片社會主義的思潮，與 IEA 所提倡的價值觀可謂南轅北轍。偏偏在七零年代中後期，社會主義差不多要宣布勝利的一刻，世界卻漸漸從夢中甦醒過來。首先是歐美的自由經濟派重新出發，而 IEA 也在這個時候，先協助戴卓爾帶領黨內的自由經濟陣營，取代希斯成為反對黨領袖，並於 1979 年帶領英國保守黨的勝出大選。

與其說海耶克又或者費雪改變了世界的命運，倒不如說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地方，做了適當的事。二戰後的世界，雖然在政治上的思潮一面倒地傾斜向社會主義，但現實的社會和市場經濟，資本的力量卻愈來愈明顯。在剛才所提及到的時空，就算是中共在 1978 年也要展開經濟改革開放。

甚至可以大膽說，若然不是海耶克和費雪，或許會有別的人做類似的事，世界局勢發展，亦不會有太大差別。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美國商人里德（Leonard Edward Read）在 1946 年也成立了經濟學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FEE），用一般人能夠明白的方式，透過大眾媒體推廣自由市場經濟。

但智庫究竟具體做甚麼工作？有很多人以為，智庫的功能是做政策研究。但其實歐美的智庫，多數都是只是將學術研究成果「來料加工」，包裝成一般人都能夠明白的內容，並透過大眾媒體宣揚出去。

某程度上，智庫就是政、商、學界和媒體這 4 個界別的「超級聯絡人」；推廣一個意識形態，除了要有海耶克、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明星學者和意見領袖，也要有里德、費雪等有創業精神的生意人去建立組織和人脈以獲取資源。換句話說，智庫的工作，就是將晦澀抽象的概念，賦予人性，並尋找支持者。

離散港人與智庫

雖然從現實角度來看，短期內改變香港的可能雖然微乎其微，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跟其他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一起，共同守護著目前我們所擁有的。記得 2020 年臺灣選舉的時候，有位穿著香港抗爭者裝束的女手足，在臺灣的高鐵站拿著一塊寫著「我是香港人，請珍惜你們的選票，我們只能示範一次」的標語。這個情境被拍攝下來，也是也令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過去未必會留意國際事務，但近年也愈來愈多人漸漸感受到新冷戰的寒意。尤其在 2019 年和疫情後，更多人意識到中共作為一個極權體制，對社會文化、經濟秩序、網絡資訊安全等各範疇構成的影響。

我在美國接觸到的非港人，當他們第一次聽到我來自香港時，不少都會說他們曾經去過香港，覺得過去的香港很美、很繁榮、很精彩，但也對香港人遭遇到的突變感到可惜。

香港人除了現身說法，向全世界的人展示自由是如何逐漸流失。但我們更加要讓世界各地的人意識到，面對威脅不僅局限於香港。專制政權的野心，就是要摧毀我們所熟知的現代文明價值觀。

過去兩、三年，不少人希望離散港人所經營新聞媒體，可以一方面彌補目前香港的低氣壓，另一方面又能同時滿足其他離散港人的需要；無疑這是個值得一試的挑戰，但我有個更大膽的想法，就是組織離散港人的智庫，將代表香港人價值觀的意見領袖和他們論述，宣揚到世界各地。

目前在英、美、加、澳進行政治遊說工作的人，大多都是曾經活躍於社運和政治工作的香港人，不論是現在抑或未來，都繼續會是香港人發揮政治影響力的中堅，而且他們當中也有不少已經半隻腳踏入了高等教育界和專業政治工作，亦建立了一定人脈關係。但美中不足之處，就是在廣大群眾當中，仍然未建立到廣泛的認知，甚至乎連香港人也未必認識他們。畢竟，不論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壓力團體，目標對象往往是特定的少數圈中人。

互聯網文化之下，近年在社會上多了一些意見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但至目前為止，香港的意見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仍然是以吸納香港人受眾為主，嘗試將影響力延伸到英語世界的卻少之又少；除了是因為慣了在舒適區內，更重要是隔行如隔山，經營在另一個族群當中的影響力，難以合乎經濟效益。

政治要「識字，亦要識人」；抽象的概念，很難落地，很難入屋。智庫的功能，就有如經理人公司，除了發掘明日之星，更重要是為他們安排演出和訪問的機會。當年如果沒有 IEA 和 FEE 等，海耶克、佛利民等或許不會成為家傳戶曉的人物。在離散港人當中，不論是學者、社運、政治遊說的倡議者、意見領袖、抑或是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也有不少具備潛質去影響社會輿論的人物，他們欠缺的，是被公眾見到的機會。當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和社群，見到香港人不僅追求自由和權利，其實也是為貢獻普世價值和社群利益，我們就會形成一股可持續的影響力。■



圖片來源：我的玫瑰花 Facebook

建連結的橋——
反思破失的國際人權體系

文／劉珈汶
（前香港區議員、HKDC 國際倡議及項目幹事、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籌委、香港三月文化節聯合創辦人。）



落筆之際，筆者正於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參與世界自由大會（World Liberty Congress）——由 3 位來自伊朗、委內瑞拉及俄羅斯人權倡議者發起，集結來自全球 56 個受極權壓逼國家、200 多位人權倡議者與政治人物的一個全球聯盟。世界自由大會是第 2 年舉辦，會議為期 3 日，目的為聯盟奠定「支持人權、民主及法治」的憲章，及以民主選舉產生領導層，當仁不讓，筆者有幸當選為 34 名領導理事會成員之一。而他們凝聚全球對抗極權力量的原因，正是因為聯合國這應當以和平、人權法則代表人民的機構，因極權勢力的壟斷、制度保守而無法有效代表人民的聲音。

劉珈汶｜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失效的國際人權倡議平台

在二戰後 1945 年創立的聯合國，則由 193 個成員國（另加聯合國觀察員國）組成，每年九至十二月召開常會，其餘時間則在有需要時召開，即使戰火連連，成員國代表依舊西裝筆挺，坐在會議大廳內辯論在世界各地的問題，風雨不改；而聯合國系統內專責處理世界人權事務的人權理事會，每年分別於三月、六月、九月召開會議，每次為 3 至 5 周。不過，這個講究成員國自律、沒有法律約束力，無分意識形態、不論地理的國際多邊組織一直為人垢病——從憲制問題使聯合國系統架床疊屋、程序冗長、反應緩慢；到政治或資源問題使個別原本應獨立且專業的專家遭噤聲，或變成為極權服務的喉舌；甚至缺乏制衡人權侵害行為的方法等。如此，聯合國便演變成「作秀」、「兒戲」、「不專業」的代名詞。

誠然聯合國制度在現今世代已非常過時，尤其安全理事會更顯聯合國架構集權於五個常任理事國（「五常」分別為中國、法國、英國、俄羅斯與美國，為二戰期間同盟國中的五大國），而這並非經選舉產生的「五常」卻擁有否決權，可推翻聯合國大會非程序性決議案。去年俄羅斯便曾否決一項「要求俄羅斯無條件停止入侵烏克蘭」的議案；中、俄亦多次在中東、北韓等議案提出否決。即使近年成員國要求加強「五常」問責、透明決策過程，惟改革議案亦須獲得「五常」全數支持才得以推動。時移世易，現今的國際格局亦與二戰後相去甚遠，已變得迂腐的聯合國系統若不進行改革，實難以服眾。

也莫說此類國際多邊組織本來就是各國進行政治角力的舞台，大部分動作或決定均與本國利益有很大程度的掛勾，大多成員國亦非由駐紐約、日內瓦外交官進行決策，他們多為「信差」將所得與人權問題相關的資訊交本國政府外交部門決定，不禁讓人質疑各國是否把人權問題政治化、背後存在其他目的，且不會單純將此視為嚴峻的人權議題。

如此，在本身資源非常有限的公民社會，為何仍要花上時間成本和資源投入聯合國倡議？九月中旬，筆者與維吾爾及西藏青年倡議者一行 10 人赴日內瓦參與倡議培訓，同時首次出席人權理事會的會議。培訓初始，來自國際人權組織國際人權服務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倡議者便問道：「你認為聯合國倡議能如何協助到你的倡議工作？」不約而同地，我們都是抱持懷疑消極的態度前來，甚至在日內瓦工作幾年的資深倡議者亦坦言，他們也不時感到氣餒。

上期《如水》第二屆「香港峰會」的專題中，HKDC 香港峰會籌委會提到峰會中曾討論「光復香港的變革路線」，其中一條是「挑戰國際政治框架」，包括要求取回香港自決權、聯合各個在國際體系中缺乏保護的群體。若要試行這條路線，無何避免首先要從學習聯合國系統開始。因此，雖對於聯合國倡議毫無期望，然而，當見到甚至連何君堯成立的法律組織亦在聯合國爭先恐後、「為祖國發聲，講好中國故事」，筆者亦抱著寸土必爭的心態嘗試瞭解。

反思聯合國倡議機制

經過一周時間，在聯合國參與了人權理事會會議、與聯合國專家及包括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挪威等駐日內瓦外交人員會面，以及密集式工作坊，我們瞭解到日內瓦聯合國的確較易讓民間組織得到支援及爭取倡議空間，以下 3 個為筆者認為在聯合國體制中較為有效的機制：

1. 條約機構（Treaty Bodies）

以人權條約為基礎，由獨立人權專家組成個別條約機構，監察各國實踐人權條約情況。現時共 10 個條約機構，其中由人權事務委員會負責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 *ICCPR*）》為香港唯一獨立於中國受審議的條約（中國仍未有批准此公約；香港因循英國政府於 1976 年批准及在 1991 年以《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公約納入香港法律，並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之下，使公約一直在港生效至今）。

由於條約機構由獨立人權專家組成，審查過程相對獨立透明，而民間組織能夠透過提交報告，以至出席會議進行聽證，直接向委員會反映地區人權狀況。去年人權事務委員會審查香港履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後，便以強硬措辭要求香港政府廢除《國安法》，為聯合國機制內首次以「廢除」字眼回應《國安法》損害香港人權的問題。

2. 普遍定期審議（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2006 年經聯合國大會授權成立，為聯合國改革的其中一個衍生機制。有別於其他人權理事會轄下機制，所有 193 個成員國每 4 年半均須接受一次審議，評估國內人權狀況，以確保成員國有履行各類國際人權準則及條例。

期間，受審議國家除了須在會議上接受各國質詢及提問，亦需要回應建議，並定期報告進展。工作組將於來年 1 至 2 月就中國人權狀況進行第 4 度審議，而上一次審議中國已為 2018 年，因此可以預視有關香港的焦點，將落在 2019 年抗爭運動及《港區國安法》實施對香港人權狀況的影響。

民間組織能夠正式以其中一個持分者的角色參與審議，包括提交報告、遊說成員國代表採納其建議或提問；而擁有諮詢地位（consultative status）的民間組織，更能參與正式會議、舉辦場邊會議等。同時，由於普遍定期審議不限任何人權議題，受審議國家基本上需要回應任何提問及建議，因此亦是一個契機讓民間組織在此提出未曾在人權理事會內提出過的人權問題。

3. 人權理事會特別程序（Special Procedure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特別程序機制內的特別報告員為獨立人權專家，他們會以國家或議題為基礎組成工作小組，並進行獨立的調查並撰寫建議報告。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亦能就其職權（Mandate）公開表態、與相關國家或持分者進行溝通等，是倡議者在聯合國系統內最容易接觸到的人員之一。亦由於特別報告員的團隊人手相對簡單，特別報告員在回應人權議題時最為敏捷。

過往多名特別報告員便曾分別多次致函中國，並發表公開聲明關注《國安法》對香港人權狀況各方面的影響。過去 8 月，4 名特別報告員則曾致函（及後發表新聞稿）嚴正關注初選案審訊及香港警察懸紅通緝 8 名流亡港人。



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54 屆常會｜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流散倡議者作為橋樑填補缺口

乍看聯合國的作用只流於發表報告、提出建議及發表聲明，成員國並沒有法律責任必然要回應和履行該些報告提出的情況及建議。然而，在過往數月經歷一連串提交報告、參與會議、連結持分者進行遊說後，筆者最深刻的體會是在日內瓦，不論是人權專家、國際人權組織，甚至外交使節均非常容易觸及，即使他們本身的角色存在不同程度的制肘，但都樂於協助倡議者在機制內外的倡議工作。箇中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能夠填補制度或他們角色的缺口。

駐日內瓦的外交使節多以人權為專業，關注人權相關事項，可是他們駐本國的官員，並非在所有議題中都有緊密溝通，在資訊上也許有些偏差，有時他們更直言，需要我們向駐本國的官員說項。港人流散社群遍布各地，在香港本土公民社會被《國安法》消磨殆盡後，海外公民社會應運而生，亦逐漸發展成一個個海外港人倡議組織，從過往少數港人到訪海外，或者借助外國盟友力量「打國際線」，至今天流散港人在自身所在「東主國」（Host country）直接向當地政客官員進行遊說，以第一身經歷講出香港現今狀況及我們的訴求。我們流散港人的「優勢」，在於能夠發揮連結的角色——由在港港人、流散港人、東主國政客，以至國際組織代表，都與各地港人倡議組織有所聯繫。由此，我們便恰巧能成為當中的橋樑，非但影響東主國僅僅在聯合國就香港、中國人權問題的取態，甚至影響其整體外交政策，同時與支援香港抗爭的跨運動盟友，包括東突厥、圖博流散族群、中國異見人士、國際人權組織，亦因此有了更緊密的連結與合作。



劉珈汶（左三）與維吾爾、藏人組織早前到日內瓦參與聯合國的倡議培訓課程｜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在對上一次（2018 年）的中國普遍定期審議以前，所有受中國壓迫的族群，未曾在聯合國倡議上有非常緊密的合作，以致審議報告無法如實反映受壓迫的人權實況，不少專家提出的建議亦與現況不相符，甚至沒有任何一個特定就香港問題提出的建議。此前，隨著與盟友間更為緊密的合作，使得香港問題在這次對中國的審議中漸得關注，港人倡議者亦漸在聯合國系統內得到更大的聲量，從沒有建議至該次得到共 6 個與香港相關建議。這看似微小的進步，其實是由多名倡議者累積的成果，各國代表在審議期間只有非常有限的時間提出質詢及建議，在有限的空間、無限的人權問題之下能爭取到各國對香港的關注，可謂是在倡議工作上的莫大進展，而背後所花上的遊說工夫也實在難以言喻。

在日內瓦工作的人權倡議者強調「慶祝每一次成功（Celebrate every achievement）」，因為投入人權範疇的工作時常令人感到氣餒，極權對人民的人權侵害從不因聯合國內的一紙譴責而停歇。筆者意識到聯合國倡議著重的並非結果（例如通過一個譴責香港政府的議案），而是從過程中獲得的關注及向政權施加的壓力。即使聯合國的架構過分官僚，亦無可否認許多投身聯合國工作的，都是人權方面的權威，他們的一份聲明，甚至只是一個查詢，都提高了國家侵犯人權行為或冷眼旁觀的政治成本。



利用國際平台還原香港真實歷史

香港的歷史正被港共政權逐點抹去，彷彿自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一片歌舞昇平，在缺乏本地媒體的紀實下，由民間組織提交的報告顯得尤為重要，除了作為一種抗衡「官方說法」的聲音外，亦可透過這國際機構，在 193 個成員國、人權專家的見證下，替香港繼續記錄真實的歷史。

第 5 次中國普遍定期審議在即，筆者亦將在 11 月再次前往日內瓦（編按：文章撰於出發前），與來自各地的香港倡議者及盟友凝聚倡議力量，爭取聯合國內對抗人權侵犯者的聲量，試圖影響各國的對華取態。這種由外而內的倡議工作環環相扣，同時需要各東主國內的流散港人配合，包括議會倡議、凝聚社群，而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流散港人的公民充權。

保存港人身分認同　連結各個路線

在聯合國機制內，香港是中國人權議題的問題；而對於擁有十數萬流散港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方的英國，香港是內政、是歷史問題。在異地落腳，既是香港人亦為當地公民。從去年籌辦「香港三月文化節」，筆者便一直強調所謂「融入」並非一味接受當地文化，而是在互相認識、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同時，保存自身的身分認同，否則只是被「同化」而失去族群特性。政治上亦然，以筆者身處的英國為例，透過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計畫抵英人數超過 16 萬人，以流散族群而言可算是一個頗重要的數字。作為在社區出身、短暫當過代議士的組織者，筆者深信若然這 16 萬港人都能善用自身在英國的公民權益，一點一滴動員所有人的力量，推動由下而上的草根倡議（Grassroot Advocacy），並在香港議題上與國會遊說、國際組織倡議互相呼應，才是現時港人流散群體應行的權宜之計。

回家的路未必遙遠，即便相距 9,600 多公里，只要一點一線連結成網，使香港族群得以被看見，我們也終將看得見路途的終點。■

由「BNO 簽證兩週年調查」看離散在英港人的政治價值觀及信仰

文 / 黃偉國 （現居於英格蘭，政治文化研究學者，現為時事評論員及占星師。）



作者參加 2023 年於英國舉行的六四 34 週年悼會｜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編按：
本文為作者根據其研究——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Beliefs of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the United Kingdom* 所撰寫，並側重在作者對研究課題的詮釋。

引言

離散港人研究，一定程度上由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共強行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法》開始，隨之而來的是英國、加拿大、美國及澳洲相繼推出不同形式收容港人的措施，無論被稱為「救生艇」、「避風港」計畫等。此外，由於中共及港府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承諾，英國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推出 BN(O)（英國國民（海外），以下簡稱 BNO）「5+1」居留簽證計畫，容許持有 BNO 港人移民當地。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統計，直至今年 9 月底為止 BNO 的累積申請人數為 191,000 人，獲批簽證人數為 154,078，實際入境人數為 135,400 人，佔實際入境率 87.9%，有 30,622 人在英國境內申請（Home Office, 23 November 2023）。值著今年是該計畫推出兩週年，內政部在社交平台 X 張貼文章，以「很多香港人說過在英國居住好像住在家中一樣」來形容移英港人（Home Office, 31 January 2023），可視為英國政府重視香港人的表現，視之為英國大家庭的其中一名成員。

在短短兩年多時間已經有超過十萬香港人在英國，而且絕大部分可能是第一次來到英國，然後在此地定居。對於由出生及成長、面積小做成不同形式網絡（交通、運輸、人與人之間距離等）密集的地區，遷移到面積大、網絡分散、不同地區（城、鎮）之間的距離較遠的國家，移英港人在生理、心理及思想上均要重新適應及調整。

離散港人是現時香港研究裡面新的研究課題，筆者撰寫本文側重思考整個調查背後的歷程及反映的現象；更結合筆者過去兩年多在英國生活的觀察及經歷，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釋。

（一）誰人：由港僑到離散港人

還記得 2021 年 8 月剛來到英國的時候，還未有想到自己身分認同的標籤：既然我已經離開香港，照理已經不是單純居於香港的香港人；到了英國定居以後，我還是原來的香港人嗎？莫非是英國香港人（British Hongkongers）？作為 BNO 的持有人，但好像不可以因為這樣而自稱為英國香港人。

後來我知道在 2020 年 7 月由鄭文傑及 Julian Chan 成立的「英國港僑協會」（Hongkongers in Britain, HKB），以「港僑」來稱呼離開香港的香港人，使我聯想起「華僑」（Overseas Chinese，中文譯名為「海外華人」）一詞。但從文化及社會脈絡的角度，港僑與華僑可算是轅北徹的觀念，正如以下的圖表：

華僑	港僑
經歷由晚清到中共統治時期的政治動盪，到由 1978 年開始由鄧小平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	相當部分經歷英國殖民地管治、2009 至 2019 年間的「香港社運十年」及 2020 年 6 月強行通過的「香港國安法」。
因經濟因素而離開中國。	因政治因素而離開香港。
年輕時離開中國，現時已是年長的一代。	有不同的年齡層，由年輕一代到退休人士。
在海外找尋工作的機會（例如由鐵路工人、礦工，到後來開餐館、洗衣店等）。	工作形式多元化，因應不同城市的經濟發展特色及程度（例如專業服務及金融業在倫敦，在不同城市開設茶早餐廳，還有成為教師、醫生及公務員等）。
教育水平低，甚至是文盲。	教育水平偏高。
抗拒當地 / 在地文化；甚至視中華文化高高在上，在地文化次一級等。	接受或 / 及融入在地文化。
聚居在唐人街（例如倫敦、伯明翰）。	主要散居英格蘭及蘇格蘭的大城市及周邊小城鎮
保守、穩定、缺乏融入社區的行動。	自由、重視政治權利（例如投票）、參與社區活動（例如教會）。
中國（中共）作為祖國希望國家民族繁盛。	「光復香港」的想像。
成為中共統戰的對象。	反中共專制獨裁統治；被中共及港共政權仇視（例如不能以 BNO 身分取回強積金；誇大及渲染移英港人回流返港的新聞）。
隨著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中國移民居英，華僑的身分慢慢被政權淡化。	香港人與中國人不相同，是兩種不同族裔的人。

因此，「港僑」一詞並未成為在英離散港人的自我稱呼。在筆者書寫本文的階段，大家仍是以「香港人」（Hongkongers）來稱呼自己，也許當四年後第一批「5+1」居留簽證申請成功成為英國人，加上中國及香港的政局出現突破性轉變的時候，才能夠判斷我們的身分認同的選擇及取向會否出現變化。



作者參加 2023 年於英國舉行的六四 34 週年悼會｜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二）因何：為何研究離散港人？為何研究他們的政治價值觀及信仰？

從歷史、經驗及理論三方面說明其研究價值：

1. 歷史：自 1841 年香港開埠開始，被視為最大規模的兩次移民潮是 1967 年左派受中共指揮及煽動而發動的「六七暴動」，不少港人因恐懼中共借暴動來奪權，導致英國結束香港的管治而移民海外（Tong，2021 年 11 月 3 日）。1989 年「北京屠城」後，由於中共血腥鎮壓民運做成港人對 1997 問題產生恐懼及不安而出現「移民潮」及「人材外流」的狀況。2020 年國安法通過之後又出現移民潮。究竟兩次由中共所導致的移民潮，有否相似及相異之處？因為兩次移民潮而離開的港人，在當地的生活狀況如何？政治參與如何？又會否與以往的華僑相似？研究離散港人，主要目的在於經歷 2019 年反送中運動及 2020 年香港國安法以來香港人被持續打壓的狀況下，香港人如何在海外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及捍衛自己的文化及價值觀，繼而透過組織、連繫當地的香港人，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及社區的力量。

2. 經驗：作為離散研究，印度人及猶太人被視為主要研究的對象。在英國，印度人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族裔。他們既是英國社會的一部分，但仍然保持自身傳統的集尚之餘，其自身的文化更融入成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印度菜餐廳、印度菜中的咖哩也成為當地主流酒吧裏其中一款食物；而排燈節（Diwali）更是當地社群重視的節日。在英國土生土長的印度人更是不少專業的中堅分子，英國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 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印度裔首相。前港督彭定康深信港人會為英國作出重大貢獻，甚至相信有一天，英國會出現一位港人首相 （自由亞洲電台，2023 年 9 月 27 日）。香港人能否在未來十年建立如印度人般，在文化、專業及政治上建立及產生影響力？

3. 理論：在離散研究裡面，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值得探究，例如：

- 離散族群因何離開故地？他們離散到別國後，與故地有否連繫？
- 離散族群如何在別國保留及傳承自身的文化？
- 離散族群如何與當地主流或社區文化接觸、交流互動？過程中有否出現互相學習，還是產生衝突？離散族群在當地建立的文化是否呈現開放包容，還是孤立封閉？
- 離散族群的下一代（第二、三代）有否承傳故國的語言及文化，對故地產生興趣、想像及情感？還是已經感到陌生、抗拒，繼而同化成為本地人？
- 家族、家庭及離散社區或團體組織在維繫自身文化及離散族群凝聚力中擔當的角色。
- 離散族群如何建立及維持在不同範疇（例如專業、地區、經濟活動等）內的社會網絡？這些網絡又能否成為他們的社會資本？
- 政治價值觀、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參考以下部分）。



2023 年 6 月 10 日由僑福香港人（Guildford Hongkongers）主辦的「僑福友誼節」｜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4. 政治價值觀及信仰：針對政治因素，包括戰爭、動亂、政治迫害、種族滅絕等而離開故地的離散族群。例如 1975 年越共統一越南，引發越南人出海大逃亡而做成「越南難民」問題，後來因聯合國及主要大國收容及安置難民及日後由越南離開到外地國的移民，逐漸在澳洲及美國形成離散越南人的族群（June 2015；Vu & Satzewich, 2022）。研究離散族群，很多時候集中在他們定居後如何適應及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及社區，但甚少留意至於他們的政治價值觀及信仰的變化。

針對在英離散港人的社群，他們均有共同的集體回憶：2019 年反送中運動、2020 年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自由人權狀況迅速惡化及同年因武漢肺炎（非典型肺炎）的防疫措施及經濟衰弱而做成對香港未來的前景感到悲觀，因而對中共政權、特區政府及其體制內外的各持分者（立法會議員、親北京的建制派、被清洗的民主派、本土派、社運及公民團體組織）的認知、觀感及判斷因政治及制度上的急劇又極端的變化，與 2019 年前的想法可能產有著根本的改變。

還有因為 2019 年參與反送中運動被檢控而出現的政治犯，同時因為「四十七人案」、「蘋果日報案」、「立場新聞案」及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被拘捕及檢控的人士，也正在塑造及影響離散港人的政治認知。事實上，政治權利（包括提名權、沒有篩選的選舉）及言論思想自由的消失，甚至涉及與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有關的事件（例如「元朗 721 事件」、「太子 831 事件」、「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行」及過程中的警暴等）已經不能夠在香港地區公開討論，對因為政治理由而成為離散港人來說，更是刻骨銘心。加上特區政府努力篡改及扭曲歷史，如何保留及承傳港人的集體回憶不會消失更加重要。

再者，因應英國本地人對中國人及香港人之間混淆不清的狀況，香港人如何在尊重不同種族及避免仇恨言論的前提下，讓英國本地人知悉中國人及香港人是兩種不同族裔的人，不單只說不同的語言，而且在文化及政治價值觀上更是南轅北轍？

最近由港人新成立的平台 Vote4HK，旨在於連繫及協調不同地區的港人組織及動員在英離散港人登記成為選民，並且透過 2024 年英國大選，讓香港人的聲音在政治過程及媒體兩方面更響亮之餘，在某些選區成為關鍵少數等。在香港喪失真普選的狀況下，在英離散港人的政治參與不單只有象徵及實際的意義，更有可能產生不可預期的結果；該平台以「為香港投票，為民主投票」為今次活動的口號，從而建立及彰顯英國大選、在英港人與香港之間的聯繫（Vote4HK，2023）。事實上，方志恒以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為案例，研究身處海外的離散港人逐漸形成及組織動員反送中抗爭，並且有機會建立以身分認同為主的無國界的持續性運動（Fong, 2022）。

因此，離散港人的政治價值觀取向、對當地的政治體制及氣候的認知、政治文化及政治參與的模式，他們在現在及未來當地政治活動（例如大選、全國性示威、環保）中的角色等，也是值得關注的課題。

（三）如何：克服數據搜習方法的局限及障礙及初步的資料分析

研究在英的離散港人，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找出相關的受訪者進行抽樣。首先，以民意調查的方式搜集數據是建基於地理及政治上已劃定界限的地方，然後該地方合資格的人的總和為母體，透過不同的方式，由固網電話的隨機抽樣，到今日透過市民自行以手提電話登記成為受訪者，配合部分選擇登記電郵成為受訪者。隨著全球化及固網電話的住宅用戶不斷減少，隨機抽樣的方式更須要回應實際環境的需要。

同樣道理，由於離散港人在英國聚居的地點分散，例如倫敦（London）、伯明翰（Birmingham）、曼徹斯特（Manchester）、碧仙桃（Bristol）、僑福（Guildford）；此外，因為租金及房屋供應的關係，又會選擇在這些城市鄰近的城鎮居住。因此，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接觸到合資格的受訪者完全問卷，正是是次民調最大的挑戰。

雖然內政部公布移英港人的數目，但他們在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及住居地點各方面的社會與地理特徵仍欠缺相關的資料，因此用傳統根據這些特徵進行分層抽樣似乎不大可能。一定程度上，要盡量找到足夠的受訪者正是主要的目標。這與質量方法研究中以滾雪球式抽樣相似，針對調查較難接觸的受訪者。

當然，過程中要預先搜習英國不同城市及城鎮的港人組織，開出一個有組織聯絡方式的清單之後，再以電郵聯絡他們的負責互動組群（例如 Whatsapp、Telegram、Signal）的管理人員，請管理人員將問卷的介紹文字連結張貼俗稱「公海」的即時互動組群，並鼓勵組群內的成員參與及轉載。在問卷調查期結束之前一星期，再請組群的管理人員再張貼一次。最重要的是，若果只是一個不知名的人士或組織將訊息及連結貼在組群裡，可能因為訊息量太大及太多而容易被其他訊息「淹沒」，加上只視為某人張貼訊息，容易被組群的成員忽略，結果做成回應率偏低。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如何選擇合資格的受訪者，因為調查針對 BNO 簽證計畫的香港人作為受訪者，但凡本身已經有英國護照、2020 年或以前已經透過非 BNO 簽證計畫的方式來到英國定居的人士不在調查之列。於是透過篩選題，先問受訪者是否透過 BNO 簽證計畫來英，並且是否到了英國兩年或以下，受訪者才能夠回答及完成問卷調查，旨在於有效選取相關的受訪者。

問卷除了計量形式的部分，以是非題、多項選擇題及排序題測量以外，還希望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在整個移英過程中表達的個人遭遇和情感，無論是離開成長的地方、到新家園生活時的觀察及感受等，於是以開放式問題邀請受訪者書寫。此部分的文字資料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歸納，編碼主要依靠閱讀回應的文字，然後發掘重覆的立場、觀點及看法再將他們組成一起，再找哪些關鍵詞是重覆出現，這些重覆出現的關鍵詞成為歸納每條文字時所用的主題，最後計算已選取的關鍵詞 / 主題出現的數目及節錄包含有某一個關鍵詞 / 主題的相關句子。例如「自由」是出現次數最多的關鍵詞，於是成為編碼時所用的主題，然後但凡有「自由」一詞出現的句子就會被節錄出來。不同的受訪者說「自由」的時候，其表達的意念及重點可以不一樣，例如「香港再沒有遊行示威的『自由』」、「『自由』是我走難到英國的主要原因」、「移民要付出代價，但『自由』是無價」等，從而詮釋不同受訪者對「自由」的定義、認知及想像。

總結

本文以「誰人」、「因何」及「如何」三方面介紹是次調查的起源及操作，過程中最大的得著是能夠透過科學及客觀的方法，初步瞭解在英離散港人在生活及政治價值觀兩方面的特徵及取向，讓我（及研究團隊）能夠較為全面認識在英離散港人的最新狀況，而不是只能依靠住居在不同城市或地區朋友的訊息，結果只能夠得到零碎、片面及不完整的印象。當然，是次調查得出的數據，也希望協助在英的港人組織在未來計劃及籌辦活動的時候，更能夠回應港人的實際需要之餘，由政治價值觀及信仰的部分手的發現，更能夠讓組織如何計劃離散港人在英的集會活動，藉此讓我們不會忘記 2019 年（甚至是 1989 年、2003 年或 2014 年）集體的回憶及經歷之餘，更需要在這些事件中選取哪一些舉辦活動，才會避免因為活動次數太多而導致組織者及參加者疲勞的狀況，例如六月的六四及六一二、七月的七二一、八月的八三一等，不可能在三個月內連續舉辦集會，否則出席的人數只會一次比一次少，還未考慮包括地理距離、交通及氣候等因素（註：因為每年六月至九月英國日長夜短，甚至到晚上九點多才日落，加上活動的結束時間不能超過晚上九點，因此以燭光晚會悼念形式六四似乎不可行）。■



作者參加 2023 年於英國舉行的六四 34 週年悼會｜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鳴謝

本研究資料源自「政治難民自強不息：BNO 簽證兩週年調查」，由《追新聞》與時代教育公民平台（COOTL）於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1 月合辦。筆者感謝 COOTL 的成員及《追新聞》的記者組成的工作團隊，在百忙之中仍抽時間籌備、展開和進行調查及後期數據分析及製作報告文件的工作。同時，感謝協助派發是次調查問卷的英國機構、各地區群組及港人團體，更感謝近千名受訪者，透過問卷發表意見，讓移英港人的聲音能夠是次民調呈現出來。報告在 https://cootl.org/#/post/1340 瀏覽及下載。

參考資料

Fong, B.C.H. (2022). *Diaspora formation and mobilisation: The emerging Hong Kong diaspora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8, 1061-1079.

Home Office (23 November 2023). *National Statistics: Summary of latest statistic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september-2023/summary of latest statistic

Home Office [@ukhomeoffice] (31 January 2023). *"Many Hong Kongers have said living in Britain is like coming home"* [Video attached] [Twee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ukhomeoffice/status/1620478885086515206?lang=en

Hughes, R. (1968).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London: Andre Deutsch.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June 2015). *The Vietnam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AD-Vietnam.pdf

Tong, B. (2021 年 11 月 3 日）。《香港戰後第二波移民潮：1967 年左派暴動》。https://www.cup.com.hk/2021/11/03/1967-riots-hong-kong-immigrants

Vu, A. & Satzewich, V. (Eds.) (3 February 2022). *The Vietnamese Diaspora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513969

Vote4HK (2023). https://www.vote4hk.uk/

自由亞洲電台（2023 年 9 月 27 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再爲港發聲：中共視香港的自由爲威脅》。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al-09272023134445.html?encoding=traditional



港人移臺困境與政治現實：

「他們的家」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文 / Jeanette KY YUEN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曾旅居英國，現居臺北，任教於銘傳大學。）*

編按：

本文為作者根據其計劃出版的研究 —— *Fleeing from Fear? Free from Fear? The Politics of Fear and the Imaginary of Home of Hong Kong Migrants in Taiwan* 所撰寫。

本篇作者 Jeanette KY YUEN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編按：為保護本篇作者的田野調查對象，本篇圖片皆為作者拍攝之香港相關照片。
｜圖片來源：Jeanette KY YUEN 攝

對於香港人，移民並不是甚麼新鮮事，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移民社會，這座落於中國南方的小島在早期就吸引了來自不同族群的人定居，也漸漸成為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移民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地方。數十年來，香港經歷了幾次移民潮，數十萬人選擇移居外地，九十年代，站在繁華的九龍城街上看著飛機飛向遠方，在啟德機場含淚揮別親朋好友，這是許多四十歲以上香港人的共同記憶。

過去這 10 年，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和《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經歷了第 4 波移民潮，2020 年 7 月開始，保守估計已經有超過 40 萬人離開香港，前往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臺灣等地。根據臺灣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顯示，從 2012 年開始，選擇來臺灣居留的港澳人士數量逐年攀升，過去 5 年之間，來臺居留的香港人已超過 4 萬人，定居（即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人數大概 7,000 人。

港臺命運休戚與共

基於地緣政治、對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認知，臺灣社會無論在政府或民間層面對香港的支持都不遺餘力，也許是因為用血汗爭取民主自由的過往，臺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騙局和香港所面臨的困境深感痛心和不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 2021 年 8 月由 Lev Nachman、Shelley Rigger 等 4 位學者所進行的研究顯示[1]，大約六成臺灣人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抗爭，並對香港的處境表示同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超過 75% 是年齡介於 20 至 30 歲之間的臺灣年輕人，這是感同身受，也是命運的休戚與共。

2020 年 6 月，臺灣政府因應《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大陸委員會推動「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設立「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對有需要的港人提供協助[2]。然而，臺灣與香港，命運看似平行卻又緊密糾纏，在逐漸形成夥伴關係的同時，究竟瞭解對方多少？滿懷期待移民臺灣的港人遭遇到甚麼樣的問題？陷入甚麼樣的困境？曾經是希望所在的臺灣，在港人心目中產生了甚麼樣的變化？

筆者在過去 6 年的田野調查中，訪談了數十位不同年紀、背景，在不同時間點選擇移民臺灣的香港人，試圖將他們在尋家路上的點點滴滴，化為文字記錄下來，讓移民過程中的挑戰與艱難能夠被更多人理解、感受。

離開那個充滿恐懼的生活，港人們來到臺灣，打造另外一個安全、安心的「家」，不想再惶惶不安，不想再終日漂泊。然而，現實中的臺灣，是一個「中途之家」還是一個「永遠的家」？

1. *Taiwanese Are Sympathetic but Uncertain About Hong Kong Refugees*

2. 陸委會新聞稿《陸委會公布「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成立「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提供港人必要協助》2020 年 6 月 18 日

臺灣如何成為香港的伙伴：想像中的「命運共同體」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另一篇由 Lev Nachman 等 3 名學者於 2020 年 7 月撰寫的文章指出[3]，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臺灣已經成為許多港人的移民首選。儘管近兩年因不確定性增加，數字有下降趨勢，仍有許多香港人希望在臺灣定居。

過去 5 年，筆者走在臺灣不同城市的大街小巷，遇到愈來愈多講廣東話的朋友，以及來臺灣讀書、研究的年輕香港學生和學者，他們跟臺灣人分享在臺灣的所見所聞，探索從夜市到政治的臺灣文化；象徵香港庶民生活的茶餐廳也愈來愈多，喝凍奶茶、吃菠蘿包、公仔麵也逐漸成為臺灣日常的一部分，許多藝術中心展演的戲劇與藝文表演，也以香港為主題來，讓香港和臺灣在不同層面都有更多交流。

除了日常衣食住行的密切交流，臺灣和香港彷彿是兩個並行的夥伴，面對中國強大威脅、壓迫，沿途分享彼此的經驗，像是並肩同行的「命運共同體」。儘管臺灣和香港有著非常不同的政治、歷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身分和國家認同，對於中國這強大的鄰居和未來的方向、命運，都抱持著相同的感受、想像，就像 Benedict Anderson 所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4]，成員通過互動間認識彼此，「想像」自己是該團體的一分子。臺港人民因為受到中國威脅的共同處境，漸漸成為盟友，透過互相關心彼此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去回應對自身的擔憂。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是自 2014 年臺灣太陽花學運開始常聽到的論述，主要表達對於香港和臺灣政治前景的擔憂，也不斷提醒臺灣社會，接受「一國兩制」的香港在回歸之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社會衝擊，無論是中共政府對香港自治權的強行干預，或是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剝奪，未來絕對有可能在臺灣發生！面對中共戕害自由、安全、民主的威脅，不少臺灣人和香港人都會站在同一陣線，堅定不屈，反中或反共情緒逐漸讓這想像的「命運共同體」更為穩固。

當恐懼成為日常

檢視過去 30 年香港的移民潮，「恐懼」是一個從沒有缺席過的議題。1984 年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政府跟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繼續享有言論、集會、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儘管如此，香港人對於九七後中國管治模式影響自身經濟、自由的恐懼瀰漫整個社會，九七前的十年間，離開香港移居海外的人數接近 40 萬。

雖然香港在九七後與中共政府經歷了短暫的蜜月期，然而，從近年來的雨傘運動到第 4 波移民潮，「恐懼」仍然是香港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霾。筆者過去 6 年訪談過的香港移民中，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提到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並對中共統治和香港的未來發展感到恐懼，繼而選擇離開香港，尋找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3. *Hong Kongers Say Taiwan Is Their First Choice as Exile Looms*

4.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原來以為來到臺灣能夠拋開恐懼陰霾、對未來生活充滿希望的香港移民卻發現，恐懼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只是用另外一種形式出現。除了移民每天在生活上必須面對的文化差異、就業問題、語言障礙等挑戰，他們還必需擔心居留簽證結束後能否長期定居在臺灣，這種不確定性讓他們的生活充滿擔憂、恐懼等負面情緒。

從筆者 2018 年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大部分香港移民對於定居申請並沒有太多憂慮，他們對於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正式的」臺灣人感到非常雀躍。幾年前約了《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移民臺灣的港人 A 先生在茶餐廳訪談，他一邊吃著西多士，一邊說：「我很期待拿到身分證的一天，我就可以正式成為臺灣的選民，能夠體現、參與民主，用自己的一票在社會發聲，我非常期待！」

雖然大部分的受訪者一開始是因為政治因素移民來臺，希望多一個國籍、多一份安全感，但從他們的分享中，深深感受到他們對於成為臺灣社會一分子的權利與義務非常清晰，不少在臺灣已經置產、有穩定工作，他們真心希望成為臺灣的一分子，他們學習臺語，融入社區，參與地區服務，對臺灣這塊土地滿是認同與期待。

可惜從 2020 年開始，隨著臺灣政府逐步調整政策與收緊移民人數，加上大量港人移民的居留申請，許多香港人面對政府批准定居的遙遙無期，或是比例大幅減少的定居許可人數，讓他們開始感到疑慮、焦慮。

港人 J 先生 3 年前辭掉香港的工作，獨自來臺灣投資移民，他在臺灣認真經營茶葉生意，居留 1 年後，太太也處理好香港的物業、工作等等，兩夫妻一起在社區大學上課，在臺灣展開新生活，並提出定居申請，可惜兩年過去，仍然沒有回音。更讓他們擔憂的是，他們沒有渠道得知自己的申請為甚麼遲遲沒有回音，也不清楚是哪裡出了問題，由於政策過程的透明度不足，沒有清楚的指引，很多港人移民就像坐在「等候室」裡漫無目的地等待，原來的滿心期待成了焦慮不安。

另外一位移民 R 先生遇到和 J 先生差不多的情況，他告訴我：「那天官員來我們家家訪，也順便瞭解我們的生意進展，我問他為甚麼要『加監』，是不是有做得不夠完善的地方，官員給我的答覆是：『你們盡力做、好好做，就不會有問題了！』但在過去兩年，我每一天都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究竟在擔心甚麼？」

對於政府不停「搬龍門」、增加條款，在「加監」期間的不確定性、遙遙無期的等待，不少受訪者都表示他們活在恐懼和擔憂的氛圍之中，除了 600 萬元新臺幣的投資本金，還有一家大小未來命運的安排，也寄託在這張居留許可上，回憶著過去臺灣生活的點點滴滴，曾經以為這裡是可以重新紮根的家，卻發現原來這只是一場夢，最終，許多人選擇黯然離開。

當恐懼成為一種論述

因為對於未來的不確定而引發的恐懼氛圍，不僅瀰漫在港人移民的生活之中，更漸漸擴散到整個臺灣社會。2020 年 8 月，臺灣內政部針對「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作出修正，以防範中國人民利用轉換為港澳居民身分來臺定居，並進行滲透、騷擾或從事間諜行為等，原籍為中國人民及現職或曾任職中國黨政軍之港澳居民，申請來臺居留、定居時須加強安全查核。

曾受訪的港人移民表對於這樣的修法感受十分強烈，港人 F 小姐在申請投資移民前來臺旅居半年，確定臺灣就是她移民的唯一選擇，但這「深思熟慮」的決定最後仍被新制所影響，「新制沒有緩衝期，我就在新制上路後兩個月滿一年居留，本來以為不會受到影響，但最後我的申請被 reject 了。」理由是她曾在 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 期間曾在香港政府醫管局做了 3 個月的臨時工。

由於新制下曾在政府服務被視為曾在「中國黨政軍之下任職」，因此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她的定居申請遭到政府退回；在準備第 3 次追蹤訪談時，F 小姐寄來律師的回覆，上訴後短短不到兩個月，臺灣政府以不尋常的「光速」決議駁回 F 小姐的訴願案，F 小姐最終只能離開臺灣，重新尋找下一個「家」。

臺灣政府和社會對於大量港人移民可能帶來的國安威脅或社經影響，可以理解也有跡可尋，畢竟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過去 70 多年來，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憂慮以及臺海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始終是臺灣社會的恐懼來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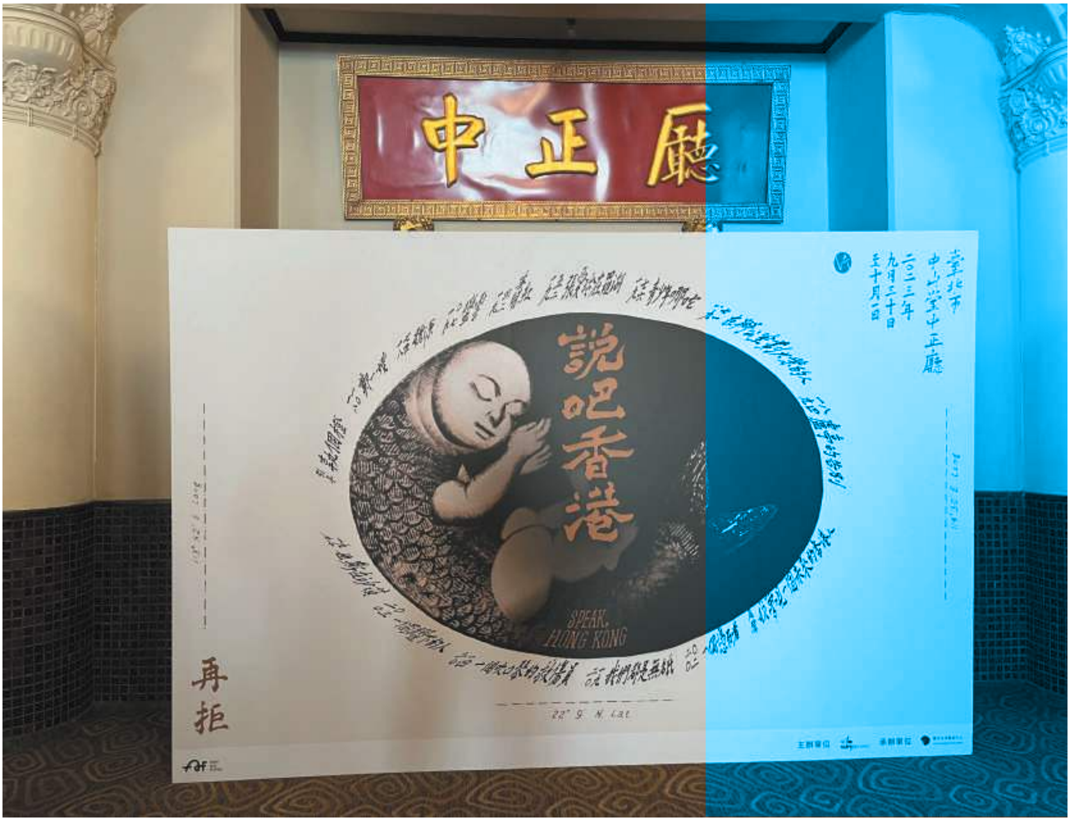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會層面，民眾對於港人移民臺灣的態度也比較保守，在上述由 Lev Nachman 等 4 名學者針對臺灣社會是否支持港人「反送中」的研究中，相較於 6 成支持運動的受訪者，只有不足 30% 認為臺灣有責任為香港人提供協助，支持港人移民臺灣的民眾有 36%，而抱持曖昧態度的約佔了 42%。

以此觀之，臺灣民眾對香港的情況表達比較傾向象徵式的同情，但在日常生活（everydayness）裡，移民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房價、資源的分配，臺灣民眾還是抱有疑慮及擔憂；東道國社會（host society）對於移民人口帶來的社會影響和憂慮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但近年香港移民可能會帶來國安疑慮的相關論述愈來愈多，無可否認地，也深化了臺灣民眾對香港移民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的主觀感受。

2022 年 5 月 1 日，陸委會擬放寬香港白領來臺就業定居的規定上路前夕，民進黨立委林靜儀表示香港議題牽涉中國因素，臺灣政府應該針對香港人居留規定的相關規定，有更深入的國安考量；另外，2023 年 8 月，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詹志宏回應監察院要求檢討港人定居申請移民政策，對於外界質疑墊高門檻審核、延長審批時間和「一刀切」的政策時表示，針對港人申請定居臺灣，不管理由為何，都必須考慮國家安全。[5] 在過去幾年，「假投資真移民」也是一個常被討論的議題，陸委會於 2022 年中旬指出，多數遭否准的港人申請移民案例，都涉及「假投資」。當局強調，對於流亡港人，政府已採因應措施處理。[6]

對於這樣的論述，太太是臺灣人用依親定居的 H 先生這樣理解，「或許真的有一些假移民的案例，但大部分我認識的香港人都是真心真意努力做好自己的生意。營業額不一定很高，有一些過幾年就會關店，但這只是一個現實問題，如果你看看臺灣中小企業 3 年後還能繼續經營的公司的數字，你會發現香港移民 3 年內無法繼續經營不是特別的案例，連本地人都碰到不少困難，更何況是我們這些外國人！」

將心比心，對於曾經以完善法治為傲的的港人而言，可以明白也理解臺灣政府和民眾的憂慮，然而，在過去 5 年，政府一方面高調標榜「撐香港」，一方面又用國安考量的論述把港人移民拒諸門外；這種雙重標準讓大家恐懼的是不清晰、不透明、沒有明確指引的審核，政策朝令夕改，甚至即時生效，這讓很多原來期望在臺灣落地生根的香港移民無所適從，恐懼不只是來自於眼前的即時威脅，更是因為在漫長等待過程中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不斷深化每一個港人移民心中的恐懼！



5. 中央社新聞《監委質疑港人來台受阻 陸委會：必須考量國安》2023 年 8 月 24 日
6. 中央社新聞《外媒指港人難定居台灣 陸委會：否准多因假投資》2022 年 6 月 9 日

你家、我家、還是我們「想像的家」？

筆者在 10 年前英國的田野研究中發現，當時的香港移民並沒有強烈「落地生根」的感覺，對於一些港人，移民只是人生旅程中的一個部分；但在近年的田野研究中，筆者發現，離開香港的人對於「移民」已經開始出現很多不同於以往的想像，香港已經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家」，因此他們都在尋找一個新「家」，一個讓下一代不必活在恐懼之下，能夠安全、健康、快樂成長的家。

港人 E 先生在香港工作多年，3 年前放棄工作，來臺繼續學業，並希望以後可以定居臺灣。我們約在一間臺菜餐廳訪談，當時正值烏克蘭、俄羅斯開戰的前期，他說：「每個人都在討論俄烏戰爭，大家都在擔心臺灣的情況，如果中國真的打過來，我會離開嗎？你相不相信都好，我絕對不會離開臺灣！我已經決定移民到這裡來，我有義務保護這個地方！」

儘管 E 先生來臺的日子並不長，但他的敘述中透露出了他落地生根的決心，他認為自己有義務保護這個地方，並願意在這裡建立新的家，這是命運共同體的延伸，也是國家認同的重生。

在筆者訪談的港人裡，也有不少視臺灣為「家」的移民，他們不惜賣掉香港的房產、辭掉工作，一家大小戰戰兢兢來到臺灣，並積極投入當地社會，他們置產、買車，開始新的工作、就業，學習臺語、結交當地朋友，融入當地的文化和社會，重新適應不一樣的生活節奏、模式。然而，不斷收緊的移民政策和不透明的審批制度，讓這些移民重新審視這個重新建立的「家」，是否真的是一個歡迎他們的「家」？「他們的家」會最終成為「我們的家」嗎？

落地可以生根？離家、建家再搬家

「看到朋友一個一個離開，我也不敢再等了！」在第 2 次訪談的時候，E 小姐失望的對筆者說，她是一位投資移民，兩年多前來到臺灣開始經營網路生意，但隨著政府逐漸收緊的移民政策，她瞭解自己本來投入的工作應該沒有辦法達到政府的要求，在考慮是否要重新開始另一個工作計畫的時候，他身邊的朋友因為各種原因被「加監」、申請被拖延，甚至被拒絕，她的恐懼愈來愈深，因此她決定壯士斷臂，規劃移民到英國，申請「英國國民（海外）簽證（BNO Visa）」。近年，臺灣有不少港人移民做出同樣的決定，他們因為再也感受不到曾經以為的支持與善意，只好選擇離開，尋找下一個不會拒絕他們的「家」。

從 2023 年初 BBC 的報道中，不少香港移民已經進行「二次移民」，有人認為臺灣政府用「拖字訣」讓港人知難而退，但在筆者的受訪者中，也有人認為朝令夕改的政策方向和拖延審查時間是因為臺灣根本上欠缺完善、整體的移民政策，大量移民文件的湧入，也凸顯臺灣審批人力及專業的不足，高層決策者與基層行政官員在執行政策的高度落差，這些都是讓移臺港人逐漸失望的結構性因素。

儘管恐懼、不安、失望的情緒讓不少港人對臺灣政府失去信心，也開始懷疑當局「撐香港」的初衷和決心，然而，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仍有許多港人早已把這裡當成一個能夠依靠、能夠安身立命的「家」，他們努力融入當地社會和文化，滿心期待在這裡落地生根，世世代代。

建構兼顧國家利益與人道價值的「家」

「家」在我們心目中應該是一個充滿愛、為我們遮風擋雨的避風港，在家裡的都應該是相互瞭解、彼此疼惜、包容的「家人」。然而，隨著臺灣政府對港人移民政策的收緊和不透明的審批制度，不確定性所引發的恐懼氛圍逐漸蔓延，愈來愈多曾經滿心期盼的港人在漫長等待後，只能失望離開。對於近年在「等候室」等待定居許可的港人，「家的想像」漸漸只是一廂情願，長期生活在被動和恐懼中的他們，開始質疑自己和移民的決定。

我們可以理解臺灣政府和社會對於國家安全的擔憂，然而，我們也希望以亞洲最民主自由、堅持捍衛人權為傲的臺灣，能否再多考慮一些人道主義和人權的價值？能否制定更完善、透明、公平的移民政策法令？這不僅是對港人，更是為那些期望在臺灣落地深根的新住民，撐起友善、多元、包容的保護傘！在這個多元文化的時代，建構一個包容和友善的社會環境，讓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們可以共同生活、學習、交流，是臺灣真正國際化的重要動力！

臺灣是一個深具魅力的國家，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塊土地上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抱彼此的文化，相互尊重，找到自己的歸屬與認同。友好的移民政策不僅僅是對外國人的友善，更是對自身社會的友善，更是整個社會的共識。希望政府能夠在制定政策時，兼顧國家利益和人道價值，致力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公正、和諧的社會環境，讓每個人都能夠在這塊美麗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家。■



從藝術策展思考流散港在文化層面把運動能量轉

文 / 張嘉莉（現居於英國的香港藝術工作者。曾為香港灣仔區議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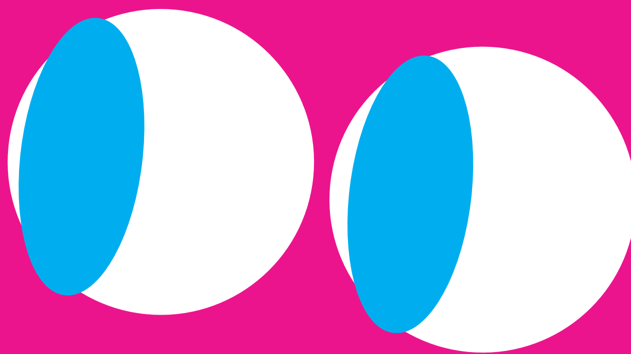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民主社會總有些空間讓人民介入，以改善當中的制度，例如在激烈的街頭抗爭運動後，可能由政府領導階層提供渠道去採納社運人士的訴求，或是抗爭者在民意支持下進入制度內作出改革，令街頭運動的能量得以轉化，從而改善政治制度。

2019 年之前，有不少香港人仍盼望這可在香港出現。可惜，香港現正被中共威權統治，境內的民主運動處於窒息狀態。公民團體被迫解散，無法在街頭抗爭後有系統地凝聚群眾把運動的能量轉化到社區深耕細作。當然，不少留下來的人正在個別地、低調地、隱形地深耕細作，不過，在極權嚴重打壓下，這些工作都不宜見光，亦難有系統地作能量轉化。

另一邊廂，過去兩、三年間，有不下百個海外港人組織相繼成立及積極運作，離散在外的香港人，不少嘗試於可被看見的空間，把街頭運動的能量轉化。可是，能被看見，也不易立即帶來甚麼改變，海外的「國際線」終究只能間接地狙擊極權。

不過，能公開做事，就可造就機會讓不同範疇的有心人在公共或學術領域進行研究分析，讓眾人的努力得以有系統地呈現，幫助大家進一步重整裝備。這也是曾幾何時，香港人以為在香港境內

角度，人



化的策略

能夠實行的公民社會運作模式。時移世易，現時的香港人，暗地裡要盡做，而能見光的，縱使間接，亦要盡做。筆者嘗試以自身經驗，從藝術策展的角度提出一些觀點，讓流散港人思考如何在文化層面繼續把運動能量轉化的策略和方案。

不輕易切割的政治與文化

綜觀而言，近年成立的海外港人組織之目標包括為香港民主作政治倡議工作、幫助港人適應海外生活、向當地人推廣香港文化，並思考如何讓香港文化在香港以外得以承傳與發展。儘管有些組織主力做政治倡議，有些嘗試只做民生、文化相關的活動，這些目標都是環環緊扣，因為政治與文化難以被輕易切割。

有關香港文化的推廣工作，既能幫助香港人在適應海外生活時，不易消磨自我文化身分，也令香港人於定居國建立更立體的形象，爭取當地民眾支持該政府回應有關香港的政治倡議。相反，如果推行香港文化活動時要避談「政治」、把香港人的文化身分與政治議題完全切割，就喪失了流

散香港人的根本主體，因為這主體正正是建基於 2019 年香港人大革命這場重要的政治運動。

可是，筆者亦瞭解到一些在英國註冊為社區組織（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CIC）的團體，在面對註冊規條中列明 CIC 需為「非政治」團體時[1]，會憂慮在舉辦社區活動時提及到政治議題，是違反規範 。事實上，該條例所指的是團體註冊為 CIC 的「成立目標」，不該牽涉政黨政治，或直接倡議改變英國政府的政策和法案。然而，條例也說明，團體的非政治目標，有時也會涉及一些政治倡議或辯論；例如，若該團體所爭取的政策改變，是直接影響該團隊的服務對象，這是可以接受的，至於團體舉辦的活動，只是陳述或展示有關香港的政治事件，就更不抵觸 CIC 條例所關注的問題了。

在釐清了流散香港人的文化身分與政治密不可分的關係後，筆者希望從藝術創作和策展層面，提出有關把街頭抗爭的能量轉化的一些反思。文化一詞涵蓋甚廣，而藝術表達乃當中重要一環，藝術創作和藝術欣賞能提供一個相對抽象的文化空間，讓人同時以感性和理性思維把不同的概念重組。

英國：「抗爭的迴響」——《蘋果日報文獻及藝術展覽》

2019 年運動期間，出現的大量抗爭文宣，由於要在短時間內爭取受眾認同，設計必須直接，訊息亦必須簡短。這些文宣設計無可否認已成為 2019 年大革命的一個重要部分，但這並不表示有關 2019 年的視覺語言詞彙，只能囿於文宣式的表達。抗爭革命之時，的確不容許大家有充裕時間把各情感與想法沉澱和疏理，但在街頭抗爭靜下來後，我們可透過整存文獻和策劃展覽，把當時直接的表達再閱讀、再詮釋，作能量轉化。

筆者在過去一年，機緣巧合地碰上兩個在不同崗位用心地做資料整理的香港人團隊，亦有幸能與他們合作，把所整理的紀錄和文獻展出，其中在倫敦舉辦副題為「抗爭的迴響」的《蘋果日報文獻及藝術展覽》（下簡稱為《蘋果展》）[2]，而在韓國濟州島舉辦的《濟洲計劃 2023：Homo・Migratio》[3]，則展出 2020 年於香港舉辦的「給行動者的藝術工作坊」的 47 幅畫作。兩個展覽除了再現過去的印記，也讓印記與當下對話。

由於《蘋果展》在香港人社群關注的媒體中有不少報道，本文會省卻介紹展覽背景，集中討論筆者從策展角度對展覽的一些觀察和感想。首先，《蘋果展》的出現，實有賴各有心人不辭勞苦，為昔日《蘋果日報》做了清晰的文獻整存。在極權統治下，香港人必須努力書寫自己的歷史，而文獻整理乃是當中重要一環。

展場設在倫敦一所由前地區法院改建而成的藝術中心，除了是寄望公義得以在公正的司法制度下彰顯，也暗示英國前殖民政府對香港人及《蘋果》高層現時的遭遇也責無旁貸，諸如煽動罪條例，正正是昔日殖民政府沒有去除的其中一個禍根。礙於資源有限，文獻展不能全面地將文獻庫呈現，但策展團隊希望提供一個具歷史意義的場域，讓觀眾坐下閱讀昔日的《蘋果日報》（圖 1）。

1.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gery & Industrial Strategy, *"Office of the Regulator of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notes,"* May 2016, 11–13. Access Nov 13, 202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8239f0e5274a2e87dc1cf6/12-1334-community-interest-companies-chapter-2-preliminary-considerations.pdf



圖 1：《蘋果展》中法庭內的文獻展部分
圖片來源：細葉榕提供，Jeremy Au（IG @ jeremy_ahy）攝

2. 展覽由「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主辦，有眾多義工幫忙籌備和製作，展覽基本資訊可見於「細葉榕」的社交媒體：https://www.instagram.com/p/Ct38jgMIMFJ/?img_index=1，而展覽的 720° 全貌紀錄由其中一位參展藝術家蕭偉恆幫忙製造，可見於： https://tour.vieweet.com/viewer/6A6MIAB

3. 《濟洲計劃 2023: Homo · Migratio》的資料可見於： https://www.projectjeju.kr/Homomigratio

筆者在展覽中主要幫忙文獻呈現的部分，而在法庭外的展示空間，則由策展團隊邀請不同香港藝術家參與展出，當中包括黃照達、黃麗文、vawongsir 一針見血的政治漫畫，也有 Ricker Choi 繪畫《蘋果日報》大樓在結業前的情景，還有淋漓淋浪以大型超現實油畫作強烈控訴，而 AK852 和煲兒都分別以「蘋果」為題材，其中 AK852 以隱喻方式對《蘋果日報》的遭遇作出嘲諷，煲兒就加上其他符號，如鐵窗及由五塊黑色花瓣演化而成的圖像，去訴說香港當下的故事。Ching Wong 則運用細緻的水彩畫筆觸，繪畫香港人熟悉的抗爭符號：「豬嘴」防毒面罩和獅子山。上述作品，並非直接的文宣，但都相對具體地在畫面上表達與新聞自由及香港抗爭有關的訊息。

是次展覽中還有另外三位藝術家參與，包括陳啟駿、蕭偉恒和陳普林，展出較著重創作概念、創作過程和物料運用的作品。例如，陳啟駿的攝影作品《20210624》，他先將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頭版，分割成 25 份並曬在相紙上，再邀請 25 位離散在英國的香港人，每人揀選一張相紙，在臨時設置的黑房，灑上顯影劑創作 [4]。因應各人當時的身體動態和情緒，最終呈現出來的相片效果都有所不同，正如《蘋果日報》在每一個人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都不一樣。

蕭偉恒也是運用攝影媒介，名為《清潔香港運動》的作品是一系列黑白攝影，用廣闊的視角去紀錄眾多香港人在 2019 年參與的示威遊行，但為了保護參加者的身分，蕭偉恒選擇在攝影作品展出前，用打孔工具把每位示威者的面孔「清除」，呈現一種不能容許有個別面貌的集體。當觀眾在展場近觀攝影紙本作品時，看到一個一個以手工打穿的細孔之邊緣，就發覺這不單是傳統攝影影像的展示，更記錄了藝術家回望這場運動時一個親身回應的過程 [5]。

陳普林的《痕》，也明顯注重物料本身所體現的概念，他展出一個沒有加工拋光的陶泥盒子，上方有三枝連繫在一起、頂部呈尖角菱形的柱狀，遠望有點像皇冠頂部的裝飾，但物料的粗糙效果卻難以令人信服這是名貴皇冠的一個部分 [6]。盒子向觀眾的一面有一道小門，門內裝置了一盞小燈。由於盒子安裝在視覺水平之上，觀察要相當留神及向上眺望才能找到盒中的光芒。藝術家的作品簡介中提到，希望運用較原始和粗糙的效果，去表現一種需要修補和療癒的狀態，寓意當下的各種問題，需要有更多開放的對話和反思。總括而言，這三位藝術家的作品，所表達的概念較為抽象，而筆者上述的詮釋，也只可說是其中一種解讀，而這些相對抽象的創作，也需要觀眾花上更多心思去感受和理解。整個《蘋果展》提供了幾個不同層面的展品，由文獻史料的重現，至較直接運用香港人熟悉的社會運動符號之作品，至較抽象的純藝術展現，讓觀眾透過欣賞不同的藝術創作，開始進入不同的思考空間，把運動中直接的表達再閱讀和再詮釋（圖 2）。



圖 2：《蘋果展》中法庭外的藝術展覽之局部，從右至左分別有陳普林、黃麗文及阿塗的作品

圖片來源：細葉榕提供，Jeremy Au（IG @ jeremy_ahy）攝

4. 詳細的製作過程，見藝術家陳啟駿個人網頁：https://mcmc.hk/uncategorized/videos-20210624/

5. 詳細解說，見藝術家蕭偉恆個人網頁：https://www.siuwaihang.net/Clean%20Hong%20Kong%20Action/cleanHK.html

6. 陳普林的作品《痕》的體積是 50 x 20 x 10 cm。雖則藝術家的個人網站暫未有這作品的簡介，但筆者鼓勵有興趣的讀者查看其網站：https://www.polamchan.com/works，以瞭解他的作品風格。

韓國：《行動者的回憶》——《濟洲計劃 2023：Homo・Migratio》

筆者另一個想介紹的藝術計畫是「給行動者的藝術工作坊」。工作坊於 2020 年 5 至 10 月在香港進行，由幾位從事藝術和社會服務工作的有心人發起，共邀請到 47 位社運中的行動者參加，把在運動期間撼動自己的一句話帶到工作坊，在默想和沉澱的同時，用繪畫方式將體驗到的情境和精神面貌記錄下來，並且重複繪畫七次。

發起人指重複繪畫原因有二，一是因為發起人找到七個海外的寄存地點，而每個地點均可收藏一套 47 幅的畫作，二是重複繪畫的過程有助畫者把情感和思緒沉澱，讓藝術創作發揮其自然療癒的效果。畫作之後寄到海外，期望在未來公開展出，而這個展出的想法，亦是當時 47 位參與者有共識支持的。換句話說，參與者繪畫時，不只是疏理自身，在個人層面把運動中的能量轉化，也是與想像中的觀眾對話，讓繪畫的文本在另一時空被再閱讀。

筆者亦另有撰文，從表達藝術治療（expressive art therapy & art–as–therapy）及自我書寫（self–writing）的角度詳細分析工作坊的內容和畫作[7]。本文則重點講述這藝術工作坊啟發的兩個面向：文獻紀錄的重要，及抽象藝術語言的運用。

「給行動者的藝術工作坊」發起人為整個計畫編輯了一本十分完整的畫集，名為《行動者的回憶》[8]，記錄每位參加者的七幅作品、相關語句及解說，書中還包括 2019 年運動的背景資料和特別用詞的註解。參加者帶來的語句大都十分簡單，例如「一齊走」（圖 3）、「唔好死」（圖 4）、「照顧好自己」（圖 5）等，至於由這些語句發展出來的繪畫，因為主要是記錄畫者的情感和思緒，大多相對抽象，但當讀者在配合繪畫者選取的語句和解說，一起細閱畫作時，「行動者的回憶」就頓時浮現清楚的輪廓，至於若果讀者是曾並肩作戰的香港人，就更易產生共鳴。每一個行動者的畫作分享都是個別的經歷，但當併在一起、再附以清晰的脈絡和記錄，造就了令整批畫作有被再閱讀及於另一時空與其他作品對話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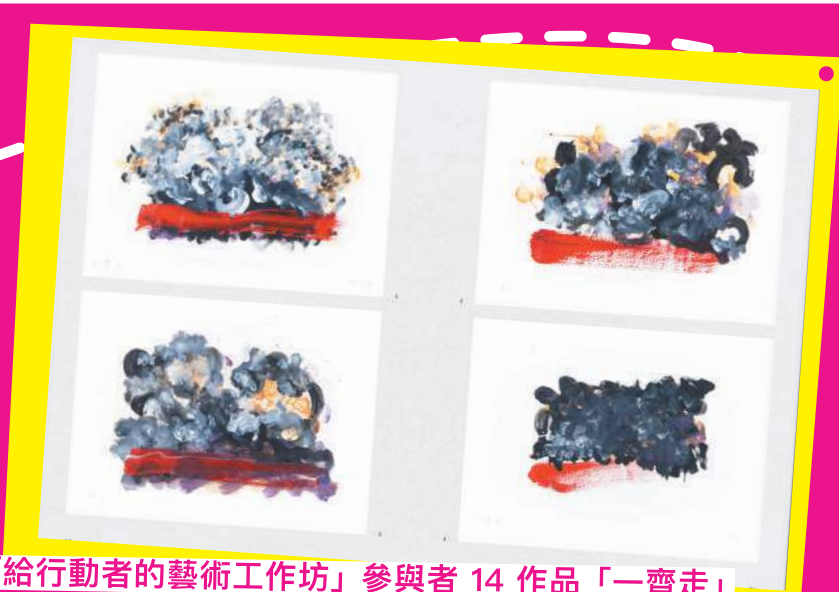


圖 3：「給行動者的藝術工作坊」參與者 14 作品「一齊走」

圖片來源：《行動者的回憶》（2023），94 – 95 頁



圖 4：「給行動者的藝術工作坊」參與者 20 作品「唔好死」

圖片來源：《行動者的回憶》（2023）132 – 133 頁



圖 5：「給行動者的藝術工作坊」參與者 36 作品「照顧好自己」

圖片來源：《行動者的回憶》（2023），226 – 227 頁

7. Clara Cheung, “Painting Hong Kong in the Gap of Sense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spectus*, no. 5 (Fall 2023): 32–47. DOI: 10.15124/yao-w87w-pp91. https://aspectus.york.ac.uk/Issues/issue-v-2023/article-painting-hong-kong-in-the-gap-of-sense-memory-collective-memory

8. 畫集是獨立出版，並無公開發行。

2023 年 9 至 11 月，筆者應邀參加由濟洲藝術館舉辦的《濟洲計劃 2023：Homo · Migratio》，也藉此機會邀請《行動者的回憶》的作者，借出其中一組畫作（每位參與者的其中一幅作品）一同參與該計畫。

《濟州計劃》每兩年舉辦一次，展覽空間包括濟州島多個不同藝術及文化機構， 2023 年的計劃主題是關於遷徙和存活，主策展人 Lee Nayun 引用作家 Sonia Shah 的著作 *The Next Great Migration: The Beauty and Terror of Life on the Move*（2020），指出有如其他物種，人類遷移有悠久歷史。這流動的狀態帶來改變的生機，甚至可能是當代人類面臨各種危機時的另類存活方案。

策展人提出，既然遷徙是各物種在自然界中求生的必經過程，社會理應正面地去理解人類的遷移，而不宜對移民抱有埋怨或憎恨等歧視態度。是次在濟州島的展覽，特意邀請 27 位來自 9 個不同地區的藝術家，分享他們於不同地理或文化地域遷移與流動的過程中，所得的體驗及反思[9]。

在眾多場館中，策展人特意安排以下四組作品在濟洲國際和平中心的短期展廳中展出，包括筆者的一組五幅關於盧亭在夏愨道搜集社區故事的橫額繪畫[10]、《行動者的回憶》的 47 幅畫作[11]、香港藝術家張蓉的 2,047 隻各自被幼針插在白色半圓球體的迷你錫紙船，散落在展廳地上[12]，以及居於英國的藝術家組合（Sammy Lee X M. J. Harding）創作、由濟洲火山地景中不同物種（包括濟洲居民）之聲音交織而成的錄像作品[13]。

和平中心的展覽形成了一個讓作品跨時空、跨文化地對話的空間（圖 6）。首先，2,047 隻紙船是由「留下來」的藝術家於香港製作的新作品；筆者的橫額繪畫是流散到海外後，回應香港與英國錯綜複雜的殖民關係的創作；至於行動者的 47 幅作品則代表著香港人流散前的記憶與情感（圖 7），無奈的是，盛載著這些回憶的繪畫紙本亦只有流徙到海外，才能被保存和再現。不過，這些情感憶記，正正是重要元素，把留下來的與出走了的香港人緊密連結。

在香港作品的展區旁，另有一個空間重覆播放著關於濟洲的錄像作品，其影像糅合了濟洲島的自然地景，及藝術家設計的科幻動畫，配以來自濟洲島大自然的聲音及濟洲民歌的獨特旋律。觀眾站在香港作品當中，也能隱約聽到濟州島的聲音，以大自然的力量及當地傳統的歌聲，對當下香港人的流徙故事作出迴響。和平中心本身的恆常展廳，主要是介紹濟州人的抗爭歷史（濟州四・三事件，又稱「濟州起義」），及曾於濟州島舉行的多個國際和平會議。這三組展現香港人近年的流徙故事的作品，在和平中心展出，與濟州島的民眾歷史呼應對照，又何嘗不是對爭取民主的香港人表示同情與支持？



圖 6：三組與香港有關的作品於《濟洲計劃 2023》展出的情況
圖片來源：濟洲藝術館（JMoA）提供，Kwon Hyunjung 攝



圖 7：行動者的 47 幅作品於《濟洲計劃 2023》的展出
圖片來源：濟洲藝術館（JMoA）提供，Kwon Hyunjung 攝

多元化工具　轉化運動能量

舉辦展覽是近年不少海外港人團體經常用以向居住國大眾介紹香港文化及抗爭的媒介，筆者希望藉此分享，提出一些在文化層面把運動能量轉化的策展方法。當然，筆者不會斷言這是唯一方案，也無意為《濟州計劃 2023》或《蘋果展》斷定唯一的解讀方法，但希望透過分析這些作品的展出安排，提出不同的策展方案，如何能讓不同的作品有細緻的交流。這個交流過程中，可有具像的作品、直接的表達，也可有抽象的、甚至大眾認為「看不懂」的作品，而當不同面向的作品有機會在同一空間展覽，可鼓勵觀眾開拓更抽象的思考空間，繼而讓更多元的視覺語言得以被運用及發展，豐富我們的詞彙，讓我們有更多工具把運動的能量轉化。

雖然以上兩個展覽例子都是在較有規模的場地進行，但個別的流散港人其實也可在社區層面進行具創意藝術策畫，例如筆者最近就與英國錫菲（Sheffield）的香港人，以 Re-Water CIC 名義，推動了一個有關介紹和推廣連儂牆精神的社區編織計畫，邀請區內喜愛編織的同好，每人編織一個或多個 10 x 10 cm 的方格，自選顏色和編織圖案去代表自己的一個願望，再由 Re-Water 成員把眾方格連起作「連儂旗」，於社區圖書館外掛出展示，讓當地社群認識以 John Lennon 為名的連儂牆故事 [14]。

整個計畫運用編織作為凝聚社區的媒介，希望開放一個平台讓每個參與者去認識和再詮釋連儂牆和連儂旗的意義（圖 8 – 9），正所謂大有大做，細有細做，暗地裡盡做，而能見光的，縱使間接，亦要盡做。

最後，筆者還需再強調，如本文開端所述，把 2019 年的視覺語言轉化的同時，我們還是需要清晰理解流散香港人的身分是建基於 2019 年大革命，於是在共同找尋、進一步建構讓香港人文化身分有更多元的呈現空間之同時，香港人共同體的身分才不易被消磨。■





圖 8 – 9："Lennon Flag — Collective Wish-Making" at Sheffield, UK (2023)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9. Nayun Lee, *Introduction: Migration, Survival and Art* (2023), 見 https://www.projectjeju.kr/Introduction
10. 作品名稱為 *Lo Ting Calling for Harcourt Road Stories* 詳細資料見：https://www.projectjeju.kr/HarcourtRoad
11. 詳細資料見：https://www.projectjeju.kr/HarcourtRoad
12. 作品名稱為 *Specimen Series — Sailing with a Folded Poem*，詳細資料見：https://www.projectjeju.kr/SpecimenSeries
13. 作品名稱為 *Ecophony Oreum*，詳細資料見： https://www.projectjeju.kr/EchophonyOreum
14. 有關編織連儂旗活動，可見於 Re-Water 的社交媒體：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75425175163397&set=a.164974176208498

Lady



香港民主女神像在獅子山頂
｜香港民主女神提供

在 2019 年前，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社會，各傳統產業都發展非常成熟，藝術界亦作為支持香港超穩定政經架構、體制的重要部分之一，每年在會展舉辦的 Art Basel 交投熾熱，充分發揮著香港作為金融白手套的角色。在反送中運動之中，我認為其中一個最具衝擊性的經歷是「脫離體制」；你原以為自己是一名能獨當一面的角色，但在脫離賴以為生多時的系統後，始發現自己幾乎已經被剝奪所有價值。

自六四事件後，民主派盤踞香港民主運動話語權數十年，直至 2019 年 6 月在維園的集會中仍能見到天安門民主女神身影的出現。然而，我們後來創作的「香港民主女神」則是以脫離大中華陰影，建立一個能代表香港人的雕像計畫而誕生。在缺乏所有本地學院、工作室和機構的支援下，我始發現自己以前具有的一切知識和經驗都已變得毫無用處。我們被迫絞盡腦汁，以史無前例的手法在網上徵召香港所有擁用 3D 打印機的網民，合力參與打印雕像的工作，始能夠在四日時間內完成一座逾四米高的港版「民女」像。

如何在體制以外

用藝術進行倡議及抗爭工作

文 / Alric Lee （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



編按：香港民主女神 2023 年 7 月舉辦首屆香港自由藝術獎《願榮光歸…》，以抗衡香港政府試圖以禁制令禁絕《願榮光歸香港》歌曲及所有相關元素。他們今期與《如水》合作，在本期《如水》雜誌附上一本《首屆香港自由藝術獎參賽作品》，故特此邀稿。

＊ 小冊子將刊登得獎作品相集及評審意見，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敬請見諒。

對於我來說，此 4 年間的經驗使我認識到藝術不是表現自我的工具，而是發掘自我的副產品。唯有在拋開所有你原以為屬於自己的身分、人脈、工具和知識後，你始會發現自己是如何一無所有，但同時亦會驚覺自己以前只是附屬在體系中一顆身不由己的齒輪。很多人認為，「自由」的前題是擁有很多資產和權力，但我認為「無」才是通往自由的起點。在失去身外物的協助後，我們被迫回歸面對自我，始會發現自己的心之所向，達至「自由」。而在這個削減的過程中，你會逐漸發現和接納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發展出一套不與系統接軌、與別不同的思路。藝術便由這套思路中發生，因為大家能透過你的作品看到一個前所未見、超脫規律地觀察世界的方法。

以香港人身分在國際進行倡議工作，通常是透過教育大眾，或透過遊說工作等讓外國推行能幫助改善香港人權狀態的法案，又或者是透過制裁在香港犯下侵害人權罪行的官員。在關注自身的同時，世界繼續輪轉，中國繼續大規模種族清洗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等少數民族，加上近年國際局勢漸趨混亂、由緬甸內戰、烏克蘭戰爭、到執筆時剛發生不久的以巴衝突……戰爭在全球接連發生，香港議題無可避免在國際間遭到忽視，淹沒在世界中連綿不斷發生的慘劇之中。

以藝術作為工具進行倡議工作，並不是以藝術當作吸引眼球的化妝品，而是需要為觀眾的眼球配戴一副新的眼鏡，引導他們看到你的內心世界，站在你的同一個角度看到你的願景。藝術可以超越言語、將抽象和微妙的概念轉化為具體且有力的信息、傳遞我們難以名狀的情感。我們也許需要的，是港人救生艇計畫或者是制裁法案，但更需要世界看到我們對自由的渴望，這不只能為倡議工作建下根基，更可能會為世界如何渡過苦難帶來新的啟發。■


太子站

海外港人可以做咩？

文、畫、策展 / Ricker Choi　　攝 / 香港遍地開花連儂牆



我係 Ricker Choi，喺 1988 年移民多倫多後，好快就對香港嘅事唔再理，香港感覺離我好遠，雨傘運動只係「國際新聞」，「香港只會中國化」。但 2019 年改變咗一切！ 6 月 9 日 100 萬人上街，而一星期後竟有 200 萬人走出嚟，係之前嘅兩倍！真係好感動！喺嗰刻我知香港人有希望！

我從那時開始畫香港抗爭畫、寫過《香港狂想曲》鋼琴曲，而我嘅藝術亦陸續喺各地展出，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倫敦等。我亦用藝術為不同嘅機構籌款。喺 2022 年 4 月，《文匯報》「揭發」我，話我「傳播『港獨』意識 . . . 違反香港國安法」，令我更堅定要為香港發聲。 儘管被《文匯報》狙擊，但我然無畏無懼，同年 11 月喺多倫多舉辦咗一場音樂會，背景更投影了 2019 年嘅抗爭相片，而全場 500 多名嘅觀眾，喺音樂會結束時大叫「光時」，場面非常震撼！

儘管依家離 2019 年嘅抗爭已 4 載，不時聽到好多人批評我哋做嘅事「無意義」，話示威只不過係「圍爐」；「你仲畫抗爭畫做咩，要 move on ！」。我想講，我創作係一種情感表達，係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嘅自我表達，「有冇用」唔係創作原因。我當初唔知我嘅藝術作品可以用嚟籌款，亦都冇人可以預測邊個行動係「有用」。但如果咩都唔做，好快就同我 2019 年之前一樣遺忘香港。我知好多人仲堅持緊，仍見到其他藝術家繼續堅持畫抗爭畫，所以，如果你唔知可以做咩，請記得依家仲有好多手足被囚禁，好多都係啱啱被捕。請你寫信畀佢哋！

我嘅身分認同唔單係香港人，亦同時係一個加拿大人。我哋都應該為呢個新嘅家園出一分力，所以我除咗為香港做藝術抗爭外，多年嚟我為唔同機構，例如 SickKids Foundation 舉辦籌款音樂會，最近，我亦捐咗批畫畀 Avenue Road Music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拍賣籌款。正因為我多年嚟支持其他慈善活動，好多唔係香港人嘅朋友，都嚟支持我上述提及嘅音樂會、支持香港人。

要說「好」香港故事其實有好多方法，早前我帶同我畫有關烏克蘭嘅畫作，並舉起一個寫住「香港人支持烏克蘭」嘅牌，去參加當地一個聲援烏克蘭嘅遊行，期間有一位 CBC 記者訪問我，點解香港人會支持烏克蘭，我答：「好多香港人睇咗紀錄片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深受啟發」，並趁住呢個機會同當地主流聽眾講香港抗爭嘅事，所以，如果你願為深受獨裁政府所害嘅人發聲，就會有機會講述香港人嘅故事畀更多本地人聽。■

四手聯彈

畫 / 日巷、瑪珂、Justin Wong、vawongs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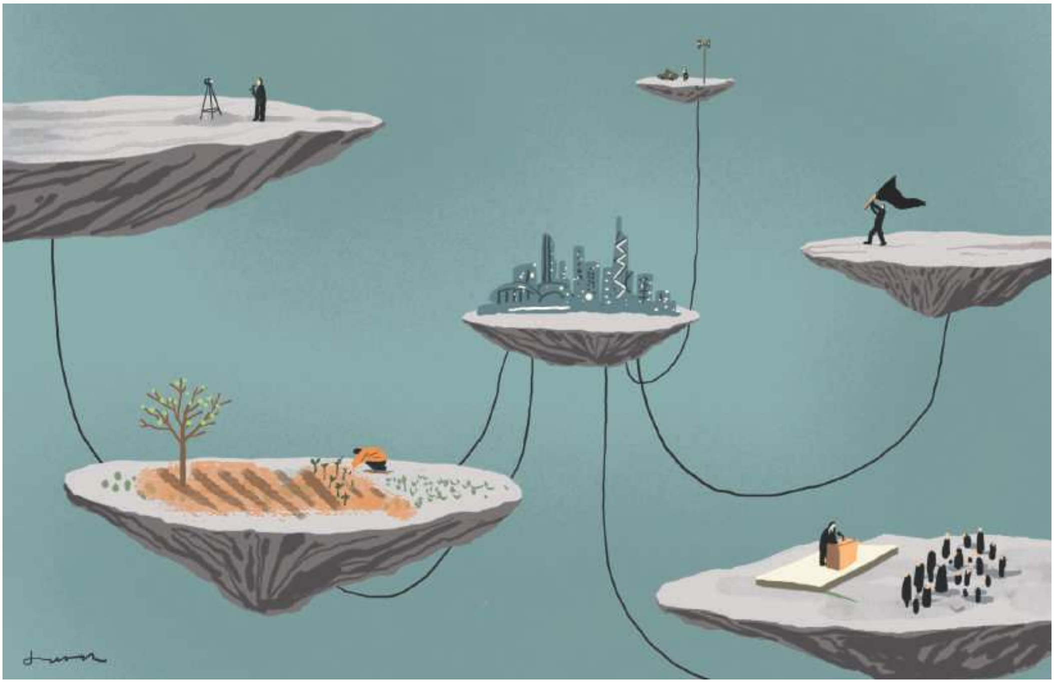


日巷



瑪珂

Justin Wong



vawongsir



讀者：

《如水》可唔可以增設英文版方便同界英文語系社會接觸？如果《如水》無足夠資源去開呢個 project，外界可唔可以自發不盈利去進行翻譯 repost？

文／式

編委答（一）

Q&A

式：

多謝呢位讀者嘅提問同建議！其實，間中亦會有英語世界嘅朋友買或者想買《如水》，但無奈睇唔明中文。但正如你所講，呢個的確係一個資源問題。如果資源同人手充足嘅話，最理想當然係每期都一式兩份，一中一英。很可惜地，我哋暫時資源都依然頗爲有限，所以亦要作出選擇。

《如水》嘅主要定位係一個被香港人討論、反思、同記錄唔同關於香港嘅論述嘅媒體。雖然我哋有唔少編委亦有參與對外倡議工作，但《如水》本身並唔係一個倡議團體。故此，我哋嘅目標讀者群以香港人爲主，所以雜誌選擇以中文而非英文出版。我哋過去亦因爲作者需求，以英文出版左部分文章，但文章中英夾雜，排版出來總係有少少雜亂嘅感覺。

但當然有唔少文章，其實都會想被英語世界嘅讀者睇到，等佢哋可以更瞭了解同香港相關嘅議題，甚或直接參與某些討論。我哋第十期就有三篇文章網站上有英文版，當中包括關於《歐州時報》嘅調查報道。如果有人手嘅話，我哋初步嘅構想，係每期可以揀幾篇文，譯做英文然後刊登喺《如水》網站，方便大家傳畀英語界嘅朋友。想合作或幫手嘅朋友，歡迎聯絡我哋！■

聯絡電郵：editorial@flowhongkong.net

讀者：

勇武在外，除咗出席集會，可有用武之地？眼見集會人數愈來愈少，如何調整心態？海外地區組織欲找大機構合作，往往感到「大台」架子再現，屢次碰壁，如何可使各位通力合作？

文／鄺頌晴

編委答（二）

Q&A

鄺頌晴：

你對勇武嘅定義，或者你對勇武嘅理解係啲乜嘢？因爲我哋一開始點解會有所謂勇武派，唔係因爲我哋爲咗「衝」而成爲勇武，而係因爲我哋之前用過和平抗爭嘅方法都未能達到我哋想要嘅目的，所以我哋先去嘗試一啲新嘅方法，例如勇武抗爭、以武制暴。當初我哋係唔想畀和理非非嘅教條捆綁，而係去做有用嘅嘢，所謂勇武派嘅概念先應運而生。所以你問「勇武喺外國有冇用」，但我覺得要思考嘅係而家有咩係有用？你想見到嘅效果係乜？

好現實咁講，勇武抗爭嘅手段喺外國嘅情況下未必啱用。因爲我哋對抗緊或者要處理嘅問題好少係直接來自中國、或者香港政府，更多嘅係所在地對中國嘅政策、中國嘅滲透。亦都因爲所在地方嘅法例、制度，好少係不公義至一個程度，使至我哋要進行公民抗命、以武力回應，所以爲正義必要時犯法抗爭喺外國未必適用。

我唔會話出席集會冇用，但有用嘅嘢仲有好多。如果你喺英國，你登記咗做選民未？有冇參與地區政治？有冇同壓力團體（在此指非香港人組織）溝通？甚至加入壓力團體？呢啲都係我工作裡面見過對於改變政策相當有用嘅方法。

至於集會人數愈來愈少，我覺得係作爲流亡群體好容易出現嘅情況。如果你社運 CV 有啲厚度，相信你都會記得一二年開始，關於係咪要行禮如儀地集會嘅討論記憶猶新，呢個亦都係反抗「大台」嘅開始。我覺得我哋要思考嘅係集會到底有咩目的，到底係唔好忘記一啲事情、行禮如儀、爲做而做、定係我哋有一啲行動想一齊做？當你諗好集會嘅目的到底係乜嘢，再去睇吓你出席嘅集會到底有冇達到嗰個目的。舉例：一個集會可以係達到令大家嘅情緒有一個出口嘅目的，而你去完呢個集會有舒服啲嘅話，咁呢個集會嘅目的就算達成。

至於你講關於有「大台」，以及難以合作嘅問題，呢個係社運嘅千年難題。一樣米養百樣人，人同人之間一定有好多磨擦同埋不滿，尤其係經歷咗一大堆大型創傷事件之後，大家都好著緊香港，就更加容易有相處唔到嘅情況。我嘅經驗入面，最能解決到呢個問題嘅方法有兩個：

第一，就係去認識一個人。當你眞係有同一個人接觸過，有一齊經歷過一啲事，你就會對呢個人多咗認知，亦都更加瞭解佢嘅爲人處事，誤會難啲發生，亦都會多啲信任。

第二，就係搵啲嘢一齊做。當你哋一齊有一個共同嘅目標，有一件事共同想做，例如一個 campaign、舉辦一個集會、推動一啲政策，只要你哋一齊有啲嘢做，你哋就會產生某程度上嘅革命情感，令到你哋更加容易合作。

另外，一個心態上可以幫到你嘅諗法或者係當呢個係一份工咁處理，做好件事就夠，唔需要諗要同人相處得好好或者交朋友交心，可能會容易啲。你返工返學，都未必係同每一個人都相處到、合作到，社會運動都係一樣，好正常。■

倡議之外——

讀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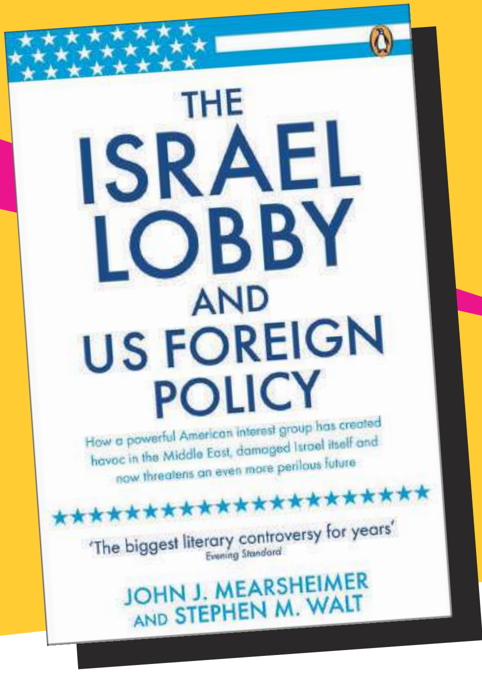


文 / 莫離
（莫離，本名不傳，好奇的香港人，社群工作者。愛海德公園，更愛海心公園。）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由國際關係學者 John Mearsheimer 與 Stephen Walt 合著，可說是一本充滿各種標籤和爭議，同時是相當赤裸的倡議工作說明書。在以色列戰爭如火如荼之際重讀，更覺所謂倡議工作並不局限於倡議團體，畫面沒想像中靚，而影響比想像的深遠。

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曾道：「溫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遠。（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and you will go far.）」 書中描繪親以色列社群透過金錢資助、曝光，不斷招攬扶植「同道中人」，同時施壓敵對陣營。好比民主黨前國務卿希拉里在當參議員時還支持巴勒斯坦，且和巴國第一夫人相當友好。可自從參選總統時接納親以色列政治獻金，便華麗轉身成為美國政壇數一數二的以色列支持者，最近更親臨左翼媒體節目討論以巴局勢，直面反對聲浪，力挺以色列還擊哈馬斯。親以色列社群也曾成功說服國會，通過一筆在中東反恐的鉅額撥款，針對當時巴人武裝組織，羞辱較親巴的美國總統布殊。《經濟學人》報告指出，親以色列團體在 1990 – 2004 年期間，親以色列團體的國會政治獻金比親阿拉伯團體高出 70 倍（雖然除開每年大概是數百萬美元，資本參與選舉的門檻沒想像中高），可用如此巨大力量展示「賞罰分明」的原則，長期耕耘國會、行政體系最後都是自己人。

先不論每年以國也獲取美國對外最大的雙邊援助，最近在聯合國會議當中，美國也背負千夫所指，作為極少數國家反對以哈停火議案。最瘋狂的要數伊拉克戰爭，有說美國本沒有理由開戰，可是親以社群在背後運作，成為推動戰爭的一股重要勢力，最終使以國得益匪淺。有調查顯示，連以色列人自己也有近半認為美國中東政策優待以國太多。要使美國作出如此有利以色列的決策，單憑道德理由、「民主陣營」或國家利益作為理由並不足夠，畢竟有太多國家值得美國關注和支持。親以社群厲害之處在於，不但促使美以兩國維持一段「特殊關係」，支持有關以色列的相關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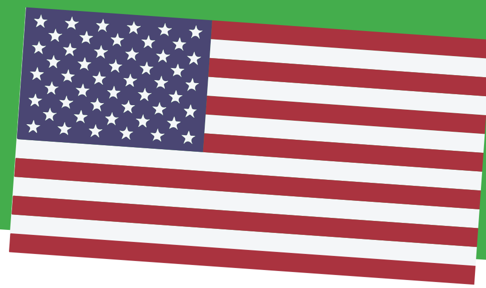
或決議，還塑造了對以色列有利的美國中東政策，影響了美國對國際資源的分配。

固然，在權力中心的政治工作相當有效，但輿論控制可謂是關鍵。親以社群極為團結，即使有路線分歧，他們也從不批評以色列或猶太群體，並為國內外親以政治人物極端言論護航。他們不僅收攬右翼陣營，還團結媒體、評論員、政治家、智庫，力求社會一面倒支持以色列，提升以色列的能見度，塑造正面形象。他們還將對以國不利的人士、組織或媒體標籤為反猶或納粹。學界也未能「倖免」，親以團體通過贊助大學活動積極塑造公眾對以色列的看法，對持反以色列觀點的學者進行公開批評和封殺，包括當時以學術文章形式出版的這本書。同時，他們也抹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減少其他中東國家的新聞曝光。此外，猶太社群領袖們也經常組織群眾，透過聯署、示威、投訴施壓，要求國會議員聯署、或通過議案。其實順應有關行動對議員也是百利而無一害，回應訴求不花多少氣力，但不回應則則有可能得罪選民，尤其是猶太人、還有被團體動員的親以色列美國人，都能作為關鍵少數左右大局。

可見，倡議並不是少數人的工作，更不只是報告與譴責，而是一場政壇、媒體、團體、民眾的長期聯合行動。若是為一個民族的未來倡議，便不僅是本國人民的工作，亦要組織外國人參與，同時保持和本國、他國政治、公民社會領袖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港人和以色列的力量與定位雖有別，可建立國際影響力也不是天馬行空，每個人更能找到自己在「離散政治共同體」當中的角色。若要簡化以色列人的經驗，一條路便擺在前頭：團結一致，清晰表達訴求，將自身議題與他國公民社會連結，同時建立關係網絡和完整的動員系統，透過不同層面方式參與社會，以加強影響力，並善用談判籌碼，塑造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國際局面。口講容易，道阻且長，但我始終堅信一個簡單道理：當每個人都出一份力，我們便會走近一步。■

「到底點解你會咁諗？」——淺談海外港人社群

文 / S
（旅居異國，渴望歸家。）



筆者離開香港將近兩年，近來有機會和身處不同地方、來自不同背景的海外港人交流，感受到各個群體的取態差異之大。冒昧將個人對不同群體的觀察梳理成文，希望能拋磚引玉，讓不同群體間的溝通更容易、更能互相理解。

塑造一個人想法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將針對「移居國家」以及「離開香港的原因」展述海外港人的差異。單從這兩個因素分析未必足夠全面，旨在從中提供一個方向，引發大家思考。

「海外港人」社群於 2019 年社運後日漸壯大，主要分散於英國、北美、臺灣等地。唯筆者的觀察對象大多居於英、美、加，對其他國家的狀況不甚熟悉，所以本文只會就這三個國家論述。

先說近年最多香港人移居的英國，由於英國政府推出了 BNO 簽證，使港人移英門檻大大降低，成為不少香港移民的首選。正因為門檻低，在英國的香港人背景十分多元。同時，因為有很多人都是「新移民」，仍未落地生根，而且仍有家人、朋友身處香港，會較密切關心香港發生的事情，身分認同亦大多數會是「香港人」先於「英國人」。正因為身分認同對於議題上的取態有莫大關係，在英港人熱心參與公民社會的人數相對也較多，對比其他國家有更多活躍的港人組織或群組。

加拿大亦在 2021 年推出救生艇計畫，吸引了不少較年輕的香港人到加拿大讀書或就業。在此之前，加拿大一向都是香港人移民的熱門地點，加拿大的大城市都聚居了不少從香港移民的「老華僑」。他們離開香港的時間較早，「香港人」這個身分認同在當時仍未明顯成型，所以這一批香港僑民多以「華人」自居。同時，因為他們當中不少人已紮根當地社會，他們大多認為融入新地方比其他行動重要。但這並不代表移加多年的香港人對香港事務漠不關心，在這個群體中，有人會善用自己紮根外國多年的優勢，以自身資源協助香港新移民就業。因為救生艇政策限制，剛移居加拿大的人大多仍在就學年齡或剛畢業，這群較年輕的人在身分認同上較少以「華人」自居。因為大家的背景和經歷不同，不同年紀的在加港人，在想法和立場上亦有較明顯的分別。

美國算是眾多國家中移民門檻最高的，2019 年後美國沒有推出相應移民政策，只有發出針對部





分香港人的 DED（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行政命令，容許合資格的香港人在簽證過期後繼續逗留美國。加上移民美國本身就是一件需要不少金錢和時間的事，這幾年移居美國的香港人數量對比起其他國家不算多。這道高門檻過濾了不少人，令在美港人的背景相對單一。除投資移民外，大多數人移民美國的方法都是在美國留學，然後找到一份工作獲得簽證。然而，這條路線僅限於專業領域的工種，換言之，能留在美國的香港人有很多都是專業人士，再加上到美國留學本來就不便宜，所以許多在美港人至少都是中產以上。另一方面，美國亦有不少世界頂尖學府，不少有意在學術界鑽研的有識之士都會選擇美國為落腳地，所以美國也聚集了不少學者。這兩個特點或多或少會令在美港人社群關心的議題有異於其他群體，甚或乎會令人感覺較離地。

除居住地外，我相信離開香港的理由，亦是令海外港人立場各異的主要原因。本文會將離開香港的原因簡單分為自願和被逼兩種。

他們可能是為了尋求更好工作機會、希望能在壓力較少的環境生活、為兒女尋求更好的教育、對香港前景不抱希望……筆者會將這些原因歸類為自願離開。自願離開香港的人是權衡利弊後，認為香港以外的地方能為他帶來更好的生活。正因如此，他們在抗爭路線上大多偏向先融入當地社群，再以當地的身位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而被逼離開的人則是因為政治壓力或其他原因，為尋求人身安全和自由而離開香港。這些人心中可能認為香港才是更理想的居住地，但為了逃離政治壓力才無奈離港。被逼離家，歸家自然成為心中的渴望。因此對於這群體，在香港本土重建民主自由會是比較重要的目標。

以上皆為筆者整合離港兩年觀察所得之拙見，未必能準確形容各海外港人社群。每個人離港的經歷和原因各異，想法立場迴異實屬正常。冒昧撰文投書單純希望透過簡述各群體的特性，使大家能同理他人的處境，繼而理解造成相互立場差異的原因。寄望此舉能促進海外港人社群真誠溝通，為香港前程共謀出路。■

廣告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Bonham Tree Aid
安全捐款
經濟支援在囚人士
黑暗中帶來一點光
Safe Donation
Be the Light in DARKNESS
立即捐款 支援手足
DONATE to BONHAM TREE AID
Support HK Political Prisoners
Safe donation : Stripe · Bitcoin · Paypal · Cash
: @bonhamtreeaid | www.bonhamtreeaid.org | Email : info.bonhamtreeaid@pm.me
凝聚微露 蘊潤新生
UK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13529827


廣告
如水 Flow HK
X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Bonham Tree Aid
台灣版掛牆月曆上架! 收錄12位藝術家插畫
立即訂購 支援在囚手足
2024
01
臘月
每本售價為
新台幣600元
▲購買連結
▲團購連結
15本或以上成團,
可以享免運費的優惠。

(英國慈善團體註冊號碼: 1195452)

英倫好鄰舍教會

使命宣言: 讓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心存謙卑，繼續爭戰。

英倫好鄰舍教會, 在受好鄰舍北區教會的長執及會眾所托下, 由陳凱興傳道人於2021年年初正式成立, 並於同年註冊成為英國慈善團體。本教會一直秉持經訓, 繼續爭取公義、為香港人發聲, 也拾起了倡議宗教自由的工作。與此同時, 本教會亦不忘繼續為基層及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服務, 更有幸獲得英國政府的香港BN(O) 迎新計劃的撥款資助, 擴大教會的服務範圍和地區。

英倫好鄰舍教會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好憐憫


(2023年9月布里斯托中秋親子活動)


(2022年12月伯明翰街上
向無家者派發熱飲)


(2022年3月守護烏克蘭行動)

行公義



(2022年1月還我新聞自由倫敦集會)


(2023年11月到訪布魯塞爾並
出席歐洲議會倡議香港宗教及信仰自由)


(2023年7月21日倫敦721反警黑勾結集會)

倫敦
崇拜時間 : 逢星期六晚上6時30分至8時15分;
逢星期一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 及
逢星期四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聚會處地址 : G/F, 15 Risborough Street, London SE1 0HG
小組/團契查詢及
聚會處聯絡人 : Roy - 0783 294 0054

伯明翰
逢星期六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及
逢星期日晚上6時至7時45分
8 The Wharf, 16 Bridge Street, Birmingham B1 2JS
Jonathan - @jonatenata (Telegram)

曼城
崇拜時間 : 逢星期日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45分
聚會處地址 : 2/F, Swan Building, 20 Swan Street,
Manchester M4 5JW
小組/團契查詢及
聚會處聯絡人 : Sandy - 0777 880 8585

布里斯托
逢星期五晚上6時30分至8時
Hope Community Church, Hope Chapel Hill, Hotwells,
Bristol BS8 4ND
Jonathan - @jonatenata (Telegram)

https://www.englandgnc.uk englandgnc@gmail.com https://t.me/enggnc/
@englandgnc https://www.facebook.com/HKerBNOProgramme


首屆
香港自由
藝術獎
願
榮
Glory
To
光
歸
民主連盟
日本 香港
JAPAN · HONG KONG
DEMOCRACY ALLIANCE
LADY
LIBERTY
Hong Kong
Where She Goes Freedom Follows
透過藝術的形式
捍衛和推廣香港
的獨特文化和精神
官網連結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3 DEC Vol.12 海外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編輯委員會	張崑陽、黃台仰、Kennedy Wong、鍾燊豪、鄺頌晴、江旻諺、式、馮敬恩、言、千八女鬼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叡人、譚競嫦、周永康、梁繼平
總編輯	張崑陽
編輯部	S.Y.、M.Y.
美術設計	富六六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106 臺灣臺北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9 號 8 樓之 1 電話 (02)2564 3255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23 年 12 月
定價	新臺幣 450 元
客服信箱	contact_cs@flowhongkong.net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聯絡更換）

如水：海外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 張崑陽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 2023.12
面；　公分

ISBN 978-626-97878-1-4 (PDF)

1.CST: 香港問題 2.CST: 政治參與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673.84　　112022064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水 Flow HK》

官方網站： http://flowhongkong.net/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lowhkmagazine/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flowhkeditorial/

Vol. 12
2023 DEC



ISBN 978-626-97878-2-1
9 786269 787821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出版發行

| Printed in Taiwan | 新臺幣450元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